

沈雲龍選輯

明清史料彙編

第四集

第八冊

文海出版社
印行

明清史料彙編 四集目錄

第八冊

小腆紀年 三

(卷十五至卷二十)

清·徐

纂撰 一二七九



小腆紀年增攷卷第十五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撰

戊子我

大清順治五年春正月

明永曆二年魯監國三年海上朱成功稱隆武四年

丁酉朔明桂王在桂林

以朝臣星散免朝賀

明監國魯王在閩安鎮

元旦朝賀畢監國問閣臣熊汝霖曰先生有佳兆否對曰
臣夢道士羽衣蹁躑揖臣贈以詩末二句云可惜忠臣一
片心付與東流返故鄉監國默然尋改云堪羨忠臣百折
心喜遂澄清返故鄉汝霖頓首謝未幾而遇鄭彩之禍

明遣大理寺評事朱宿垣諭廣西左右兩江及雲南土司勤
王

宿垣所至諭以大義土司感激願效命復命遷江西道御
史

明論全州戰功晉何騰蛟定興侯太師上柱國兼兵部尚書
趙印選新甯伯胡一青興甯伯焦璉新興侯周金湯熊兆佐
馬春麟等予掛印有差

明四川總督樊一蘅巡按御史錢邦芑奏諸將收復功晉一
蘅太子太傅戶兵二部尚書擢邦芑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封楊展華陽伯王祥棊江伯諸將進爵有差

時一蘅再駐江上爲收復全蜀計疏列善後事宜及諸將

功狀邦芑亦奏四川全省恢復

攷曰紀畧謂邦芑疏報四川全省恢復九州一百三

十餘縣無論邦芑奏報虛誣且四川亦無百有是命其

三十縣此由載筆者得之傳聞故種種荒謬實全省分崩離析號令各擅一衛所保者敘州一府而已

袁韜據重慶于大海據雲陽李占春據涪州譚詣據巫山

譚文據萬縣譚宏據天子城侯天錫據永甯馬應試據蘆

衛王祥據遵義楊展據嘉定朱化龍據松潘曹助據洪雅

又巫山之劉體純鄴城之胡明道金城之姚玉麟施州衛

之王光興皆甚著其姚黃諸家如王有進呼九思景果勒

張顯劉惟靈白蛟龍楊炳英李世傑等據夔州夾江兩岸

莫可稽考總所謂夔東十三家也而李自成之餘孽袁宗

第賀珍郝搖旗李本榮黨守素李永亨等自廣西南甯竄

入巴渠巫施間則所謂西山寇也顧皆承歷年號託名恢復又各州縣亂民號土暴子以打衙蠹爲名凡吏胥之有聲者糾衆擒之或投之水火甚則嚙食其肉紳士家豪奴悍僕戕滅其主深山大谷中豎寨柵標旗幟以人爲糧丙戌丁亥連歲游饑是年尤甚米一斗二十金蕎麥一斗七八金有持金珠而餓死者父子兄弟夫妻轉相賊殺城中雜樹皆成拱狗食人肉多鋸牙族居利刃不能攻多猛獸形如魍魎鬻鬻穿屋顛踰重樓而下傷人斃卽棄去亦不盡食也荒城遺民百十家曰爲虎所暴有經數十日而一縣之人俱盡者鬼魅白晝出現與人爭道如是者十餘年而始平敘州人逃入深山草衣木食久與麋鹿無異見宮

軍以爲獻賊復至也驚走上山步如飛追之莫及十年後
猶有見之者其身皆有毛云

明封趙榮貴定隨侯

榮貴亦川中將時以保甯來歸

明以監軍僉事詹天顏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川北

天顏永定人

宋光伯謹按縣有詹公祠詹大中丞坊亦載縣志

或曰龍巖人以貢

生起家爲松潘同知嘗與副將朱化龍擊斬獻賊僞將王
運行復龍安茂州時川北報快定命天顏巡撫順慶潼縣

明以總兵皮助守平溪

癸丑明魯鄭彩殺東閣大學士熊汝霖義興伯鄭遵謙

時國事皆決於彩汝霖每折之彩與定遠伯周瑞交惡汝

霖票擬恆右瑞彩積恨既而鄭遵謙與彩等爭洋船汝霖
自閩安至琅崎休沐元夕熊鄭兩家相問遺守將李茂與
汝霖奴有隙遂以合謀告彩使其衆破門入執汝霖並其
子琦官甫六齡全家沈諸海中遵謙聞之心不平彩乃詐
撲部將吳輝令扶傷就遵謙求書投鴻遠遵謙過輝船送
之被擒輝既擒而慙伏艙底不出遵謙呼曰汝鄭彩廝養
殺我豈出汝意而相避乎輝出遵謙乞隻雞孟黍哭奠汝
霖畢蹈海死遵謙之妾金四姐者故倡也嘗以殺婢下獄
遵謙以千金出之慟夫之死東藁像彩每祭必寸斬以侑
食彩聞又沈之越十一年己亥秋彩坐廳事見汝霖遵謙
擁兵入驚仆七孔流血死

癸亥降將金聲桓以南昌叛我

大清復歸於明

聲桓舊隸左良玉軍夢庚之以所部三十六營降也諸將相率北去聲桓不欲從請規取江省以自効我英親王阿濟格令以提督撫勦總兵銜掛討逆將軍印聲桓遂自九江傳檄下南康南昌尋授鎮守江西總兵遣副將王體忠破建昌袁州萬安體忠闖將白旺之部將也自成死體忠刺旺以降兵既強又不冝薙髮聲桓結其左右王得仁誘體忠至都察院殺之其部衆大噪與聲桓兵戰於南昌城中民居盡燬得仁撫定之乃以得仁代爲副將得仁驍勇善戰軍中所呼爲王雜毛也以次定撫州饒州吉安廣信

江右悉平惟贛州未下聲桓自以不世功疏言臣原銜提督撫勦今更爲鎮守體統迥異請如原銜賜敕印節制文武便宜行事

章皇帝以所請冒昧不許

命還其孥

攷曰聲桓爲明總兵時與王師戰旅順兵敗其妻子兄弟被獲聲桓疏請命還之 旣克贛

州且夕望封侯不得敘錄亦不列得仁銜二人氣索巡撫章于天遇之倨且勒賄無厭心益鞅鞅丁亥秋有公燕席地寘氈氍文吏皆上坐而聲桓得仁坐於外得仁有忿色于天顧之笑曰王把總欲反邪二人恥且恨得仁所居爲宜春王第嘗於後堂張樂自著明衣冠令優人演郭子儀韓世忠故事有訐之於我巡按董學成者學成揚言將奏

聞而陰遣人求重賂兼乞其侍兒得仁恐以侍兒予之居
家狀更泄撫按並力持之誅求累億得仁怒裂眦堅勸聲
桓速舉事幕中客某詭言隆武帝未死在五子寨命客往
探之客卽假以敕命封聲桓鎮江公得仁維新侯二人大
喜過望是年正月于天以搜括富室莊田率數十騎赴瑞
州得仁告聲桓曰此非爲括金其將贛撫會議不利於我
邪適聲桓妻子已自都還因集將士密議書約山東河南
刻日並舉得仁出建昌合揭重熙余應桂諸部或謂得仁
曰聲桓疑而詐脫有中變而公顧居外也不若坐據省門
仗鉞投袂爲必不可遏之勢以脅之彼必不敢不從但貴
神速耳於是得仁立傳令部勒全營杜七門圍守巡按官

小腆紀年增攷卷第十五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撰

戊子我

大清順治五年春正月

明永曆二年魯監國三年海上朱成功稱隆武四年

丁酉朔明桂王在桂林

以朝臣星散免朝賀

明監國魯王在閩安鎮

元旦朝賀畢監國問閣臣熊汝霖曰先生有佳兆否對曰
臣夢道士羽衣蹁躑揖臣贈以詩末二句云可惜忠臣一
片心付與東流返故鄉監國默然尋改云堪羨忠臣百折
心喜遂澄清返故鄉汝霖頓首謝未幾而遇鄭彩之禍

明遣大理寺評事朱宿垣諭廣西左右兩江及雲南土司勤
王

宿垣所至諭以大義土司感激願效命復命遷江西道御
史

明論全州戰功晉何騰蛟定興侯太師上柱國兼兵部尚書
趙印選新甯伯胡一青興甯伯焦璉新興侯周金湯熊兆佐
馬春麟等予掛印有差

明四川總督樊一蘅巡按御史錢邦芑奏諸將收復功晉一
蘅太子太傅戶兵二部尚書擢邦芑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封楊展華陽伯王祥棊江伯諸將進爵有差

時一蘅再駐江上爲收復全蜀計疏列善後事宜及諸將

功狀邦芑亦奏四川全省恢復

攷曰紀畧謂邦芑疏報四川全省恢復九州一百三十餘縣

無論邦芑奏報虛誣且四川亦無百有是命其實全省分崩離析號令各擅一衛所保者敘州一府而已

袁韜據重慶于大海據雲陽李占春據涪州譚詣據巫山

譚文據萬縣譚宏據天子城侯天錫據永甯馬應試據蘆

衛王祥據遵義楊展據嘉定朱化龍據松潘曹助據洪雅

又巫山之劉體純鄴城之胡明道金城之姚玉麟施州衛

之王光興皆甚著其姚黃諸家如王有進呼九思景果勒

張顯劉惟靈白蛟龍楊炳英李世傑等據夔州夾江兩岸

莫可稽考總所謂夔東十三家也而李自成之餘孽袁宗

第賀珍郝搖旗李本榮黨守素李永亨等自廣西南甯竄

入

小典已戶

入巴渠巫施間則所謂西山寇也顧皆永歷年號託名恢復又各州縣亂民號土暴子以打衙蠹爲名凡吏胥之有聲者糾衆擒之或投之水火甚則嚙食其肉紳士家豪奴悍僕戕滅其主深山大谷中豎寨柵標旗幟以人爲糧丙戌丁亥連歲游饑是年尤甚米一斗二十金蕎麥一斗七八金有持金珠而餓死者父子兄弟夫妻轉相賊殺城中雜樹皆成拱狗食人肉多鋸牙族居利刃不能攻多猛獸形如魍魎鬻鬻穿屋顛踰重樓而下傷人斃卽棄去亦不盡食也荒城遺民百十家曰爲虎所暴有經數十日而一縣之人俱盡者鬼魅白晝出現與人爭道如是者十餘年而始平敘州人逃入深山草衣木食久與麋鹿無異見言

軍以爲獻賊復至也驚走上山步如飛追之莫及十年後猶有見之者其身皆有毛云

明封趙榮貴定隨侯

榮貴亦川中將時以保甯來歸

明以監軍僉事詹天顏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川北

天顏永定人

宋光伯謹按縣有詹公祠詹大中丞坊亦載縣志

或曰龍巖人以貢

生起家爲松潘同知嘗與副將朱化龍擊斬獻賊僞將王

運行復龍安茂州時川北報快定命天顏巡撫順慶潼縣

明以總兵皮勛守平溪

癸丑明魯鄭彩殺東閣大學士熊汝霖義興伯鄭遵謙

時國事皆決於彩汝霖每折之彩與定遠伯周瑞交惡汝

霏票擬恆右瑞彩積恨既而鄭遵謙與彩等爭洋船汝霖
自閩安至琅崎休沐元夕熊鄭兩家相問遺守將李茂與
汝霖奴有隙遂以合謀告彩使其衆破門入執汝霖並其
子琦官甫六齡全家沈諸海中遵謙聞之心不平彩乃詐
撲部將吳輝令扶傷就遵謙求書投鴻遠遵謙過輝船送
之被擒輝既擒而慙伏艙底不出遵謙呼曰汝鄭彩廝養
殺我豈出汝意而相避乎輝出遵謙乞隻雞孟黍哭奠汝
霖畢蹈海死遵謙之妾金四姐者故倡也嘗以殺婢下獄
遵謙以千金出之慟夫之死東藁像彩每祭必寸斬以侑
食彩聞又沈之越十一年己亥秋彩坐廳事見汝霖遵謙
擁兵入驚仆七孔流血死

癸亥降將金聲桓以南昌叛我

大清復歸於明

聲桓舊隸左良玉軍夢庚之以所部三十六營降也諸將相率北去聲桓不欲從請規取江省以自効我英親王阿濟格令以提督撫勦總兵銜掛討逆將軍印聲桓遂自九江傳檄下南康南昌尋授鎮守江西總兵遣副將王體忠破建昌袁州萬安體忠闖將白旺之部將也自成死體忠刺旺以降兵既強又不冝薙髮聲桓結其左右王徎仁誘體忠至都察院殺之其部衆大噪與聲桓兵戰於南昌城中民居盡燬得仁撫定之乃以得仁代爲副將得仁驍勇善戰軍中所呼爲王雜毛也以次定撫州饒州吉安廣信

江右悉平惟贛州未下聲桓自以不世功疏言臣原銜提督撫勦今更爲鎮守體統迥異請如原銜賜敕印節制文武便宜行事

章皇帝以所請冒昧不許

命還其孥

攷日聲桓爲明總兵時與王師戰旅順兵既克贛敗其妻子兄弟被獲聲桓疏請命還之

州且夕望封侯不得敘錄亦不列得仁銜二人氣索巡撫章于天遇之倨且勸賄無厭心益鞅鞅丁亥秋有公燕席地寘氈氍文吏皆上坐而聲桓得仁坐於外得仁有忿色于天顧之笑曰王把總欲反邪二人恥且恨得仁所居爲宜春王第嘗於後堂張樂自著明衣冠令優人演郭子儀韓世忠故事有訐之於我巡按董學成者學成揚言將奏

聞而陰遣人求重賂兼乞其侍兒得仁恐以侍兒予之居
家狀更泄撫按並力持之誅求累億得仁怒裂眦堅勸聲
桓速舉事幕中客某詭言隆武帝未死在五子寨命客往
探之客卽假以敕命封聲桓鎮江公得仁維新侯二人大
喜過望是年正月于天以搜括富室莊田率數十騎赴瑞
州得仁告聲桓曰此非爲括金其將贛撫會議不利於我
邪適聲桓妻子已自都還因集將士密議書約山東河南
刻日並舉得仁出建昌合揭重熙余應桂諸部或謂得仁
曰聲桓疑而詐脫有中變而公顧居外也不若坐據省門
仗鉞投袂爲必不可遏之勢以脅之彼必不敢不從但貴
神速耳於是得仁立傳令部勒全營杜七門圍守巡按官

廨時二十六日壬戌夜漏下已三十刻翌晨得仁擐甲縛
學成至聲桓所大聲言奉詔恢復聲桓唯唯未及答得仁
卽起而割其辮以令箭傳示諸營悉翦辮出諭安民稱隆
武四年凡軍民之戴纓帽者輒射殺之一時城中棄帽如
山卽日縊殺董學成及副使成大業禽章于天於江中迎
太保姜曰廣入省爲盟主傳檄遠近全省復歸於明惟贛
州不下初聲桓少時嘗師事維揚僧惠宗僧拊其臂曰勉
旃二十年後江右福主世人盡變紅頭蟲此其侯已後
王師帽著紅纓聲桓得建牙江省益信禮之僧每勸其改圖聲
桓意遂決云

臣竊曰紀年一書遵

純廟聖諭暨

欽定卹諡攷之義例自文武大吏以及草莽之臣惓惓不忘故國者表而出之而如金聲桓李成棟之流方其倒戈故主既無不狃存魯之心既已授鉞

新朝又忘豫讓國士之報視君父如傳舍刈人命如草菅此輩之肉又足食邪直書爲叛而不復以反正之義相假借者所以誅亂賊之反覆而明臣子之大防也

明前大學士朱繼祚起兵會魯同安伯楊耿復興化

繼祚莆田人萬曆己未進士授庶吉士進編修天啓中與修三朝要典崇禎初官禮部右侍郎南都起故官未赴闕中召爲東閣大學士從至汀州隆武帝遇害奔還鄉里是

時監國在閩安鎮鄰境州縣多下繼祚亦舉兵應之與同
安伯楊耿合攻興化守城監司彭遇颺故南都御史也令
將士出戰已即登陣易明旗幟守將見之不敢入遇颺遂
開城招繼祚入守之

二月鳳陽地震

我

大清兵攻平溪明總兵吳尙慮等死之

孔有德之前鋒統領線國安遣降將田起鳳攻平溪尙慮
率副將三人 攷曰三人失其名 逆戰皆敗死

我

大清兵克永甯寨明貴溪王常澆 攷曰貴溪王榮莊王庶六子自載坻後無攷常澆其孫屬

也
總兵項登韋 攷曰東華錄載臣傳皆作向登位者蓋 皆死

之

明崇陽王 攷曰世表無崇陽王此其南渡後所封 攻黎平敗績

崇陽王率苗兵十二營攻黎平爲降將陳友龍所敗諸營俱潰獨興化土司迎奉國將軍暉奎入寨以兵千人守之寨破暉奎死之

丁亥明郝永忠大掠桂林桂王出奔

永忠與

王師戰於靈川敗績奔還桂林左右近臣勸王幸南甯瞿式耜曰督師警報未至營夜驚無大恐二百里外風塵遽使九五露處邪播遷無甯日國勢愈弱兵氣愈不振民心皇皇

復何依近臣倉皇色變式耜曰無已候督師歸果急天威
咫尺激厲將士背城借一勝敗未知若以走爲上策桂危
柳不危乎今日至桂明日不可至南太平反復千言王曰
卿不過欲朕死社稷耳嚴起恆請俟明晨再議五鼓式耜
進御用銀三百兩而乘輿已發矣先是焦璉遣人謂式耜
曰強敵外逼姦宄內訌勢不能兩全願移師至桂保公出
城俟賊乏食統兵四面擊之賊兵可盡然後以全爲保障
以梧爲門戶協力守之事可萬全式耜以治兵相攻爲不
祥且虞敵騎擣虛不聽至是時趨出送駕永忠以兵遮之
不得行掠署中冠服圖書咸盡式耜裸而坐家人以何督
師令箭逼之登舟永忠乃縱火大掠捶殺太常卿黃太元

日中滇營兵亦自靈川撤入城煙火高於樓櫓式耜舟泊

城外三里之樟木港刑部侍郎劉遠生

攷曰遠生即廣脗為江西巡撫時兵

敗被執逃歸劉承脗以同姓起用之蓋初名廣脗逃歸後改今名也

給事中丁時魁萬六吉

劉湘客皆至謂兵變倉卒請下平朔催焦璉兵入援檄遠

近無內恐檄紳士毋驚疑薙髮檄一吏入城息烟火收倉

儲毋為亂人所盜舟至豆豉井人民舍草檄明日以小艇

入城廡舍零落屍臭烟薰乃暫駐陽朔而檄檢討蔡之俊

評事朱盛麟僉事邵之驊先入城賑貧民殮太元屍掃街

衢以定人心

辛巳鎮江地震

癸未金聲桓攻贛州

初聲桓與王得仁頗相得歸明後各自爲功金之族人皆得爲都督幕客黃人龍爲總制得仁之妻弟黃天雷爲兵部侍郎各開幕府門趨如市是月朔得仁率衆取九江客胡澹進言宜乘破竹勢直趨建業下流猝無備必易舉建業舉而竟豫響應更引兵而北中原可傳檄定也得仁以澹謀告衆皆主之人龍不可曰贛州居上游文武重臣俱在宜先取之不然且擬我後姜曰廣亦言甯庶人起兵不破贛卒貽後患我湖廣提督羅錦繡恐聲桓兵趣楚欲先敵之於贛州觀勝負爲向背貽之書曰人心未死誰無漢思公創舉非常天下咸引領企足日夜望公至但贛州東西要害山川上游公欲通粵則贛界其中公欲他出則贛

乘其後莫若先下贛贛下則楚地可傳檄定矣聲桓然之
率兵圍贛以宋奎光守南昌

徐廌曰不日明金聲桓何不與其爲明臣也

乙酉我

天清兵取全州明中書舍人周震守備孟泰死之

初武岡之失也中書舍人周震居全州集文武將吏盟於
神誓以死拒條上城守事宜卽擢御史充監軍

王師旣逼諸將議舉城降震力爭不可衆怒殺之泰本州人仰
藥死妻子皆自殺我定南王孔有德遂取全州

明詔何騰蛟入守桂林我

大清兵遂克興安之巖關

月系全 卷一五 九
時騰蛟自守巖關及奉詔守桂林

王師遂克興安破巖關軍士死者萬人興安總兵三人

攷曰三人失其

名及副參游以下四百人皆死之

辛卯白虹貫日

明監國魯王以錢肅樂爲東閣大學士

肅樂四疏力辭不許乃與馬思理林正亨同入直時鄭彩

連害熊鄭逆節大著肅樂每日繫船於王舟之次票擬章

奏封進後則牽船別去彩之使人守福安也劉中藻與之

爭彩掠其地肅樂與中藻書不直彩彩刺得之恨甚以爲

樹外援圖已朝見之次輒故誦書中語肅樂向有血疾至

是憂憤交至每人見流涕不止曰朝衣拭淚昔人所譏臣

今亦不能禁監國爲之潛然

三月丙申朔明瞿式耜何騰蛟入桂林

焦璉自平樂至楚鎮周金湯熊兆佐滇鎮胡一青先後統兵至軍勢復振

乙巳明桂王如南甯命大學士嚴起恆王化澄入閣起恆兼吏部尙書以龐天壽掌司禮監加南甯守道趙臺巡撫銜

隨駕者止嚴起恆馬吉翔兵部尙書蕭琦科臣許兆進吳其肅尹三聘洪玉鼎洪士彭數人而已

弘日本粵事記蕭琦江西人崇禎丁

丑進士趙臺北京人

戊申我

大清兵攻順慶

安南國入貢於明

庚戌明開選南甯

時君臣資斧之絕巖起恆懸示通衢廣爲開選二十四土
州檳榔鹽布諸賈及土樂戶皆註仕籍假府學明倫堂爲
公座蒞任地旗幟軒蓋偃僂磬折日以百數贊禮生爲之
驕貴

丁巳我

大清兵攻桂林明督師何騰蛟率諸軍禦卻之

自郝永忠亂後

千師疑桂林空虛直抵北門騰蛟督將校分三面出胡一青以
滇兵出文昌門周金湯熊兆佐以楚兵出榕樹門騰蛟自

與焦璉出北門戰未合璉奮臂顧左右曰璉爲諸君破敵
橫矛直奔我營我兵圍之矢如雨下璉左右衝擊勢如游
龍我兵合而復散者再撫粵將軍劉起蛟亦大呼殺人與
璉合擊殺數百人貫其營而出胡一青從東至騰蛟撫其
臂曰兒好爲之一青應聲躍馬馳擊一青短小便捷馬上
騰躑如飛能標槍取人數十步外百發百中每乘馬必翦
其鬃

王師認爲牛輒相戒曰此騎牛蠻子不易當也一青與璉合兵
再戰金湯兆佐橫擊之璉標下趙興白貴殊死戰

王師大奔追二十里大帥幾獲乃北渡甘棠去時三月二十二
日丁巳也瞿式耜卹死事家爲壇祭之焚白貴屍得箭鏃

數升騰蛟乃列營榕江

戊午明延長王識鏐

攷日明史世表太祖慮子孫命名重複於東宮親王世系各擬二十字每一字

為一世肅府有瞻祿貢真弼縉紳識烈忠云云延長王紳封於萬歷年襲按世系字識鏐當是紳封之子襲封年月日則不可攷耳南渡後諸王類如此起兵蘭州不克死之

猶人米喇印丁國棟據蘭州擁立識鏐我總督孟喬芳提

督張勇會師擊敗之是年五月識鏐被擒於馬家坪死之

喬芳勇皆降臣也

明晉荆江伯張先璧為侯

明瞿式耜檄諸鎮復全州

明瞿式耜檄廣西巡撫魯可藻復梧州

王師聞江西之變北旋式耜檄諸路進取舊例東撫稱制兼粵

西西撫稱撫可藻自署銜兩廣瞿式耜曰方今武人多自署撫軍徒貽遠人笑疏正之

明周鼎瀚免

當武岡之亂言官彈鼎瀚以附劉承胤入直式耜司票擬曰王沂公云進賢退不肖皆有體瀚係大臣應聽自謝免已而鼎瀚擅假式耜曰不謝免而擅假毋乃不可乎疏論之

明賜瞿式耜銀幣金圖書

桂林兵火之後監司府縣俱散式耜撫循收拾治簿書誠職守措兵餉疏達行在候天子三宮起居王聞式耜在大喜璽書旌美賜紗段銀兩式耜念南甯蠻鄉不可久蹕爲

王清輦道朝政有關必馳疏論諫嘗曰臣與皇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共原不同於諸官一切大政自當與聞朝議可否衆指所歸本亂而求未治未之有也王褒納之

我

大清兵攻潼州綿州

明以禮部侍郎朱天麟爲禮部尙書尋進東閣大學士

天麟字游初崑山人崇禎戊辰進士授饒州推官攝屬邑有聲考選授部曹講官爲之稱屈比臨軒親試改翰林院編修奉命祭淮抵山東而京師陷闕中擢詹事署國子監事見鄭芝龍跋扈乞假至廣東聞汀州變走廣西入安平土司王之在武岡也以禮部右侍郎召辭不赴具疏請王

自將爲先鋒倡率諸鎮毋坐失事機是時擢禮部尙書廷
東閣大學士又自請親率土兵畧江右不聽乃趨朝入直
明陳邦傳自請世守廣西瞿式耜疏止之

邦傳之子禹玉自恃迎駕功欲得南甯添設巡撫趙臺素
得土司心不之讓治兵相攻邦傳在潯州自請世守廣西
如黔國公故事式耜駁之曰海宇剝削止粵西一隅爲聖
蹕之地楚滇數萬之師取食一省輒曰獨擁豈老臣所知
哉

明進呂大器爲少傅督西南諸軍賜尙方劍便宜行事

王應熊卒於畢節衛以大器代督師按部至涪州蕩寇將
軍李占春來謁以爲可用深相結因欲遍觀諸將能否入

遵義王祥具橐鞬迎甚恭大器知其無能為太息謂李乾德曰楊展志大而疎袁武忍而好殺祥尤庸懦不足仗蜀事尙可為乎一日於石柱司夜遁走黔之獨山州鬱鬱疽發背卒

明前兵部尙書周損安慶知府傅夢鼎潛山典史傅謙之等

奉石城王統錡起兵六安敗績皆死之

攷曰統錡甯藩石城王之第七世孫石城

王宸浮於嘉靖二十七年無子除統錡蓋其支庶也諸書云石城王統錡者國雖除而民間猶以祖宗之爵稱之

廬州有馮宏圖者詭言史閣部未死假其名召眾遠近信

之是年春攻英山霍山六安州皆下之大江南北欣然謂

閣部尙存也未幾敗沒無為州吳光二巢縣葉士章皆以

內應受誅於時英霍間義旗雜樹有寨主洞主之號共四

十八所周損麻城人崇禎癸未進士授饒州推官行取御
史

王師入江西損走福建隆武帝授兵部尙書歸家與猶子羽儀
練鄉勇知宗室石城王之孫統錡立飛旗寨乃卒數百
人馬數十匹歸之夢鼎貴州人以選貢官泗州教諭獻禦
寇策擢鳳陽同知遷安慶知府城破走潛山踞皖澗寨謙
之故潛山典史又有桂蟾者鄱陽諸生義堂和尙者故公
安貢生偕歸統錡事敗皆死之

明魯職方主事王翊復起兵四明山

翊字完勳號篤菴少孤不善治生業弟翊以耕讀助之補
諸生好談兵見時方多難思自効畫江之役王正中薦之

監國授職方主事以軍事屬之江上破黃宗羲引殘卒入四明山結寨山民攻之時翊方走海隅

王師購之急囚其弟翊以招之翊與幕下諸生皆不屈死翊泣曰是真不負完勲家也既與屠獻宸華夏等謀襲甯波不克乃以所募衆入山是年春破上虞殺攝印官浙東震動王師由清賢嶺入敗翊衆於丁山屠四百人有孫說者中流矢死屍不仆御史馮京第自湖中軍破亦間行至四明與翊合軍杜輿山民之團練者導

王師攻破之別部邵不倫亦見獲京第匿民舍翊以四百人走依威遠將軍天台洞主俞國望謂諸將曰是皆團練之罪也北兵雖健吾視其銳則避之懈則擊之非團練爲鄉導

彼安敢行險地如枕席乎吾卒雖殘破團練尙有餘力遂自天台至四明擊散團練者隨道收合得萬餘人而京第亦出明年己丑春再破上虞走其知縣告山中父老曰前此諸將橫擾激變今我軍足爲是山衛而一無所擾倘念故國其許我乎遂結寨於山之西北境曰大蘭山號大蘭洞王當是時浙東千里之間山寨鱗次蕭山石仲芳會稽王化龍台州俞國望金湯吳奎明奉化袁應澎浙西之湖州柏襄甫等亦應之其餘小寨支軍不下百數然皆招集無賴不能不從事鈔掠惟張煌言軍平岡李長祥軍東山故都督章欽臣軍會稽之南鎮則皆且畊且屯不擾於民而又單弱不如翊雄翊於山中設五營五司五營主軍翊

一册系在
卷十一
三
統之五司主餉慈谿諸生王江主之江字長升善會計量
富以勸履畝而稅兵無盜糧劫信賞罰衆大悅服四明之
有訟獄者不之官而之大蘭四明二百八十峯之租賦亦
不之官而之大蘭胥吏無敢下鄉汛兵則遠伏眺望列城
畏之若老罷當道城門晝閉如是者數年

我

大清兵克興化明東閣大學士朱繼祚參政湯芬給事中林崑
知縣都廷諫皆死之

芬字方侯嘉善人崇禎癸未進士嘗爲史閣部監紀推官
閩中授御史監國以爲參政分守興泉城破緋袍坐堂上
被殺崑字小眉莆田人以進士知吳江縣閩中授給事中

廷諫杭州人知莆田縣城破皆自殺

我

大清兵克建甯明鄭西王常潮守將王祁皆死之

祁巷戰不勝自焚死

我

大清兵取福建明永福在籍給事中鄭正畿御史林逢經長樂在籍御史王恩皆死之

正畿字鴻原逢經字守一俱投水死恩服毒死妻李氏殉之自監國入閩先後克獲建甯邵武興化三府福甯一州漳浦海澄連江長樂等二十七縣軍聲頗振至是我

大清調兩廣江浙之兵三路進討所得復盡失僅存甯德福安

兩邑而已

夏四月 明閏三月

丙寅朔明元子慈烜生冊爲太子大赦日

行朝錄載爲四月乙未朔日事蓋宗義得之傳聞又以閏月而誤也茲從行在陽秋

臣竊曰是年我

天清閏四月而劉湘客行在陽秋黃宗義行朝錄木拂甲行日

注俱載明厯閏三月

天命有歸竈閏何數然紀明事而棄明厯非史法也故以分注紀之

明瞿式耜進八箴

式耜以經筵不御無由聞得失手書八箴於筵進之

乙亥降臣李成棟以廣東叛我

天清復歸於明

成棟初爲史可法部將守徐州

王師南征率所部降貝勒博洛征浙江成棟分徇太倉嘉定南
匯上海授鎮守吳淞總兵官下崇明荆本徹竄入海從征
福建定邵武汀州漳州順治三年十月貝勒承

制以總兵佟養甲爲兩廣總督成棟署兩廣提督合軍征廣東
所向克捷成棟收繳文武印信五十餘顆而取總督印藏
之旣敘功養甲投總督兩廣假便宜而成棟僅授提督銜
疑養甲抑之怨望形諸詞色愛妾張氏陳子壯之妾也成
棟豔而納之年餘不歡偶演劇張氏見之而笑成棟詰之
氏曰爲見臺上威儀觸目相感成棟遽起著明冠服氏取

鏡照之成棟歡躍氏察知之因慙慙焉成棟撫几曰憐此雲間眷屬也時成棟眷屬猶在松江故言及之氏曰我敢獨享富貴乎請先死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死成棟大哭曰女子乎是矣拜而殮之嘗遣部下載寶入京將行賄過江西地已歸明扼之不得通子壯雖殉難其子中書喬生猶擁舊卒爲復仇計成棟益懼一日與署藩司袁彭年養子李元胤登樓去梯相謂曰吾輩因國難歸

清然每念之自少康至今三千餘年矣正統之朝雖敗必有中

興者本朝深仁厚澤遠過唐宋先帝之變遐荒共憫焉今金將軍聲桓所向無前焦將軍璉以二矢復粵七郡陳邦傳雖有降書而不解甲天時人事殆可知也又聞新天子

在粵西龍表酷似神祖若引兵輔之事成則易以封侯事
敗亦不失爲忠義議遂決池州有胡奇者故從養甲辦事
投南雄知府禡職閒住密知之以告養甲養甲不之備會
贛州告急養甲撥藩庫餉八萬令成棟往援之彭年故遷
延不發以激怒軍心成棟又潛招花山羣盜縱火焚野呼
聲動天地給養甲曰贛州早暮亡而此間土寇深五嶺且
不保彼聲言復故國耳曷若權宜許之俟治軍再勦養甲
故知其不可而無如何勉出示許士民復冠裳成棟則密
製大旗遣人掣總督旗而以新旗易之宣言曰總督降矣
用所藏明總督印奉永歷朔遣投誠進士洪天擢潘曾緯
李綺齋奏赴南甯迎駕時陳禹玉趙臺相仇殺人心皇皇

乍聞成棟反正驚疑百端天擢等力陳成棟忠誠且述金聲桓反正事甚悉人心始安諸臣在粵者爭往迎駕成棟遮止之惟耿獻忠在梧州得先輸款焉

癸未明荆江侯張先璧復靖州遂復沅州

我沅州道戴國士卽前誑陳泰來者也以沅州叛歸於明先璧題授右僉都御史巡撫偏沅

明召前四川巡撫毛芝瑞爲吏部侍郎

劉承胤之在武岡也芝瑞嘗力折之幾被害走廣東病踰年知養利州黃嘉卿以書迎之移居萬年城時以吏部侍郎召拜命遂卒

明前吏部員外郎華允誠被執至江甯諭降不屈死之

允誠字汝立號鳳超無錫人天啓壬戌進士崇禎元年起
營繕主事進員外郎調兵部職方員外郎是時溫體仁在
內閣閱洪學在吏部兩人相表裏謀翻逆案允誠上三大
可惜四大可憂疏奉旨再詰責允誠據實陳奏舉朝共危
之僅奪俸半年尋終養歸南都起驗封員外郎署文選司
事蒞官十三日見高宏圖徐石麒先後去位卽引疾退南
都亡屏居墓田時有訐其不薙髮者逮至江甯滿漢各執
事並以緩言款之允誠直立南向舉手曰二祖列宗神靈
在天允誠髮不可薙身不可降賦絕命詩遂見殺年六十

一 攷曰絕命詩有渡江一律云視死如歸不可招孤魂從
此赴先朝數莖白髮應難沒一片丹心豈易消世傑有
靈依海岸天祥無計挽江湖山河
漠漠長留恨惟有羣鷗伴寂寥

從孫尙濂字靜觀亦以

不薙髮同日死僕薛成聞主被執長慟不食先一日死訃
至僕宋孝號哭觸階死

徐鼎曰聞之汪有典云公從高中憲得主靜之學觀其從
容就義不負師門斯乃爲君子儒哉公臨難時謂尙濂曰
心卽太虛之心太虛中何曾有刀鋸斧鉞清其刀鋸斧鉞
不得加焉之心亦安往不得哉蓋公之見道分明如此視
夫計無復之引決自裁者異矣

閏四月

明四月

乙未朔明遣吏部侍郎吳貞毓祥符侯侯性

勞李成棟軍封成棟惠國公佟養甲襄平伯杜永和江甯伯
羅成耀寶豐伯董方策宣平伯郝尙久新泰伯張月博興伯
閏可義武陟伯

明以晏清爲吏部尙書

時有沈原渭者再齋成棟速駕之奏至賜宴殿前加右副都御史於是羣臣伏處者爭出晏清至自田州張鳳翼以兵科兼修撰張佐辰掌文選司張扶綱掌考功司董雲驥爲行人潘駿觀爲職方郎中王渚爲戶部主事張起王者友朱士焜以原官考選又有考貢之旨邨師巫童能握管書字者投呈就試章服錯亂或補鶴而帶銀或帶金而補雀官不如其帶品不如其服新創朝廷漫無等威論者咎嚴起恆焉

攷日本粵事記原渭吳江人晏清黃岡進士佐辰扶綱貴州進士鳳翼庚辰進士雲驥松江人駿觀湖州人渚池州人皆生員起蘇州舉人者友南京人焜靖江人皆貢生

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甲申我

大清兵取明潼州

丙戌我

大清兵取明綿州

辛卯明督師何騰蛟復全州

降將陳友龍以武岡州叛我

大清復歸於明

我

大清兵圍南昌金聲桓王得仁皆引兵還

聲桓圍贛州我守將高進庫固守聲桓愛其才令軍士勿
放礮增壘困之我固山額真譚泰何洛會帥師進討步驍

數十萬舟萬餘艘銜尾浮江而上金鼓震天議者謂

王師之盛前此未有也議救贛州有獻伐魏救韓之策者遂分兵復九江南康進逼南昌聲桓兄成助及部將楚國佐得仁部將貢鰲等將內應宋奎光殺之奎光多機智能肆應王師急攻得勝門城壞奎光壘石囊土悉力禦之出神槍火箭焚燬攻具兵少卻報至贛王得仁先知之計曰我聞先發制人不制於人莫若秘其警報不令人知銳志攻城三日贛且下贛下則一軍守贛一軍守粵粵知贛破必從風而靡然後西通西粵右守嶺表

清兵知贛破必解圍向贛我以逸待勞南昌亦得息肩間出以絕糧道則數十萬之衆可殲於旦暮矣若攻城垂破而棄

之強敵在前贛乘其後此危道也聲桓以家在南昌遽退師得仁部衆見之亦走斬之不能止城中兵突出自相踐踏者數千人聲桓既突圍入南昌得仁乃以兵二萬趨九江姜曰廣檄召之得仁曰九江據長江要津轉輸必由之道敵以十數萬之衆深入攻城而糧道已絕非分兵攻我卽撤兵東下分則勢弱撤則師勞九江四面臨江城小而固以我守之未可猝下公輩引兵徐出東西撓擊內外夾攻此犄角之勢若棄要害入孤城譬猛虎陷阱徒成擒耳曰廣不聽一日夜檄數十至得仁歎曰不過欲得仁同公輩死也遂撤兵西上

王師以勁弩巨礮扼諸路得仁身先士卒轉鬪而前斬級數千

旋中伏大敗於七里街嗒然若喪盡撤城外屯兵入壁聲
桓部將郭天才爭之不得自劄黃泥洲爲犄角天才所統
皆川卒精銳無敵三戰三捷我軍頗憚之宋奎光單騎渡
江拔行地利請移兵二隊一駐生米渡一駐市汊以達餉
路聲桓得仁主堅壁議並不聽有一道士自言能運粟役
鬼茹素戒殺自有天兵來助城中信之百日不出兵初

王師屢勝而軍中每夜驚王襍毛來久之見城中無鬪志迺掘
長壕以固之東自王家渡屬灌城西自雞籠山屬生米渡
起土城駕飛橋自是內外耗絕聲桓得仁惟嘆喑啅歎而
已

明朱成功復同安

成功統林習山甘輝攻同安守將祁光秋廉郎出戰輝擊
敗之斬其守備王庭郎與知縣張効齡棄城遁成功入城
安民以吏部主事葉翼雲攝知縣事舉人陳鼎爲教諭留
邱縉林壯猷金作裕將兵守之翼雲字敬甫廈門人崇禎
庚辰進士鼎字尙圖同安人天啓丁卯舉人

六月甲午朔有流星入於箕尾

丙申明瞿式耜勞師全州

初騰蛟之復全州也報捷疏有云爲皇上以信臣用臣者
式耜一人也式耜勞師諸軍列營城外數十里旌旗蔽日
將帥咸帕手弓刀伏馬前曰微瞿公無以有今日

戊戌明魯東閣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尙書錢肅樂卒

肅樂少時嘗夢日墮其手扶之稍稍上終不支漸小漸晦卒墮臂下既聞連江失守血疾大動監國賜藥不肯進遺命以部郎服殮志不忘先朝也年四十三訃聞監國震悼輟朝三日親製文賜祭九壇贈太保諡忠介蔭其子兆恭尚寶丞弟御史肅圖簡討肅範挈兆恭依劉中藻福甯破肅範死肅圖以兆恭走舟山未幾兆恭亦卒遂無嗣弟肅典肅遴肅繡皆以國事死惟肅圖善終肅樂歿後六年故相葉向高之孫進晟海甯職方姚翼明始乞地於黃巖山僧隆琦而營葬焉

明封金聲桓豫國公王得仁建武侯

聲桓歸明半年尚稱隆武四年有舊臣至述閩陷廣立之

詳始改稱承歷遣人間道齋佛經置密疏其中赴南甯輸款瞿式耜疏請慎選持節大臣往諭聖德彼數年不見天子苟號令緩急失宜不亦喪朝廷而失人心乎少司寇劉遠生固秦人久於節鉞名聞江右可遣也疏入不報聲桓降表自署豫國公詔改封昌國聲桓頗鞅鞅致書朝臣請還故封久之始如所請

甲辰明桂王發南甯封陳邦傳慶國公

王與三宮由邕江登舟出南甯抵潯州以宮眷有疾留數日守將陳邦傳以王爲奇貨也挽留駐蹕邦傳初疏薦趙臺臺旣得志見邦傳世守粵西之奏爲瞿式耜所駁朝臣亦多惡之臺乃絕其婚至形之章奏以博衆歡邦傳宣言

聖駕下廣臺必隨扈吾殺之臺聞之遂留南甯邦傅面言
皇上聽兩衙門交搆於臣無少加恩倘丁亥二月無臣父
子血戰梧潯三晝夜焉有今日趙臺賴婚負義皇上反加
優容彼且不敢隨扈何足任留守南太係臣轄下何必再
設巡撫望皇上下奮乾剛毋爲文武作奴僕身受實禍王
面赤不能答但云爾補本來不得已許邦傅居守潯州設
官征賦如瞿式耜之在桂林邦傅必欲世守如黔國公之
在雲南大學士朱天麟執不許邦傅怒令胡執恭傳語曰
勳公將以劍印擲公舟令各營兵聽公發付天麟不爲勳
中書舍人張立光受邦傅賄賂黃時竟以世字易居字勳
卿不及察給事中吳其靄疏參之督師何騰蛟巡撫魯可

藻御史吳德操先後論列勲鎮曹志建亦譁然不平事遂寢邦傅益肆侮朝臣縱家丁石碎兵部尙書肅琦舟環而詈之琦憤悶死拳毆戶部主事王渚死既晉公劄乃以劄付授人官始用慶國公劄繼而部劄後用欽劄以爲兵需及沿途扈從賞賚之費焉

明堵胤錫復湖南州縣

時李成棟歸明於是馬進忠王進才李赤心高必正等乘間復湖南郡縣進忠等皆封公

秋七月甲子朔明桂王次梧州謁興陵

攷曰桂端王陵也

時李成棟遣使迎駕陳邦傅請留蹕潯州瞿式耜慮成棟之挾王自專如劉承胤事也力請駕幸桂林疏曰興陵兩

載陷風塵成棟令地方官修葺陵殿巍然天壽彼數年想
見天子漢官一旦奮不顧身具移山超海之力更非有所
疑也但事權號令宜歸於一茲軍中爵賞署置若歸於朝
廷則事權中擾閫外不能專制不歸朝廷則徒虛拱且楚
黔雄師百萬騰蛟翹首威靈如望雲霓聖駕既東軍中將
帥謂皇上樂新復之士成棟亦有邀駕之嫌號令既遠人
心渙散請上一見東諸侯面爲慰勞指屬責其盡意於東
刻期出師一切決於外不中擾也疏令簡討蔡之俊給事
中蒙正發先後迎駕曰前日粵東未復宜駐桂以扼楚今
日江廣反正則宜駐桂以圖出楚事機所在毫釐千里王
意未決吏部侍郎吳貞毓奉使還力言成棟忠誠迎駕初

無虛僞宜幸廣成棟亦疏言天下乃太祖之天下今日光復舊業何爲樂新土陛下中興須親統六師行間指揮俾諸將奮勇戮力四方咸知有君自當響應豈可偏安男西優游歲月令天下豪傑寒心乎此臣鯁鯁至計非冀邀駕之功也王乃由梧入肇慶貳貽促刑部侍郎劉遠生入朝阻之而成棟亦自嶺還師議改兩廣軍門爲行宮迺乘輿遠生奉命勞師因謂成棟曰天子者天下主也脫上駕此爵賞征伐人疑天子有私隱令寄政不可不嫌也指揮進取奚能如意成棟然之遂罷修廣州行宮仍以肇慶爲發祥正位之初都焉

八月癸巳朔明桂王還居肇慶進李成棟朔明大將軍以其

養子元胤爲錦衣衛指揮使召大學士瞿式耜於桂林辭不
至

成棟備法駕自梧州至肇慶結綵數百里旌旗蔽空樓船
相屬連日天氣和朗王駐雞籠山有景雲覆其上黃龍見
於海口呂宋遣使入貢甌羅巴國人進圖讖王大喜是日
辰刻成棟率文武百官郊迎手扶鑾輿入行宮王賜之袍
帶尙方劍撫其背曰朕中與全賴卿力成棟疏言式耜擁
戴元臣應召還綸扉式耜疏辭乞骸骨不許乃留守桂林
徐鼎曰成棟歸明何所成就而有景雲龍見之異乎時又
有土人獻白玉一雙云漁人得之南海王命製文曰皇帝
受命之寶附志之以知史家符瑞之書類如此夫

明以曹燁爲兵部尙書耿獻忠爲工部尙書袁彭年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時朝臣畧備吏部侍郎洪天擢大理寺正卿潘會緯廣東提學道李綺通政使毛毓祥皆從成棟反正自廣州來者吏部尙書晏清侍郎吳貞毓給事中吳其靄洪士彭雷得復尹三聘許兆進張起皆與嚴起恆王化澄朱天麟三閣臣自南甯隨扈來者翰林學士陳世傑太僕卿楊邦翰光祿卿王應華給事中李貞御史高賚明驗封司吳以連職方司唐元楫皆廣東在籍進士出仕者禮部侍郎吳璟副都御史劉湘客光祿卿陸世廉太僕卿馬光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李用楫文選司施召徵儀制司徐世儀皆

自桂林各路赴行在者然政無大小決於成棟父子諸臣
充位而已

甲辰明桂王命李成棟攻贛州

成棟爲人樸訥剛忍嘗言於王曰南雄以下事諸臣任之
庾關以外事臣獨任之王命築壇城東效漢高祖拜淮陰
侯故事成棟曰事在人爲耳豈必壇之登與否乎率衆二
十萬上南雄然專恣好殺降將田起鳳統兵五千人駐郴
州成棟取道樂昌宜章往招之起鳳以衆來歸往來騷擾
鄉民有結寨自保者成棟戲謂起鳳試攻之斃於礮成棟
怒而屠之廣州人徯姓者釀酒謂其鄰黨曰兵至協力禦
之一無賴子嫌酒薄告成棟謂合謀殲公衆問以何爲驗

曰凡內裾綴短幅數寸者其黨用以自別也成棟怒欲屠城百官跪請始命邏卒四出掩得卽戮之保昌知縣潘名世亦從成棟反正者也圍人以求索不獲蜚語曰知縣誚公不能殺賊但能殺百姓也成棟竟縛名世斬之

盜殺明兵部右侍郎劉季鑛

季鑛吉水人同升子也從父起義閩中授翰林待詔閩亡入廣西歷官兵部右侍郎是年五月統衆至鄆縣逐我

大清所置官而居之已而衆散有羣盜來就撫統之至樂昌四出剽掠季鑛禁之不止反爲所殺又有車任重者亦以羣盜就撫爲

大清潮州鎮將李成棟叛後廣東全省歸明道臣李光坦知府

凌犀渠海陽知縣岳桂皆改調他任桂以事笞任重部卒
愬之府府責之愬之道道責之任重怒令衆兵詭稱山寇
至突入三人署擒殺之

臣竊曰車任重事何以不書是皆身事兩朝反覆小人死
無足惜者也故畧之

明前大學士路振飛航海朝於肇慶

攷曰本東
明聞見錄

明督師呂大器討朱容藩誅之

夔州臨江有天字城容藩改爲天子城以爲己讖部衆數
千居之封石砮酉陽土官爲伯掛將軍印廝養蠻獠投監
軍總兵之職諸將士爲所惑競往歸焉川撫錢邦芑疏劾
之傳檄各大鎮勿爲叛臣所惑封稿達之堵胤錫期合兵

共討胤錫率馬進忠由施州衛乘舟入蜀見容藩正色責之容藩曰聖駕播遷川中不知順逆聊假名號彈壓之耳胤錫呵之曰公身自爲逆何能服叛逆乎公再不悛錢公率兵下吾截其後川將皆朝廷臣子誰爲公作賊者又切責諸附逆者川東文武始知容藩名號之僞多解散者督師呂大器至涪州李占春來謁適容藩有牌至書楚王世子監國天下兵馬副元帥銜大器笑曰副元帥非親王太子不敢稱天子在上何國可監此人反叛明矣爾等受其官必不免占春請討叛以贖罪整師至天子城容藩敗走夔州山中士人擒獻斬之川東悉平

戊申我

大清兵克同安明朱成功部將邱縉林壯猷金作裕知縣葉翼雲教諭陳鼎皆死之

我大帥佟彝李率泰陳錦合師逼同安縉壯猷守大盈嶺以扼泉師作裕守苾溪嶺以扼漳師翼雲督民兵守城我領旗黃有信率驍騎冲突縉中流矢壯猷不支遁入城作裕聞之亦斂軍回分門死守

王師曉夜攻擊城遂破縉壯猷作裕皆巷戰死翼雲曰今日猶得死於明土亦吾輩之幸也與鼎皆不屈死

王師以城內堅拒不下屠之初同安有陳世胄者號鱗仙善術數聞仙遊王志章能刺陰陽事往候之志章預置片紙於硯匣屬童子曰世胄來令自取視世胄讀之有鱗魚死半

途同安血流溝嘉禾斷人種安溪成平浦之語悚然奔見
成功以志章言告成功妄之既而世胄歸途暴亡同安之
屠血流溝渠始信之後踞廈門斷俘者掌欲以壓嘉禾斷
人種之讖嘉禾廈門舊號也康熙癸卯李率泰請棄諸島
移民遷界嘉禾果斷人種安平在界外亦遂成平浦焉
臣竊曰書曰明朱成功部將何以別於魯也

明朱成功遣前中書舍人江于燦黃志高奉表於肇慶

唐王聿粵之敗也林察不敢歸肇慶航海依成功始知永
曆帝立加額曰吾有君矣遣于燦等航海至行在

明朱成功遣其將甘輝擊林日灼克之

成功在銅山修船練兵聞同安告急整師往救抵金門而

同安已破我漳浦守將王起俸謀降事洩棄家從舊鎮奪
銅山成功以爲總練使同柯宸樞聯絡銅山等處募兵措
餉詔安縣人林日灼鼓衆拒之成功令燁擊之日灼旋滅
九月癸亥有火星自東隕有聲

壬午明何騰蛟復永州遂復衡州

騰蛟統曹志建等圍永州三月大小三十六戰城中食盡
咽糠齧草初食馬繼食人老弱婦女俱盡城破之日洒掃
官署所剔婦人陰棄不食者十五石

王師殺鄉官劉興秀突圍走衡州旋引遁騰蛟將進兵長沙而

志建不待令還屯永州之龍虎關騰蛟因頓兵不進

以日按明

史何騰蛟傳以克永州爲十一月朔日事行在陽秋東明
聞見錄均以爲九月事茲以時事前後次之知當日以聞

報不一致
舛誤也

明前涪川知縣王燝起兵復廬州

燝字定安羅田舉人授涪川知縣是年秋與曹胤昌起兵破廬州不守轉戰蘄黃間又與霍山侯應龍張圖容楊國土合兵攻霍山不下

冬十月明監軍御史余鯤起職方主事李甲春復寶慶

明馬進忠復常德

明瞿式耜疏請回蹕桂林

時永州寶慶兩府捷音同日並奏軍聲大振尋督師報恢復衡州李赤心報已取益陽於是式耜疏曰天下大勢在楚不在粵粵東三面險阻易入難出臣不敢爭者以成棟

一片血忱方倚爲江右聲援聞其望幸之心何以勸忠今
衡永恢復粵西之背愈厚而江圍未解粵東之齒尚寒在
成棟宜奉皇上去危就安旣無內顧之憂可畢力以圖贛
而楚師得萬乘親臨亦勇氣十倍矣

明堵胤錫招李赤心於夔州馬進忠遂掠常德走武岡李赤
心引兵東走湖南州縣復歸於我

大清

馬進忠者流寇所號混十萬也旣降封武昌伯嘗敗

王師於麻河斬七千餘級封鄂國公堵胤錫與之有隙招李赤
心自夔州至欲令進忠以常德讓之未至百餘里胤錫與
進忠椎牛歃血盟誓共獎王室進忠固知其謀終盟無一

語入城卽命起營驅百姓出城縱火不遺一椽走武岡王
進才聞之亦棄寶慶走各營鎮帥聞風驚潰既赤心至得
空城亦棄之引兵而東趨長沙所至守將皆燒營走湖南
新復州縣爲之一空全楚大局自此不可爲矣

臣竊曰大書之罪胤錫之以私忿亂大謀也胤錫之暱高
李議者皆之真獨以爲不然是時鐘簏銷沈湖山碎裂以
殘喘之延能制高李強寇之死命乎不能制之而猶欲仇
之是速之吞噬也畜鴟梟於藩籬擾豺狼於左右其忍垢
含尤之用不可謂非權宜達變之才矣獨其逞私忿於進
忠委全楚於敵國失弋仲之歡終悔襄國激酈瓊之叛遂
失淮西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此之謂也金堡之責胤錫

曰勞則有之功於何有嘻豈獨無功哉

丁巳李成棟之兵潰於贛州城下

我守將高進庫故隸左良玉麾下與成棟有舊僞輸款以綴其師約以踰秋救不至卽降成棟爲所給厲氣攻之盡移軍中火具以行苛執夫役士人亦不免焉是日薄暮抵贛州將士饑疲而成棟氣驕莫敢言五更城上呼董大哥者三成棟夢中驚醒曰董大成是我中軍豈我軍已爲彼有邪俄而城中鼓角齊鳴開門突出成棟策馬先奔軍士爭竄自庾關至梅嶺軍資器械靡有存者

明洪雅兵亂

洪雅鎮將湯國聘與團練花漢將熊振生治兵相攻洪雅

之境無甯宇

明封朱成功為威遠侯

攷曰黃宗羲賜姓始末云封成功延平王誤也成功之封王在戊戌正月

宗義紀魯事皆得之日睹其於成功則本之傳聞不皆可據

明魯大學士馬思理卒以沈宸荃劉沂春為東閣大學士

明朱成功復雲霄

降將張國柱敗沒成功遂率眾攻城我中軍守備姚國泰

巷戰重傷被擒成功惜其勇令醫治用為監督

十一月明誅佟養甲

養甲於崇禎年間詭名董茨由提塘驟遷至總兵宏光時

以賄馬士英提督南直鹽法

王師南下隨貝勒博洛入閩閩部陳子壯之死也養甲投其骨

於四郊既歸明朝臣輒以此相挫辱養甲悔之密令人齎表北行爲李元胤邏者所得遣祭與陵密敕工部主事陳純來殺之並同降之巡按御史劉顯名攷曰西粵新書以而明史稿桂王紀畧載諸十一月按東明聞見錄謂成棟敗歸慮他變則是十一月也明以李元胤署吏部尙書

元胤本姓賈河南人成棟養爲己子與袁彭年善彭年益引其同鄉丁時魁蒙正發及劉湘容與同決事會給事中金堡自湖南服闋赴行在湘客令元胤折節與交因有黨人之目會元胤既殺佟養甲威權愈赫其誕日饋送稱觴自八月達於冬杪通政司疏陳乞官日以千計閣臣票擬惟著議具奏四字非奉成棟劄咨不得除授文選司擁空

名而已給事中吳其蠶有清文武之職掌以肅朝綱一疏
元胤銜之次骨其蠶宵遁疏亦留中

明堵胤錫復益陽湘潭湘鄉衡山等縣進圍長沙不克

胤錫率李赤心等敗降將線國安於湘潭遂復益陽湘潭
湘鄉衡山等縣而赤心桀驁多屠掠長沙聞之協力拒守
故弗克

明揭重熙傅鼎銓合兵援南昌與我

天清兵戰於三江口敗績

閩之亡也重熙鼎銓俱解兵入武夷山金聲桓以江西歸
明遣迎兩人而兩人殊不欲駐省請任閩事時邵武方宿
重兵重熙進薄城下爲守兵所敗喪失幾盡聞南昌圍急

乃入粵求援鼎銓兼督兩軍與張自盛合營援南昌戰於三江口復敗自盛本金王部將也

明都昌在籍前督師余應桂起兵援南昌與我

大清兵戰於落星湖敗績

應桂字二磯都昌人萬厯己未進士崇禎時兵部右侍郎十六年十月督師孫傳庭戰歿命應桂代之無兵無餉遠巡不得前奪職以新擢陝西巡撫李化熙代之北都亡應桂家居每語人曰吾年六十四官尊祿厚復何恨所未了者欠先帝一死耳是時起兵都昌率舟師援南昌進至落星湖敗績

明前工部右侍郎劉士楨遣兵援南昌敗績死之

士楨自贛州破後匿南田不出逮金王事起遣四子肇履募兵從圍贛州而令季子穉升趨南雄事敗匿龍泉我郡守索之急乃絕粒死穉升戰死長橋鋪

徐勳曰江西義師之役自揭重熙傅鼎銓陳泰來曾亨應而下皆彰彰在人耳目獨劉士楨事世鮮知之蓋亂後湮沒者多矣士楨在南都嚴朝參之禁劾統額之妄風節矯矯豈獨死事可嘉哉書之以告修史者

明建昌人孔徹元孔徹哲蔡觀光起兵援南昌尋敗死

徹元徹哲家素封與觀光起兵應金聲桓徹哲以援南昌戰歿徹元不能忘也明年七月有訛傳瑞德七邑奉宗室某起事者徹元喜遽入城戕邑令已而各邑寂然被執死

觀光尋揭竿南昌建鄱陽爲邏卒所獲亦死

攷日以上援兵月日不可

攷姑以事類敘之

明九江生員金志達僧了悟起兵復東流建德尋敗死

志達與了悟集眾萬餘結營鄱陽彭澤間出戰池州取東

流建德尋敗死

明前右僉都御史甯夏巡撫李虞夔起兵平陸克潼關連復

蒲州解州

虞夔字一甫平陸人天啓壬戌進士累官右僉都御史巡

撫甯夏時降將姜瓖以大同叛其黨姚舉等劫殺官軍並

運餉冀甯道王昌齡於平原驛瓖自稱大將軍易明冠服

諸在籍鄉官如萬練劉遷王永強輩皆舉兵應瓖練踞偏

關復甯武岢嵐保德遷畧雁門關及代州繁峙五臺等縣
永強據榆林窺西安虞夔乘勢起兵克渾關及蒲解二州
臣竊曰是時我

朝甫定天下人心未一故明忠義之士心乎故國者懷子房報
韓之心矢君堯拒唐之節周之頑民殷之義士也紀年皆
錄而予之而一時凶狂悖逆之徒亦詭其名以託焉何以
或書或不書紀年一書記明事也金聲桓李成棟之事有
關於明之成敗也則因事書之其姜瓖李建泰吳三桂耿
精忠之流自爲叛逆與明無與則畧之非有他義也萬練
劉遷王永強皆明官也始末不可詳故因書虞夔事而附
著之焉

十二月辛卯朔我

天清兵援長沙明李赤心大掠湘潭而遁

明誅降臣李紹祖

紹祖瞿式耜同年進士也爲我

天清湖南巡撫守永州糧盡援絕降於何騰蛟解至桂林式耜

流涕讓之曰汝素受國恩奈何生爲背叛之人死作不義
之鬼紹祖曰天下人皆降豈獨紹祖也式耜曰天下人皆

不爲紹祖敵其柰我何紹祖詞窮遂磔之

明召弋陽王

攻曰按世表弋陽王多焜於萬曆
年薨無子國除茲蓋其支庶也

於建陽山中

不至

建陽者從英德之滄光厥遡流而上爲陽山縣爲連州爲

連山縣達於湖廣地皆深林峭壁人善用礮以背負之發
輒命中弋陽王某甯藩宗室也避亂山中土人擁戴之李
成棟屢攻不能克反正後遣科臣洪士鵬往亦不得入宣
忠伯王承恩請行命齎敕往遇王於陽山其眾皆居竒自
恣不聽王赴闕有標下彭鳴京鍾某羅某願統眾隨承恩
自効亦不果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十五

鎮甯宋左夫光伯
泰順林太冲鶚
福州謝定甫宗善
同里受業汪達利
參校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十六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鼐撰

己丑我

天

清順治六年春正月

明永曆三年
魯監國四年

庚申朔明桂王在肇慶府大雷雨風雹免朝賀

明監國魯王次福甯之沙堤

丁卯李成棟殺明宣忠伯王承恩

承恩大興人世襲錦衣指揮建陽之使彭鳴京願為之用

田闢有衆數千亦願隨之成棟聞之忌且怒是日相遇於

英德舟中邀之歡飲夜闌佯醉即席殺之

李成棟殺明大學士朱由櫜

由欽宗室子崇禎壬午舉人爲廣東教諭丙戌充鄉試同
考官歷官翰林院侍讀入閣出自王命成棟誣以他事捕
繫獄中殺之

徐鼎曰不曰明李成棟殺某某何不與其爲明臣也絕之
於明則專殺之罪無庸誅矣

壬申明大學士朱天麟罷召黃士俊何吾騶入閣

大兵之未入廣西也陳邦傳嘗通款於我

大清以是爲李成棟所輕邦傳又以潯慶南太四郡未經薙髮
自侈爲功故袁彭年李元胤尤惡之科道諸臣希二人意
以攻擊邦傳爲事給事中金堡尤力嘗劾邦傳十可斬馬
吉翔龐天壽嚴起恆王化澄並與焉吉翔氣馘方張至是

頗懼盡謝諸務化澄起恆並疏乞休由是堡直聲大振諸
輕剽喜事者自元胤彭年以下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丁
時魁蒙正發咸與交懽湘客通文墨由薦舉入仕受知於
瞿式耜貪狡多智時魁輩動必咨之時魁起家進士富而
好利堡清貧衣食皆資二人故稱莫逆交正發依倚諸人
聽受指揮而皆以元胤爲歸故當時有假山圖五虎號假
山圖者繪假山一座朝官數百人有首戴者肩負而手托
者仰望遠聽指點而話言者驚恐退避兩手掩耳而疾走
者又謂之假虎邱以彭年爲虎頭時魁爲虎尾正發爲虎
喉湘客爲虎皮堡最可畏爲虎牙堡與時魁等相繼攻起
恆吉翔天壽無已太妃召天麟面諭曰武岡之危賴吉翔

左右之令擬旨嚴責堡等天麟爲兩解之卒未嘗罪言者而彭年輩怒不止然是時黨分吳楚兩局彭年等爲楚黨既結元胤以自固而天麟暨起恆化澄督師堵胤錫吏部尙書晏清戶部尙書吳貞毓給事中張孝起吳其濡洪士彭等自恃爲廣西扈從舊臣詆反正諸臣會事異姓亦內結馬吉翔外結陳邦傳所謂吳黨也王知羣臣水火甚令盟於太廟然黨益固不可解邦傳怨堡因疏言皇上兩三年流離顛沛今日卽次稍安何議論紛紛若是堡謂臣無將無兵請卽令監臣軍觀臣十萬鐵騎且堡昔官臨清嘗降賊汚僞命疏入天麟抵几笑曰道隱善罵人今亦遭人罵也因擬旨金堡辛苦何來實所未悉所謂監軍可卽集

議蓋用杜甫辛苦賊中來語堡固未嘗降賊見之大恚憤
時魁卽鼓言官十六人於是日晨詣闕詆天麟曰堡論邦
傳卽令之監其軍若請其頭亦卽與邪相與登殿陛大譁
曰吾輩不復仕矣乘袍服擲印庭中白衣冠聯袂出王方
坐後殿與太僕馬光追敘五年前永州被難事聞之大驚
兩手交戰茶傾於衣急命天麟取還所擬旨諭諸臣供職
天麟卽日辭位慰留再三不可陛辭叩頭泣王亦泣曰卿
去予益孤矣時魁等論之不已乃并其弟大行人天鳳子
御史日生中書月生皆坐斥天麟旣去召舊輔黃士俊何
吾騶入直吾騶尋罷化澄亦去王復召天麟力辭不赴上
言今國勢累卵路人皆知而建言者絕不問一人一事掉

頭以爭曰我古遺直也今而後請勿以四方無利害者執爲極重大事主上爲社稷憂則憂之其言蓋爲堡等發也

戊寅我

大清兵克南昌金聲桓王得仁伏誅明前大學士姜曰廣死之初聲桓得仁之主堅壁也恃粵師之爲援耳而書記所草乞師表但陳勝狀不告急比聞江事危王命李赤心由吉安李成棟再出庾嶺赤心逗留不進成棟軍亦屢挫不敢踰梅關南昌糧盡斗米需八十金人相食乃盡出居民

王師知城中無足忌遂以餘暇旁收郡縣正月大雨連旬城多壞聲桓部將湯執中守進賢門約內應

王師乃佯攻得勝門礮聲震三百里聲桓得仁齊赴救而奇兵

已從進賢門梯壘以登城遂陷聲桓自投於城之東湖死
未奎光劉一鵬郭天才巷戰死得仁短兵突得勝門三出
三人已而被獲磔殺之曰廣賦絕命詩六章投僕家池死
一家從死者三十餘人方曰廣之初應聲桓得仁之請也
邀隱士漢儒裔與俱力辭既受事又邀之乃入謁曰廣問
事當若何不答固問之則曰明之所以亡天下者非左與
闖邪金則左孽王乃闖枝公與侯安所授之哉十月間年
號兩易名雖歸明實叛

清耳今擅除爵殺人筦刑權若明有主而不待命是僭也若不
奉隆永而爲之是僞也僭與僞春秋所不許而公與之同
事後世且以公爲何如人今兩人內相猜忌公能親於建

武之於豫國乎能則攬其兵權退稱舊輔縞素待罪以告天下令其慙而聽我不能則引身而退歸耕浹水之陽毋從叛亂夫人居美名天道所忌也曰廣沈吟無以答在圍城中徘徊太息思其言而悔不能用也

臣竊曰曰廣持躬端正非撥亂才議者見金王舉事不成因以咎曰廣之不智嗟乎國事去矣忠臣之誼苟有其會則且幾於萬一豈暇計及他哉善乎全祖望之言曰當金王突起託名故國奉迎舊輔而謂可以扃戶而力拒之乎拒之且立死矣是時之死則甚無名此曰廣之所以不得不出也既出則烏得不死君子悲其志而不必苛其事與功也

庚辰我

大清兵入湘潭明督師定興侯武英殿大學士何騰蛟死之

騰蛟駐衡州聞李赤心之棄常德東走也大駭檄馬進忠由益陽至長沙與諸將會師進取而親詣忠貞營邀赤心入衡州部下將士慮爲赤心所襲不護行止攜吏卒三十人往赤心已東尾之行進忠方奉檄進發聞督師輕身往大駭遣部將宣威伯楊某追護之騰蛟至湘潭則赤心已不宿去矣湘潭空城也降將徐勇輕騎偵知督師一人在焉率兵徑入勇舊隸騰蛟麾下率衆羅拜勸降騰蛟大罵遂擁之去旣去而楊某始至急入求督師凡七出七入最後出至橋遇伏兵矢中其吭自擲橋下以死騰蛟絕粒七

日不死乃見殺事聞王哀悼甚至賜祭九壇贈中湘王諡忠烈其子文瑞以蔭官僉都御史相傳騰蛟所居有神魚井井故無魚騰蛟生魚忽滿井既死井復空黎平人猶能言其處也同時死者有在籍推官周侯

攷日本沉相替舊集

丁亥明定隨侯趙榮貴與我

大清兵戰於龍安柏峪口敗績死之

攷曰東華錄載同死者偽王朱森釜按世系無森字

我

大清兵克舒城潛山諸寨明侯應龍等死之

應龍與張圖容王國士等有眾萬餘人佩義勝將軍印與王燝合攻霍山不下退取舒城潛山已而自劉家園出攻獅子寨及南關拔之營於管家渡又移劄將軍寨是月

王師會勦寨破俱死之

二月庚寅朔明張先璧攻辰州不克

甲午我

大清兵復取明撫州

乙未我

大清兵復取明建昌

甲寅我

大清兵復取明長沙

乙卯李成棟之兵潰於信豐渡水溺死

成棟踰嶺攻贛州爲守將高進庫所敗退駐信豐

王師鼓行而前諸將欲拔營歸成棟不可是日四更時發火器

手三百人命之曰遇敵則發礮我爲後應時天久雨發礮不然三百人皆殲成棟不聞礮聲謂火器軍已往也披甲坐城樓上召諸將議事則去者已大半矣因慷慨歎獻呼巨觥痛飲誓死城上俄而

王師突至左右挽之上馬渡河三日後見有擐甲抱鞍植立水中者始知成棟死也事聞舉朝大駭有冒雨逃者

明揭重熙傅鼎銓與

大清兵戰於程鄉敗績

重熙至肇慶拜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亦擢鼎銓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令同援南昌至則聲桓已滅遇

王

師於程鄉大敗監軍桂洪戰歿重熙身中三矢僅免

三月丙寅明以杜永和為兩廣總督守廣州

永和河南人李成棟之中軍也成棟敗永和挈印先歸諸將亦有全軍返者王命戎政侍郎劉遠生慰勞之永和軍賂諸將推為留後乃命為總督代領成棟軍駐廣州加羅成耀巡撫銜守南雄

明贈何騰蛟中湘王諡忠烈李成棟甯夏王金聲桓南昌王設壇祭之

明賜瞿式耜彤弓鐵鉞督視江楚各省軍馬

公卿集政事堂議所以代騰蛟者僉曰瞿留守望尊德鉅足以折制諸將王是之賜式耜彤弓鐵鉞永寶鄂岳上下

三軍之在行間者生殺予奪惟命式耜辭不獲乃建元帥
旗鼓申號令疏請兵科給事中吳其靄爲監軍凡一才一
藝之士收入幕府謂跣足而至者非懷忠抱義之人亦亂
世取功名之士人之歲月精神不用之於正則用之於邪
安可驅爲他人用哉故士以桂林爲稷下焉

明李赤心之兵潰於茶陵大掠衡永郴桂走廣西

明堵胤錫以胡一青趙印選兵守衡州

明黃毓祺被執至江甯不屈死之

毓祺之起兵行塘也魯監國授以兵部尙書敕印隆武帝
亦遙授爲浙直軍門得私署官屬毓祺僞爲卜者與常熟
武舉許彥達遊通州土湖蕩橋之薛繼周家凡游擊參將

自海上來見者雖滿裝及入謁則青衣垂子衆疑之將起
義遣江陰徐摩致致書謙益提銀五千用巡撫印鈐之謙
益知其事必敗卻之持空函返摩之友人徽州江純一謂
摩返必挾重貲發之可得厚利詣營告變毓祺遂與彥達
繼周同就江甯獄江以南所謂故救之獄也毓祺奮筆書
供曰道重君親教先忠孝避禪已久豈有宦情義憤激中
情不容已明主嘉誠遣使授職招賢選士分所應然哀憤
曠官死有餘辜謹抱印待終附子卿之義獄成將刑門人
鄧大臨告之期命取襲衣自斂跌足而逝當事戮其屍大
臨贖之歸葬變服爲黃冠去大臨字西起常熟人是獄也
江南人士多死謙益以哀顛問官開脫獲免焉歿日毓祺
有小遊仙

詩云大夢誰分醜與妍
 白楊風起總茫然
 孤絲無用從人
 剖膏為能明苦自煎
 桂折蘭摧誠短景
 蕭敷艾菀豈長年
 歸途不向虛無覓
 朽骨徒為蔓草纏
 為愁草盛稻苗稀
 日暮徐看荷鋤歸
 何處先生多好好
 此中居士故非非
 肥魚不肯憐蛟瘦
 飽鷄偏能笑鶴饑
 請讀蒙莊齊物論
 橫空白日冷
 侵衣散髮人間汗
 漫遊風吹白日忽
 西流淘沙慣嚇斜
 飛燕孔雀偏逢舩
 觸牛鄉里小兒朝
 拜相江湖暴客夜封侯
 神仙赤舌如飛電
 開口舒光笑不休
 腹中書任他人曬
 犢鼻禪從甚處懸
 惟有丹心堅自愛
 忍能鑿破化為圓最無根
 蒂是人羣會合真
 成偶爾又沙際驚
 鷗常泛風前落葉
 故紛紛掉頭東海
 隨烟霧屈指西園
 散雨雲况復炎涼
 堪絕倒瀟陵愁殺
 故將軍百年世事
 弈棋冷眼常觀局
 屢更烏喙只堪同
 憲難龍顏難與共
 昇平遙空自有饑
 鷹擊古路曾無狡
 兔橫為報韓盧并
 宋鵲只今公等固當烹
 魘在獄每章自註
 之以付鄧大臨他
 詩皆不傳

我

天清兵復取明甯德

明朱成功屯兵分水關

成功留黃廷洪政守漳浦之羅山嶺柯宸樞守盤沱嶺自
統兵下詔安屯分水關總兵郝尙久者李成棟之健將也
車任重虐於潮州命尙久襲而代之反正後封新泰伯尙
久遲疑觀望成功命楊乾生齎書往拒不納成功怒欲攻
之黃海曰潮州有備急則難取且旁掠諸邑以緩其心反
而擊之一鼓可得也乃分兵擊張禮於達濠霞美二寨命
部將黃山從靖海破惠來縣海澄有陳斌者號大巴掌嘗
爲仇人所圍負三歲子斧城門而出衆不敢近至是亦來
歸成功授爲後勁鎮

明揭重熙傅鼎銓後以兵入江西

程鄉之敗諸軍皆散時金王故將張自盛洪國王曹大鎬

李安民有眾數萬出沒閩粵山林所謂張洪曹李四營也
聞重熙奉命總督江西爭來歸兵大集駐甯都石城間鼎
銓亦馳檄浙東有徐孝伯者引軍來會駐徐博

夏四月

太白入月

攷曰陽秋以爲初五日事

明堵胤錫與

天清兵戰於衡州之草橋敗績走龍虎關尋走梧州

李赤心之眾既潰胤錫乃與胡一青守衡州

王師攻之胤錫陣於草橋自辰至酉斬殺相當忽

王師以輕兵截出陣後眾遂潰胤錫退駐來陽旋報永興陷從

子正明死之全家遇害乃以數千騎退入龍虎關依守將

曹志建宗室朱謀烈構之於志建曰堵公將召中心貞營圖

公也志建夜發兵圍之殺從卒千餘人削鋸及子逃入富川
猺峒匿監軍僉事何圖復家間道走梧州圖復貲財富
能撫集猺人志建誘殺之而志建銳卒亦盡喪不復能抗
王師惟守道州所屬縣而已志建甚悔之然無及矣

孫可望乞封王爵於明

可望即可旺也既據有雲南恥名不雅改之自稱平東王
在籍御史任僕禮部主事方于宣倡議尊可望爲國主設
內閣九卿六部科道官以僕爲吏兵二部尙書于宣爲翰
林院編修製鹵簿定朝儀擬僞號爲後明以干支紀年改
印篆九疊鑄錢文曰興朝通寶定國等亦號爲王寅四王
府撤呈貢昆陽二城磚石爲之又毀民居萬餘間作演武

場收各路工技歸行伍隱然謀竊大號然定國輩猶儕視
之遇事相抗可望謀之王尙禮乃說艾能奇劉文秀曰我
兵雖多號令不一衆議以平東爲主若何能奇然之諏日
赴演武場定國先至放礮升帥字旗可望詰之尙禮請責
旗鼓官定國怒曰我與汝兄弟耳何如是衆力解之可望
登座曰欲我爲主必杖定國百棍乃可否則軍法不能行
何以約束諸將定國愈喧闕白文選抱持之曰請免受責
以成好事一決裂則我輩必各散爲人所乘矣尙禮等亦
力持之鞭五十可望復相抱哭令取沙定洲自贖定國心
憾之念兄事久造次未可發難輒領所部兵馳至普洱禽
定洲萬氏及沙氏之屬數百人剝其皮號令通衢黔國公

沐天波具禮謝雪仇滇人亦咸稱快焉定國既并蠻部聲勢益強可望不能制獨霸之念於是乎沮慨然曰我輩汗馬二十年破壞天下張李究無寸土而

清

享漁人之利甚無謂也我當挈天下還之明朝一雪此恥耳

又聞李赤心李成棟並加封爵念同輩不相下得朝命加王封庶可相制楊畏知喜其革面也因而慫恿之四川巡撫錢邦芑亦以書來招攷曰錢邦芑招孫可望書稱可望為老先生詞意亦冗雜無足錄蓋可望大喜謂差官王顯曰何敢自外封我為

忍垢含尤之舉難措辭耳

可望大喜謂差官王顯曰何敢自外封我為

王我舉全滇歸朝廷矣邦芑復以書謂本朝無異姓封王者而具疏稱可望歸順可望乃遣畏知及故兵部郎中龔夔赴肇慶進表請王封給事中金堡七疏爭之謂三百年

來無異姓封王例祖宗定制不可壞嚴起恆文安之皆主
之畏知疏曰國事危矣不及此時以虛名爲招徠而竟自
樹強敵乎且可望固盜之渠也曷者屠毒海內廟社凌夷
今一旦投誠向義豈朝廷威德所能制蓋列聖神靈陰以
啓之也倘因其來而明示以異等之恩彼必踴躍聽令庶
幾收用於萬一柰何信及一二腐儒坐失大計夫法有因
革勢有變通今土宇非昔百務俱隳而獨於區區封議必
欲執舊法以繩之邪宗室朱議漉劾堡把持誤國畏知又
曰朱君亦謬矣給事以祖制爭之使滇知朝廷有人皇上
破格封之使滇知爲朝廷特恩畏威懷德不更兩得乎旣
而貴陽鎮皮熊遵義鎮王祥亦疏言不可封議久不決畏

知日可望欲權出劉李上耳今晉之上公而卑劉李爲侯
可也乃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文秀定國皆列侯令
大理卿趙昱爲使加畏知兵部尙書葬兵部侍郎同銜命
入滇焉攷日行在陽秋諸書皆云可望遣龔彝之弟龔鼎
楊可仕等六人詣肇慶獻南金三十兩琥珀四塊
馬四匹移書求封云先秦王蕩平中土不謂自成犯順王
步旋移孤守滇南恪遵先志王繩父爵國繼先秦云云錢
邦芑復可望書且今日之勁敵非直我明朝之患合先人
會被大難云云其所假託之先人不可考矣畏知之使在
前龔鼎楊可仕之使亦同時先後事
載筆者各就見聞錄之非有舛也

我

大清兵克福安明魯兵部尙書東閣大學士劉中藻死之

中藻與鄭彩交惡

王師乘之中藻善守所殺傷四五千人

王師乃掘濠樹柵以困之城中求戰不得自戊子冬十月至於

是月食盡中藻知必陷冠帶坐堂上為文自祭吞金屑死

於是閩地盡失矣同死可紀者兵科給事中錢肅範肅樂

弟也邑舉人連邦琪繆士珂方德新貢生郭邦雍陳瀚迅

幕友甌甯呂天貺部將盧某董世上張先皆同日死中藻

子諸生思沛聞父死曰父死節子可不繼先志乎亦死或

曰思沛即畫綱巾先生也攷曰福建續志福甯府志俱云思沛即世所稱畫綱巾先生而

福安縣志謂思沛羈浦城獄中聞中藻死曰父死節子可不繼先志乎亦死浦城縣志亦云然按畫綱巾先生死秦

甯之杉津自另是一人

五月明以兵部侍郎張同敞總督軍務

同敞號別山大學士居正之曾孫也崇禎中以武廕補錦

衣改中書舍人奉命調兵雲南未復命而北都陷攜所懸
牙牌徒步南奔妻許氏亦奉居正神主自江陵來遇於江
西痛思宗之死服喪三年誓不仕南都陷走福建時隆武
帝博求先朝舊臣宰臣以同敝言召見命之官力辭隆武
帝曰此爾祖廕今不受職此爵湮矣爾縱欲報先帝柰祖
爵何爾文臣不當授武職強爲朕服錦衣官毋過辭未幾
堵胤錫收降李赤心表至行在隆武帝謂同敝曰爾家世
有名於楚今賊在楚地爲朕撫之汀州破依何騰蛟於武
岡王以廷臣薦改翰林侍讀學士劉承胤息之言翰林吏
部督學必用甲科乃改尙寶卿武岡之變爲亂兵所掠避
入黔中黔粵隔絕數月不聞行在消息川黔官紳議立榮

韓二藩同做與錢邦芑鄭逢元楊喬然力爭之衆議乃沮
戊子間道赴行在擢詹事府詹事瞿式耜薦其知兵得士
心乃命以兵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總督諸路軍馬同
做以忠義激勸將士每接戰輒躍馬爲諸將先或敗奔危
坐不去諸將復還戰取勝年四十無子妻死蕭然一榻軍
中以是服同做

盜殺明兵部侍郎程峒

峒吉安進士崇禎末官蘇松糧道南都立大理寺卿鄭瑄
薦峒才可大用適以爭妾事與鄉紳彭某相訐宏光帝命
部臣嚴議峒去官猶擁鄉勇三百人自隨用是不爲鄰里
所喜隆武帝授爲惠潮巡撫因盡室至粵西時行在猶不

知江西陷命岫齋勅趨李赤心往援赤心佯言

清兵已逼當亟入衛因自爲殿而以子女行裝托岫護之先行
界口守將張祥利其貲發礮斃岫而取之事聞以不戒軍
士誅其將領楊宏遠焉或曰李元胤惡岫召忠貞營入行
在使祥殺之

明趙印選胡一青王永祚以所部隸瞿式耜進印選開國公
一青與甯侯永祚甯遠伯

印選滇將也初與一青永祚出滇勤王抵江西而

王師已下江浙遇我將高進庫襲其老營進庫家屬被殺忿戰
益力印選等敗走湖南依何騰蛟屢著戰功騰蛟死印選
等相謂曰閣部死軍新破不可復振將死封疆乎則吾無

二月十五日
卷一
封疆責將降乎則當日之出滇者謂何瞿留守仁慈好士
可與共當一面盍往焉收殘卒萬餘人宵走桂林式耜大
喜遣使郊迎請進印選等爵令分守桂林全州是爲滇營
明焦璉殺其將趙興

興良將也然好剛使氣趙印選之衆部署不嚴所過多劫
掠興惡而攻之殺滇兵四五人幾於大闕式耜召璉語之
曰國家危在旦夕賴諸將協力同心豈容私鬪璉斬興以
謝滇將事得釋然死不以罪粵人惜之白貴戰死與與劉
起蛟相繼誅焦營從此弱矣

徐霖曰瞿元錫云糾糾武夫公侯干城趙興是邪焦兵最
弱戰輒大勝茅平菴僧嘗言劉將軍起蛟戰於虞山下首

級垂馬項纍纍如貫珠嗟乎此真將軍也獨白將軍以戰死趙劉二將以細過誅魏犢不赦於東胷苟變見捐於食卯長城自壞鉅鹿徒思璉每與元錫言之淚簌簌下也

六月己丑朔明袁彭年免

彭年倚李元胤勢張甚嘗論事王前語不遜王責以君臣之義彭年勃然曰倘去年此日惠國以鐵騎五千鼓行而西君臣之義安在王變色大惡之有涇縣張載述者以原任瀘溪知縣至行在久不得官伏闕疏彭年罪彭年氣沮會母死言於衆曰吾受恩深重何得苦守三年虛度歲月願丁艱不守制時太后亦惡之宣敕查丁艱不守制是何朝祖制彭年寤甚月餘乃去納富室生員李某妻爲妾寓

月集卷之二
於佛山五虎之敗也彭年竟以丁艱獲免廣州破獻犒軍銀八百兩於我大帥泣訴當年之叛迫於李成棟乞降級授通判我大帥揮而出之

甲辰明堵胤錫朝於肇慶加文淵閣大學士封光化伯尋命督師梧州

胤錫時在梧州適王遣嚴起恆劉湘客安輯忠貞營至梧而赤心等已入賓橫二州乃載胤錫回肇慶十六日朝於行在給事中金堡劾以喪師失地面責其結李赤心爲援張筵宴孫可望使者事且曰滇與忠貞皆國仇也厥罪滔天公柰何獨與之昵胤錫失色徐曰我鞅掌邊事如君言竟無功堡曰勞則有之功於何有胤錫由是大惡元胤黨

欲激李赤心東來以去之元胤知之大言曰吾輩爲北人

時渠不來復廣東今反正渠來何爲攷曰東明聞見錄云李赤心行至德慶州

聲言欲清君側之惡行在大震命堵胤錫力解之乃止卽此時事而朝士之仇五虎者又

交構其間胤錫乃移書瞿式耜言奉王密敕令與共圖元

胤式耜復之曰我輩不力視封疆聽人臬牢而起釁端非

社稷福也胤錫無以答乃止王聞密敕言頗不悅令胤錫

督師梧州節制忠貞武忠開諸營攷曰忠貞卽高李十家忠武卽馬進忠王

進才張光萃牛萬才等忠開爲于大海李占春袁韜武大定王光興王友進王昌王祥等胤錫疏請措

餉元胤不與惟布繪龍旆二事而已王以胤錫素得忠貞

諸營心降敕封光化伯胤錫疏辭乃賜四代誥命以獎之

明魯定西侯張名振復健跳所表迎監國魯王

初名振自閩還浙石浦已爲

大清所有以向有救黃斌卿之德乃入舟山依之鬱鬱不得志
松江提督吳勝兆之歸明也求援於舟山名振以所部赴
約遇颶風盡喪其軍斌卿益侮之並說其部將阮進歸已
名振乃復入閩招軍由南田復健跳所進亦棄斌卿復與
之合時閩地盡失名振乃與進迎監國次健跳

秋七月明堵胤錫承制封孫可望爲平遼王可望不受

南甯密邇雲南可望之求册封也謂不允封號卽提兵殺
出陳邦傳聞之大懼其部將武康胡執恭請先矯命封爲
秦王邦傳乃斃金爲印文曰秦王之寶填所給空敕令執
恭齋往可望肅然就臣禮叩頭呼萬歲旣聞朝議未決私

詰執恭執恭誑之曰此勅印乃太后與皇上在宮中密商私鑄者外廷諸臣實不知也可望雖知其僞然亦假其名以威衆廷臣交章劾邦傅胤錫疏曰可望割劇西川盡有滇黔曷能禁其不自王今可望尙知請命當卽降勅封之使恩出朝廷令彼縛胡執恭歸朝正法誅之則是賞罰之權庶不倒置不然是驅之爲變也首輔嚴起恆尙書吳貞毓侍郎楊鼎和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堅持不可胤錫密疏曰廷臣謂異姓封王非祖制不當自可望變亂始持論良正然不爲今日言可望固逆獻養子凡逆獻滔天之惡與有力焉今姑取其歸正冀收其將來之用安可泥頒爵之常法哉且可望已自稱平東王一旦封以公爵彼

必不樂受因而爲逆謂天子威靈何謂天下事勢何若謂收其用而反損國體非良策也臣竊有一說於此臣謹按開國功臣徐達常遇春等侑食太廟稱六王皆進封也乞量封可望爲二字王卽於敕書中明載舊制示破格沛恩而勉以中山開平之功如此可望必能感激用命揆之祖制亦無背謬國家今日於可望善收之則復有滇黔不善收之則增一敵國利害無兩立得失不再圖不可不熟慮也制曰可時趙昱奉景國公之敕知可望必不受過胤錫謀之胤錫曾賜空敕便宜行事乃鑄印封可望平遼王命楊畏知趙昱齋往可望駭不受曰我已得秦封畏知曰此僞也執恭曰彼亦僞也所封實景國公敕印故在可望怒

下畏知執恭於獄稱秦王如故而滇中臣民竊議其僞可望亦恥之明年八月遣使至梧州問故馬吉翔請封爲激江王使者曰非秦不敢復命起恆等力持之且請卻所獻金玉良馬會勛國公高必正入朝召使者言本朝無異姓封王例我破京師逼死先帝蒙恩宥赦亦止公爵爾張氏竊據一隅封上公足矣安冀王爵自今當與我同心報國洗去賊名毋欺朝廷孱弱我兩家士馬足相當也又致可望書詞嚴義正使者唯唯退議遂寢未幾而有辛卯二月南甯之變

徐勳曰甚矣嚴起恆等之迂而愚也是時明之國勢十去其九可望何所求於明何所畏於明而奉朔歸誠哉祗欲

乞一封號洗去賊名化莠爲良之機間不容髮堵肩錫之
疏審時度勢曉鬯明白諸君子豈未之聞而拘文執法聚
訟紛紛哉其忠可憫其誤國亦良可恨矣明史謂肩錫爲
矯詔者蓋拜表後便宜行之不俟朝命而劉湘客金堡諸
人皆與肩錫爲難不惜詆排之明史亦沿其論而未深求
也然則肩錫不嫌於專乎安危呼吸之間苟利社稷死生
以之春秋所以予祭仲之行權也曰承制者紀實也

壬戌明監國魯王次健跳所

時鄭彩棄監國去隨扈者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尙
書吳鍾繼兵部尙書李向中戶部侍郎孫延齡左副都御
史黃宗羲兵部職方司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右僉

都御史張煌言每日朝於水殿水殿者御舟之稍大者名
河艖卽其頂爲朝房落日狂濤冠裳相對臣主艱難於斯
爲極

明自五月乙亥雨至於是月乙丑大水寒

攷日行在陽秋云
六月乙丑按歷法

六月無
乙丑日

明瞿式耜疏劾已革巡撫魯可藻不守制

初粵東反正可藻希冒功躡進列銜自署兩廣式耜劾其
違制奉旨革職可藻戀仕不解聞母喪猶墨縵從事式耜
再疏糾之

明遣內侍齎敕獎南雄守將閔可義誅副將楊大甫

副將楊大甫與李元胤不協燒營東下可義斷指自誓軍

心始固大甫至行在元膺稱詔斬之

明焦璉趙印選遣兵圍永州

我

大清兵復取永甯州改曰行在陽秋誤作永州明胡一青退守榕江督師瞿

式耜檄一青進屯全州

明命廷臣集議兵餉於慈甯宮

時宮禁湫隘如御不備每日宮膳限二十四金賞賚亦取

足焉王復不能節省有報捷謝恩者輒左顧曰賞銀十兩

故司禮吳國泰夏國祥以值日為苦御營護駕百人改曰御營

兵十營每營正總兵一副總兵二人參將四人官頭二人

官頭以下小卒纔一人耳一營止十人十營止百人為每

日王視朝擁護儀衛之需則麗天壽捐貲養之瞿式耜檄胡一青出全

州民力窮竭誅割無術王爲之廢食召廷臣議於慈甯宮

發餉萬兩

明晉封朱成功廣平公

壬午我

大清兵圍健跳所明魯蕩湖伯阮進救卻之

明監國魯王封王朝先爲平西伯

朝先翁洲人

攷曰或云朝先故土司以調征塞上人內地

驍勇善戰初從張國

柱王鳴謙入海黃斌卿招之朝先以二艦渡橫水洋斌卿

標將朱玖陸偉以假迎劫之朝先跳水免妻子死焉旣見

斌卿留之部下而不以事任鬱鬱不得志張名振解衣衣

之贈千金朝先心歸焉請於斌卿劄奉化之鹿頭鎮有衆

數千名振與阮進招之來歸封平西伯

明監國魯王封徐仁爵定南伯

仁爵魏國公徐宏基之從子也從監國於台州江上師潰從入海以扈從功封定南伯後從張名振攻崇明戰敗歿於海

八月明焦璉部將劉起蛟敗績於興安

初瞿式耜聞

王師漸逼檄趙印選出全州楊國棟焦璉分兵堵開州璉臥病陽朔其部將劉起蛟以全營疾趨興安深入重地敗績璉按軍法斬之式耜疏言起蛟貪功致敗法所不容然今兵驕將悍獨冒身先士卒一往不顧其忠義有足嘉者請以

其子襲職許之

明李乾德殺華陽伯楊展

袁韜武大定久駐重慶士卒饑乾德遣人說展與合兵因其餉展大喜誓爲兄弟徙韜屯犍爲大定屯青神而所求顧不甚遂又頻與李占春通問以銀萬兩米萬石餽之韜與大定愈不悅乾德亦怨展之遇已簡畧也詭稱介壽置宴卽席上取展首襲嘉定展子璟新以三百騎突圍走其妻陳氏指韜與大定罵曰爾窮來依我我先人處以縣邑資以多財何負於爾而圖之真喪心犬彘也遂被殺

攷曰州之

生員帥正邦母馮氏有姿袁武強迫入贅馮氏舉簪自刺死附志之

展以武進士起家智勇

冠諸將川東西之起兵者倚爲長城旣死人心解體占春

率兵爲展報仇不勝而歸曹勛與展刎頸交亦默然而阻
樊一薊投書責乾德曰嘉陵峨眉間二三遺民不與獻忠
之難者楊將軍力也背施忘好而取人杯酒之間天下其
謂我何乾德笑以爲救時大計詎豎儒所知然蜀紳士無
不切齒乾德者孫可望之再入蜀也亦訟楊展寃自是蜀
事大壞矣

徐璠曰特書何罪乾德也袁崇煥殺毛文龍而皮島亡孫
傳庭殺賀人龍而潼關陷長城自壞覆轍相尋可爲太息
痛恨哉夫宋文帝明君也而失之道濟張魏公良相也而
失之曲端吾於乾德奚責焉

九月丁酉明魯定西侯張名振蕩湖伯阮進平西伯王朝九

谷兵討黃斌卿誅之

翻城之獄斌卿泊舟桃花渡事敗甚悔其一出刻意爲保聚計限民年十五以上充鄉兵男子死妻不得守制田產入官年六十無子者收其田產別給口食又盡籍內地大戶田之在舟山者爲官田妄冀如土司法爲不侵不叛之島夷而已故不甯與海上義師相犄角名振朝先旣以失歡去而妻孥在舟山未敢爲難也阮進在健跳軍飢恃其有保全舟山功以百艘告糴於斌卿不之應進亦怨之有黃大振者劫獲番船數萬全以餽斌卿不饜大振無以應逃入朝先營危言動之朝先遂與名振進議曰海上諸島惟滄洲稍大而斌卿負固不若共誅之則監國可駐軍名

振泣阻之不得遂傳檄進討斌卿遣將陸瑋朱玖禦之戰
輒敗求救於安昌王恭棨大學士張肯堂上章待罪請迎
監國以自贖名振將許之而瑋與玖背約出洋進疑斌卿
逃縱兵大擊斫傷斌卿沈之水中

明瞿式耜誅亂將曾海虎

監軍御史毛壽敦者公安人御史毛羽健之子瞿式耜薦
其有謀畧耐勞苦給敕印令監襄國公王進才鄂國公馬
進忠軍務路經柳慶爲陳邦傅部將曾海虎所劫並印信
誥敕一空式耜檄提海虎置之法遠近稱快

我

大清兵克平陸山寨明右僉都御史甯夏巡撫李虞夔及其子

宏皆死之

是時姜瓖已伏誅萬練劉遷王永強先後敗死

王師至平陸山寨不守宏投崖死虞夔奔陝西匿於其壻王某家尋被獲死

冬十月我

大清兵攻道州明永國公曹志建禦卻之

時定南王孔有德至衡州而別將馬蛟麟先期攻道州志建與戰而敗出白金二十萬置營中令曰斬一級者賞金一錠軍士爭先赴敵

王師大敗蛟麟卻走

己丑明馬進忠復取武岡尋取寶慶靖州

明羅成耀之師次於韶州

王師破梅嶺贛州守將高進庫爲嚮道焚枯樹屯兵中寨肇慶

大振命成耀戍南雄以禦敵成耀不敢進次於韶州

明何吾騶王化澄罷

初吾騶之降於廣州也修粵東志爲人所嗤而李元膺嘗
執禮門下故力薦爲首輔行人司方祚亨太僕寺丞張尙
都察院經歷林有聲伏闕爭之皆奪職已吾騶與司禮監
夏國祥交通爲金堡所劾吾騶始不自安引疾去化澄與
王坤馬吉翔比質緣入閣王之將赴肇慶也命化澄留南
甯扈三宮賜手敕便宜行事化澄因賣官鬻爵有土司納
銀數百兩改宣慰司諸夷譁然王頗聞之旣入直屢被堡

參駁而恬然不以爲意一日經筵傳班堡面叱之化澄憤
怒碎冠服立辭去二人旣相繼去位惟起恆獨相然亦不
能有所匡正時舉朝醉夢有假爲吳三桂反正疏及南京
反正書者謂四方好音日至長洲伯王畧后父也新蕃歌
童臣工無夕不飲其家又以考選考貢事賄賂公行尙書
吳燝通政司毛毓祥知事必敗燝掛冠朝門去毓祥雜年
家眷弟名帖入奏章中自陳愚憊去

明始命閣臣擬旨於文華殿

丁時魁等旣連逐柄臣益橫肆往往未拜疏先入內閣指
揮票擬稍拂意則相仇劉湘客尤工窺矚閣臣患之請於
殿旁建文華殿王出御輔臣侍坐擬旨於是覬覦之風少

止

明封皮熊為匡國公鎮守貴州王祥為忠國公鎮守雲南

可望入滇棄貴州不守熊以軍入之報稱恢復祥於督師

王應熊之死也據遵義各疏行在言今之人滇者為獻賊

餘孽名雖向正事豈格心朝廷毋為所愚故有是命然兩

帥接壤時相構釁亦不能有所効力焉

乙巳明監國魯王駐舟山

攷曰紀畧誤作己巳按
歷法是月無己巳日

明魯大學士沈宸荃以疾乞罷

南都之亡也宸荃舉兵邑中監國擢為僉都御史從至閩

進工部尚書與劉沂春並進東閣大學士既入舟山以張

肯堂耆德宿望讓為首揆自以疾請休舟山破從監國泛

海抵中左所當宸荃從亡時其父家居當事者每齟齬之
父亦強直莫能加害宸荃思其親輒吟詩痛哭聞者悲之
明監國魯王以前吏部尙書張肯堂爲東閣大學士

肯堂之屯鷹門也聞隆武帝親戎出延平且幸贛州方引
領望消息未幾而聞汀州之變痛哭誓不欲生會周鶴芝
軍至勸之以爲封疆之臣封疆失則死之今公奉使北伐
非封疆也不如振旅以爲後圖肯堂因入其軍旣與鶴芝
破海口諸城而

王師勢盛鶴芝不能抗乃由閩入浙爲阮進部將周洪益所劫
跟當入舟山黃斌卿致隆禮於肯堂而凡所進言皆弗納
肯堂鬱鬱不得志作寓生居記以見志貽書都御史黃宗

義曰銅槃之役僕惡敢後顧飄梗隨流安假黃鵠之一羽
哉未幾張名振奉魯監國至力勸斌卿奉迎不聽諸軍興
問罪師斌卿戰屢敗求肯堂爲救爲之上章待罪名振等
不可監國入舟山拜東閣大學士遂虛所居邸以爲王宮
名振之殺王朝先也力解之而不能得國事盡歸名振肯
堂不得有所豫終日咄咄至憤恨不食然老成持正中外
倚之

徐鼎曰自粵匪竊踞金陵瓜州吾邑彈丸之地四面賊境
鼎家無一椽僦屋聚處有類寄居俯仰隨人斧柯莫假讀
鯤淵先生之寓生居記慨身世之飄梗企前修之後塵附
錄之以當河上之歌焉記曰張子以視師之役航海就黃

侯虎癡於翁洲館余參戎之署中有舊池臺焉張子葺治之踰兩春秋稍成緒忽自咎曰余何人也茲何時也不養運臂之神而反躬灌園之事余其有狂疾哉偶讀本草寓生之木一名續斷則又憮然嘆曰有是哉是木之類余也夫是木之植本也不土而滋有似於丈夫之志四方其埶物也匪膠而固有似於君子之交有是哉是木之類余也雖然是木之自託其生也甚微而利天下之生也甚溥余安能比於斯木哉余也生世寘諧而姓名時爲人指以故不能爲有用之用如榿柎栝柏之大顯於時而又不能爲無用之用如臃腫拳曲之詭覆其短以至戴鼈三傾擎曦再旻疆孤撐而羣撼之蝥先登而下射之浸假而朝亡之

上荆棘生焉余因爲溝斷浸假而棄置之餘風波作焉余因爲梗飄浸假而師旅之命湯火蹈焉余因爲槎泛斯時身萍世絮命葉愁山直委此七尺以幾幸於死之得所而吾事畢矣甯計海上有鳥島中有廬廬旁有園又有地主如黃侯舍蓋公堂下孺子榻乎夫既適然遇之則亦適然遇之而已聞之三宿桑下竺乾氏所訶而郭林宗逆旅一宿無間焚埽予嘗校其意趣以爲竺先生似伯夷蓋視天下無寓非累而是處欲祛之者也郭先生似柳下惠蓋視天下無寓非適而是處欲安之者也今余將空無生之累以就有道之安則文山之牽舟住岸其視易京郿塢將孰險孰夷邪彼共榮悴於同臭之根而保貞萎於特生之幹

亦若是則已矣若夫死不徒死必有補於綱常生不徒生必有裨於名教如茲木之佐俞扁而起膏肓則余方以此自期世亦以此相責非茲言所能概也然而感慨係之矣

明監國魯王晉兵部侍郎李向中爲尙書

向中與勳武伯章義守沙埕

王師攻福安向中兵少不能援城破振威伯涂覺以所部突圍走沙埕向中乃合二將之師護監國入浙次於三盤從張名振取健跳所晉尙書兼都察院事時風帆浪楫從亡諸臣多憔悴無顏色而向中丰采如故

明監國魯王以吏部侍郎朱永祐爲工部尙書仍兼吏部事

永祐字爰啓號聞元上海人崇禎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

調文選司罷歸乙酉預於松江夏陳之師事敗航海隆武帝進郎中改戶兵二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寺卿張肯堂薦爲北征監軍詔監平彝侯周鶴芝營屯於鷺門鄭芝龍之降也棄福州入東石東石與鷺門近永祐偕鶴芝流涕諫不聽乃謀遣客刺之常熟趙牧者勇士也常謁幕下密召之語曰足下往見芝龍詭稱欲降北自効彼必相親乘隙擊殺之以成千古名牧欣然去累謁不得通而芝龍已匆匆行於是永祐以鶴芝軍移劄海壇明年復海口鎮東二城以牧與林籥舞守之四月

王

師攻海口牧出戰累勝旋以衆寡不敵城破牧與籥舞皆死之監國再出師加刑部侍郎監軍如故尋與肯堂及都御

史徐孚遠航海至舟山依黃斌卿轉吏部侍郎斌卿誅晉
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事永祐初不以學問名在舟山輒與
吳鍾巒講顧氏東林之學或笑其迂答曰然則厓山陸丞
相亦非邪時諸鎮各以私意相仇殺文臣左右之多致禍
永祐回翔其間能得所驩以自保焉

明監國魯王以孫延齡爲戶部尚書

攷曰此與孔有德之婿
從吳逆者另是一人

明監國魯王召僉都御史張煌言入衛加兵部右侍郎

攷曰
紀畧

作左
侍郎

張名振之初奉監國入閩也鄭成功不奉命煌言勸名振
還石浦與黃斌卿相犄角吳勝兆求援海上斌卿不樂從
煌言與侍郎沈廷揚御史馮京第說名振以所部應之至

月
崇明颶風作廷揚死煌言名振皆被執有百夫長者導之
走間道入海時錢肅樂已奉監國出師於閩浙東山寨羣
起煌言以所部剗上虞之平岡與大蘭王翊東山李長祥
相應屢畝勸稅相安無擾已復從居健跳監國召之入衛
加兵部右侍郎

明河南道御史王翊朝監國魯王於舟山擢右僉都御史

監國之次健跳所也翊發使奔問附貢方物張名振以表
貢不由已達頗忮之以監國命授翊河南道御史王江戶
部主事副都御史黃宗羲上言諸營文則稱侍郎都御史
武則稱將軍都督惟翊不自張大而兵又最強品級懸殊
非所以獎翊且無以臨諸營也會翊來朝授右僉都御史

時我

大清招撫使嚴我公徧歷兩浙諸寨走降相繼我公因渡海發使入四明山部下左都督黃中道謂翊曰田橫不烹鄒生於說降之時而款之其志屈矣及其後而烹之不已晚乎翊曰善使至醢之我公懼遁去明年三月監國晉翊兵部右侍郎

明右僉都御史李長祥朝監國魯王於舟山擢兵部左侍郎長祥字研齋達州人崇禎癸未進士選庶吉士南都改監察御史巡浙鹽南都亡起兵浙東監國加右僉都御史督師西行而七條沙之師又潰監國航海長祥以餘衆結寨上虞之東山己亥秋翻城之獄

王師急攻東山前軍章有功故會稽農家子驍銳敢戰所將五百人具兼人勇戰累勝

王師以全力壓之不支被禽拉脅決齒大罵死中軍汪彙與百夫長十二人將以次日縛長祥入獻晨起十二人忽自相語柰何殺忠臣折矢扣刃偕誓而逃汪彙追之不及浙東沿村落奉檄得長祥者受上賞長祥匿丐人舟中入紹興居數日事益急復遁至奉化依平西伯王朝先朝先亦四川人與長祥訂婚姻得其資糧屨屨之助復合衆於夏蓋山一日泊舟山下有孽龍挾雷電將上天濤湧蕩舟士卒皆無人色長祥令發巨礮擊之雷電怒水起立而長祥神色自如俄而晴霽是時入朝舟山晉兵部左侍郎請合朝

先之衆聯絡沿海以爲舟山衛張名振之殺朝先也長祥
僅以身免

明兵科給事中徐孚遠朝監國魯王於舟山擢左僉都御史
孚遠字聞公華亭人崇禎壬午舉於鄉與夏允彝陳子龍
何剛皆有聲幾社中寇禍旣熾陰求健兒俠客南都亡贊
夏允彝起兵隆武帝授福州推官已而以張肯堂薦進兵
科給事中閩事敗航海入浙而浙東亦潰遇錢肅樂於永
嘉慟哭偕行監國再出師孚遠周旋諸義旅間欲協和其
事而鄭彩周瑞之徒咸悍勿聽因勸肅樂早去肅樂以諸
軍方下福甯圍長樂冀事有成不納孚遠乃返浙東入蛟
關結寨於定海之柴樓時甯紹台諸山寨相望俱爲舟山

接應而柴樓尤與之近以勸輸充貢賦海濱避地之士多歸之入朝遷左僉都御史

十一月丙辰朔我

大清兵克延平之將軍寨明德化王慈燁死之

攷曰德化王乃吉藩宗支按世

表常波以萬曆二十四年封後嗣無攷慈燁其裔孫襲封者歟

時福建盡失惟延漳汀三府界連江右而延平所屬又在

萬山中

王師退慈燁乃踞將軍寨連破大田龍溪順昌將樂寨破慈燁

死之其兵部尙書羅南生等皆降

明監國魯王遣使乞師於日本國

日本三十六島每島各有王統之國主居東京擁虛位權

則大將軍掌之其三十六國王則如諸侯之職撒斯瑪王者於諸島爲最強大將軍昵焉周鶴芝微時往來日本與撒斯瑪王結爲父子乙酉冬鶴芝以水軍都督駐舟山遣人至撒斯瑪謁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以齊之存衛秦之存楚故事望之將軍撒斯瑪王慨然許之約明年四月發兵三萬戰艦軍資器械自取諸其國自長琦島至東京三千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修輯以待中國使臣之至鶴芝大喜益備珠璣玩好之物以悅之參謀林籥舞爲使期以四月十一日東行而黃斌卿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云此吳三桂之續也鶴芝怒而入聞御史馮京第謂斌卿曰北都之變並東南而失之者是則借兵之害也今我無地

可失比之前者爲不倫矣斌卿於是使其弟孝卿偕京第
往至長琦島初日本倭佛有西洋人爲天主教者入日本
排釋氏且作亂於其國日本勒兵盡誅西洋人驅其船於
島口之陳家湖焚之置銅板通衢刻天主像以踐踏之囊
橐有西洋物搜得殺無赦是時西洋人復仇大船載礮來
日本請解始退退一日而京第至故戒嚴不聽其登岸京
第於舟中拜哭不已會東京遣官行部如中國之巡方御
史者禿頂坐藍輿京第因致血書撒斯瑪王聞長琦王之
拒中國也曰中國喪亂我不遑恤而令其使臣哭於我國
我之耻也與大將軍議發各島罪人致洪武錢數十萬孝
卿假商船留長琦長琦多官妓皆居大宅無壁落界以綾

幔月夜懸各色琉璃燈諸妓賽琵琶孝順
師來者日本益輕之無復出師意矣是在
日本來爲盪湖伯阮進述請兵不允之故
以動之誠得普陀山慈聖李太后所賜薛
發矣進與張名振上疏監國以澄波將軍
陀長琦王初聞以梵篋乞師大喜已知仇
大駭蓋湛微嘗師事長琦島之南京寺什
不若師乃之賸泉島妄自尊大自署金鉉
東京大將軍疑爲西洋人之習天主教主
江西僧第逐之過海湛微欲以此舉自結
美知爲奸僧所賣也遂載經而返論者謂

其人多好詩書法帖名畫玩器故老不見兵革之事本國且忘備豈能渡海爲人復仇乎卽無西洋之事亦無濟也
攷曰行朝錄云日本不鼓鑄故用中國古錢

徐鼎曰聞之黃宗義曰宋之亡也張世傑嘗遣使海外借兵陳宜中亦身至占城兩國之師同日至而厓山已陷遂不戰而還茲事何與之相類邪忠臣義士窮思極計海水不足較其淺深如周鶴芝馮京第者蓋申包胥之亞歟

辛未明巡撫鄭愛與

天清兵戰於燕子窩敗績死之

孔有德自將擊永州兵而遣他將敗明兵於燕子窩愛歿於陣副將陳勝彭昌高勝談玉等戰於白虎關俱被獲死

攷曰鄭愛亦
作鄭恩愛

辛巳明督師大學士堵胤錫卒於潯州

時五虎用事胤錫每有奏請輒掣肘發憤成疾遺疏畧曰
臣不自量擬再合餘燼少收桑榆不料請兵則一營不發
若曰堵閣臣而有兵則豐其羽翼也索餉則一毫不與若
曰堵閣臣而有餉則資其號召也致臣如窮山獨夫坐視
疆場孔亟而無如何一病不起遂快羣腹臣但恨以萬死
不死之身不能爲皇上畢命疆場而死於枕席是爲恨也
臣死之後乞皇上簡任老成用圖恢復如以李元胤劉湘
容袁彭年金堡丁時魁蒙正發作皇上心腹股肱成敗可
虞臣死不勝遺憾矣於月之二十六日卒贈中極殿大學

士太傅兼太子太師溥國公諡文襄妾葉氏有三月遺孕屬部將常某竟負託孫可望之至粵迎駕也執而數之曰堵制臺何人傭奴敢爲此邪鞭之百遺孕得不死云

臣竊曰胤錫未爲純臣然識時達變之才也論者訾其收召高李擅封可望與東諸侯爲難夫胤錫之仇東諸侯蓋不免徧急浮躁之譏至其收闖獻之餘孽爲國爪牙轉禍爲福具有權衡是時天下歸

大清者十有其九剩水殘山旦夕不保而欲與巨寇爲難多樹敵乎赦沙陀以平黃巢之亂模僞敕而收也頭之師類非迂儒所能識矣

十二月丙申明師敗績於永州

永州三面距河王永祚張明剛以陸師臨其一面我守將李東斗堅守五月不下孔有德乘明師不備銜枚遶河疾走破其老營明兵自相擾亂逃竄山谷永州人惡滇兵之擄掠也縛而獻諸我惟張明剛所部獲全瞿式耜聞之頓足曰我蓄銳兩年一朝崩潰豈天果不祚明邪

明張同敬徵武陵侯楊國棟駐全州

同敬聞永州之敗馳赴全州檄國棟駐全策應

王師乃解去

戊申明開科取士

時史官乏員誥勅多出中書王欲歸其職於翰林閣臣嚴起恆黃士俊奏請考選留守瞿式耜疏薦部屬之堪備官

職者而王意特重科名於是禮臣黃奇遇請倣唐宋開科
取士王命廷臣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卿貳等自舉其屬彙
送吏部勅尙書晏清會同禮詹翰諸臣嚴加考核取及格
者若而人其乙榜知名未仕者亦與焉是日王臨軒親試
經藝三道論一道詩一首外廷密奏閱卷諸臣通關節王
卽遣出獨留輔臣宿文華殿宮中賜臥具內小豎司飲饌
拆卷日鴻臚傳各官侍班詔科道面舉情弊以示至公且
曰朕卽位來始有是舉毋於用後爾等又多言也拆後御
筆填寫六卷遽命已輔臣再三請更允兩卷合得八人曰
劉蒞錢秉鐙楊在李來吳龍楨姚子壯涂宏猷楊致和改
庶吉士輔臣以諸臣有資俸深者引先朝推知考選例請

授編檢王曰此朕特典與考選不同擇日送館教習推禮
詹翰大臣有品行者爲館師時黃奇遇郭之奇俱以詹事
兼禮部侍郎而不相能心爭久之黃士俊請並推候王自
黜定乃已

明魯可藻疏請召錄遺賢

時楊廷樞已死贈侍讀召張自烈爲簡討沈壽民劉城爲
給事中杜如蘭金光彜爲禮兵二部郎張之陞金光閔爲
行人攷曰按嶺表紀年載己丑冬尙書魯可藻請召錄諸
賢云云時可藻被劾未爲尙書也當是庚寅冬事志
之俟

明潮州守將郝尙久降於我

天清

明封李建捷為安肅伯

建捷北直真定人亦李成棟養子也自信豐歸協守廣州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十六

鎮甯宋左夫光伯
泰順林太冲 鷄
福州謝定甫宗善
同里受業杜達利
參校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十七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爾讓

庚寅我

天

清順治七年春正月

明永歷四年
魯監國五年

乙卯朔明桂王在肇慶府

明監國魯王在舟山

明賜李元胤爵南陽伯元胤固辭不許

王以成棟死難晉元胤車騎將軍封南陽伯元胤力辭不

許乃勉受車騎將軍印而章疏多不改元銜

攷曰陽秋云
賜元胤復姓

為孫而諸書云元胤本姓賈河南人因作假山圖或附會
為之又紀畧載封南陽伯為戊子十二月朔是時成棟未

死亦不應有是
封今從陽秋

丁巳我

大清兵克南雄明守將武陟伯罔可義死之

攷曰或言可義病卒羅成耀

棄韶州走尋伏誅

王師以除夕過梅嶺可義力戰死城陷成耀在韶州聞警潛逃至廣州會閣臣何吾驪輩餉赴肇慶中途爲成耀所劫王密敕李元胤討之元胤數以失守封疆縱軍擄掠之罪卽席上斬之

辛酉明桂王出奔南陽伯李元胤留守肇慶

初五日己未聞庾關不守召羣臣問備禦之策且議移蹕西幸羣臣言車駕不宜輕動給事中金堡彭侗爭之尤力初李成棟疏言廠衛不得干機務馬吉翔深憾之久與元

胤共事未敢發也急欲王西幸嗾夏國祥趣王登舟元胤
奏曰百官皆去將委空城以待敵邪上自西來今日仍歸
西元胤留之恐宵人謂臣有異志一朝不戒生劫入舟曰
堵胤錫前移書瞿式耜稱奉王密敕有東人握君於掌一
朝不戒生劫入舟朕不復有東土之望云云故元胤云然
至今思之猶背負芒刺但廣東一塊土臣父成棟立功於
此殞命於此皇上若猶顧念東土臣願留督肇慶與江甯
伯杜永和互相堵禦以壯聲援此元胤之職也王手詔元
胤留守督理各營軍務時上下崩潰尙書晏清吏科丁時
魁擁厚貲者悉被劫掠瞿式耜疏曰粵東水多於山良騎
不能野合自成棟反正始有甯宇賦財繁盛十倍粵西且
肇慶去韶千里材官兵士南北相雜內可自強外可備敵

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亦可待勤王兵四至傳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以天下之大止存一隅退寸失寸退尺失尺今乃朝聞警而夕登舟將退至何地邪疏再上而王已移德慶抵梧州境矣安定伯馬寶亦拔自流賊中者領兵扈駕軍容甚肅士大夫多賢之寶陝西人

徐鼎曰書元胤留守何嘉之也議者以其為成棟養子而輕之吾謂勲戚公卿棄故君如脫屣元胤忠於所事臨危不渝人臣之義蓋無闕焉

戊辰我

大清兵復取韶州明總兵吳六奇降

攷曰海甯查孝廉伊璜識吳六奇於未遇後從王

師征粵官至提督厚報伊璜王士禎文集鈕琇觴賸蒲松齡柳塘志與蔣廷樞忠雅堂文集皆記其事

征粵之師途中被執獻策從戎積功至節鉞按諸君皆據傳聞言之其實六奇在明時為五虎亂潮之一踞大埔饒平程鄉永厯帝授為南澳總兵順治七年平南王尚可喜等自南雄下韶州六奇與碣石鎮蘇利迎降臺灣外紀行在陽秋言之厯厯安得謂乞巧迎降乎貳臣傳謂六奇豐順人少時乞食各郡習山川險夷至是以總兵降請嚮導大軍招徠旁邑自効蓋乞巧乃少時事查吳相遇實在明世旋附義旅為桂王馳驅後人諱之而托言驟貴於興朝非實錄也附辨此於

明兩廣總督杜永和自海口復入廣州

王師破梅嶺永和倉卒登舟出虎門元胤移檄責之乃復入城

固守

庚辰明黃士俊罷召朱天麟入閣

王之出奔也士俊坐閣中不去王念其老令回籍召天麟入直天麟疏言年來百爾構爭盡壞實事昔宋高宗航海

猶有退步今則何地可退陛下當奮然自將使文武諸臣盡擐甲胄臣亦抽峒丁擇士豪募水手經畧嶺北湖南爲六軍倡若徒責票擬以爲主持政本試問今之政本安在乎王不能從但趣令人直而已廣州之再破也士俊與何吾驕揚邦翰李貞吳以連俱薙髮降廣州人爲詩嘲之曰君王若問臣年紀爲道今年方薙頭蓋士俊投降時年八十二也

明監國魯王命李錫祚李錫貢佐阮進守螺頭門

錫祚錫貢岐陽王文忠之裔孫也以勇力聞航海來朝故有是命

明朱成功取潮陽

知縣常望鳳降令洪旭督徵糧餉和平寨不服遣右先鎮楊才攻破之屠戮無遺不數日才暴病死成功以林勇代領其衆

二月甲申朔明桂王駐梧州

王於是三至梧州矣百官請修行臺王難之乃以舟爲宮殿

明命陳邦傅高必正救廣州

廣州固守不下李元胤計誅叛將羅守誠人心益堅

丁亥明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翰林院侍讀劉湘客以罪下獄尋遣戍

時李元胤留守肇慶王命陳邦傅統兵入衛五虎失勢於

是吳貞毓郭之奇萬翔程源輩咸脩舊怨與給事中張孝起李用楫李日燁朱士鯤御史朱統鑰王命來陳光胤彭全等疏論袁彭年等五人把持朝政罔上行私朋黨誤國十大罪王以彭年反正有功特免議餘下錦衣獄大學士嚴起恆請對水殿不得入率諸戶長跪沙際程源立御舟側揚言曰金堡即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袍何在二語當

萬死聲達慈甯舟中蓋堡駁御史呂爾璵疏中語也

攷曰呂爾

璵馬吉翔門下士冒入台班金堡駁其疏云云

都督張鳳鳴

攷曰一作鳴岡

受密旨欲因

是殺堡於古廟中陳刑具用厥衛故事嚴鞫之堡大呼二祖列宗餘皆叩頭哀祈招贖數十萬獄成堡時魁並謫戍湘客正發贖配追贓瞿式耜再疏爭之謂中興之初宜保

元氣勿濫刑

祖而行之王

公也不可以

罪各有本未

不聽

戊戌我

天清兵復取武岡

進忠退保靖州

己酉我

天清兵攻明廣州

總兵吳文獻

卜典紀年

王師不敢逼張月李建捷出城戰屢有斬獲捷書往來行在以是少安

明惠州總兵黃應杰分巡道李士璉知府林宗京執趙王由棧及郡王十三人以叛降於我

大清

工璉吉安人田仰之中軍也與潮州郝尙久投誠於我

大清輸情款督郡餉導

王師入關執趙王由棧及郡王十三人以獻凡江右宗室之寓惠州者盡殺之沒其家

王師遂長驅而進

放曰按世表趙穆王世子由松未襲薨無子以壽光王由桂之子慈懌爲嗣萬曆四十五

年襲封後無攷由棧其由松由桂之異母弟歟

明新興侯焦璉帥師入衛

璉以討劫盜劉成玉帥師東下遂赴梧州初劉成玉者平樂隸也爲永國公曹志建權稅官與撫軍魯可藻之旗鼓趙玉相狼狽可藻丁艱居舟中成玉利其貲掠之璉怒討成玉成玉奔志建軍兩軍幾鬪瞿元錫謂志建曰方今天子蒙塵強敵四逼惟藉羣公固廉藺之交繼桓文之業乃忘大仇而修細隙天下後世其謂之何哉志建悟杖殺成玉事始解然主將釁雖釋而衆軍士益如水火

王師之襲平樂也將士疑爲志建兵殊無鬪志以致於敗
我

天清兵克甯都明監察御史徐伯昌兵部員外郎彭鋌死之

金聲桓敗歿

王師徇江西郡縣自揭重熙傅鼎銓余應桂曹大鎬張自盛諸義師抗拒外嬰城不下者則甯都爲著徐伯昌字子期新城人崇禎庚午舉於鄉隆武帝授兵部主事遷監察御史奉命督江西義旅自新城廣昌抵甯都

王師圍之經年不拔城破自經大書於壁曰讀聖賢書但知守經死不知達權生時庚寅二月十日也先春奉父命挈妻匿山中復返入之同及於難彭錕字劍伯甯都諸生嘗從楊廷麟治兵授兵部員外郎廷麟敗以幼子爲屬錕厚撫之及甯都被圍置酒訣親故曰此城必破我義不辱且我與楊公事久當死所以不死以楊氏孤也今孤少長我死

必無慮忠臣後者素衣冠燒燭於庭呼妻李氏冠帔出北面再拜引繩就東西偏各自經死

明總督鳳陽義軍兵部尙書王燝與

天清兵戰敗被執不屈死之

燝奉命總督義軍帥衆連戰潛山太湖間兵敗俘至江甯不屈死於是皖省義師畧盡矣

三月己未卯刻日赤如血

我

天清兵克永州之龍虎關明總兵向明高姚得仁戰死曹志建奔灌陽推官唐誼被執不屈死之

誼字正之武陵人父紹堯忤魏忠賢下獄誼年十四負鑽

請代人稱其孝考授推官隨父任汝南陝西勦寇有功父
臨終命誼及其弟誠毀家勤王誠字存之崇禎癸未進士
官少詹事助瞿式耜守桂林進文淵閣大學士督五省義
師與何騰蛟相犄角湘潭破奔肇慶誼留楚奉母保龍虎
關與粵中相應我鎮帥馬蛟麟襲之全家被執脅誼作書
招誠誼大罵見殺蛟麟乃執其母入粵誠號泣上印綬自
囚贖母蛟麟禮而釋之或薦之於

朝誠作詩謝之曰無如世相韓此義不忍絕遂隱秦人山以終

次弟訪字周之以桂林籍中崇禎壬午鄉試第一式耜薦
授翰林院庶吉士掌制誥亦奉命入楚聯絡各鎮知不可
爲乃痛哭祝髮稱食苦和尙

破日本沉
湘耆舊集

夏四月明考選朝官

詔行考選而與選者多不協人望朱士焜補吏科給事中
董雲驥補御史潘駿觀補職方主事雲驥謝恩時伏地不
能起殞於御舟駿觀無朝冠以便服行禮奪職

我

天清兵入柳州明巡撫黃順祖總兵林國瑞戰死

明嚴起恆罷召王化澄入閣

吳貞毓等十四人之合疏糾五虎也將寘之死以起恆數
爲丁時魁金堡所指摘意必乘機下石而起恆願力救之
因大惡起恆合詞請召王化澄入閣給事中雷得復劾起
恆二十餘罪比之嚴嵩王不悅奪得復官起恆力求罷斥

王挽留至再不得放舟竟去

明朱成功攻揭陽之新埠寨降之

成功以施郎爲左先鋒鎮弟顯貴爲右先鋒鎮黃廷爲援
勦右鎮王秀奇戎旗鎮甘輝親丁鎮是月復至揭陽攻新
埠寨寨長乞輸餉許之尋詔安人萬禮有衆數千因施郎

以降

攷曰萬禮卽
張禮辨見後

五月明鄭國公高必正興平侯黨守素南陽伯李元胤朝於
梧州詔嚴起恆入閣

時興國公李赤心已死兵權歸必正守素二人以兵五千
入衛於五月十三日抵梧朝臣郊迎四十里牛酒犒師必
正大悅貞毓欲藉以傾起恆爲言朝事壞於五虎王之者

嚴起恆公入見請除君側奸數語卽決矣庶吉士錢秉鑑起恆門生也時在坐笑謂必正曰五虎攻嚴公嚴公翻力救五虎此長者柰何以爲奸必正大悟次日對水殿言起恆虛公可任金堡等處分過當請手敕追還起恆入閣越二日元胤自肇慶來慈甯王太后垂簾王東向召三帥同對元胤伏地請死曰金堡等非臣私人有罪不處分於端州必俟到此地是以臣與堡等爲黨也向以封疆事急不敢請罪今事稍定請正臣罪王慰勉再三曰卿大忠大孝朕不疑卿元胤曰皇上旣不疑臣何爲以處四臣之故賜臣敕書令臣安心辦事乎太后遽曰卿莫認堡等爲好人卿如此忠義他卻謗卿謀反元胤曰謗臣謀反有本乎面

奏乎抑傳言乎王不能答必正曰皇上重處堡等是也但處堡等之人不如堡等處堡等之後亦無勝於堡等之事太后曰只滇封一事豈非金堡誤國諸臣乃不敢對已復面質王化澄徇私置黨化澄窘甚申訴不能成語王爲解之

明改戍金堡於清浪衛

王召對廷臣忽曰金堡畢竟是君子是小人再問無對者明日錢秉鐙疏言臣昨侍班次惡堡者皆在列而皇上再問無對者則天良難滅堡之不爲小人可知堡受刑最重左腿已折相隨一僕復墮水死今遠戍金齒以子然殘廢之身躑躅於荒郊絕域之外去必不到到亦必死雖名生

之資務之也。量以近邊乃改清源衛高必正賻堡百金
爲藥資不受馬寶自德慶來親爲洗創堡竟不死爲僧二
十餘年而終

徐鼎曰堡蹇蹇自命循資格拘小數僨事有餘救時無濟
仁傑昌宗云云出語不倫尤失人臣之禮孔子曰好信不
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其堡之謂歟

明詔中書科非軍國大事本章不許封進

科臣張孝起李用楫與御史廖永亨互訐太后語王傳諭
中書科科道本章不許封進王曰是絕言路也軍國大事
許非時進其餘不許擅封

明陳邦傳襲高必正營必正西走

必正朝回邦傳噴其不附已潛遣兵襲其老營必正請援於桂林瞿式耜命演營總兵劉崇貴駐柳慶遙爲聲援王聞之敕邦傳諭以和好

明馬寶襲清遠以救廣州不克

時清遠參將酈文龍東莞總兵張道瀛參將張善南雄副將覃養志等俱降

明以兵部左侍郎萬翱掌部事起復魯可藻爲兵部侍郎明晉封焦璉宣國公胡一青衛國公曹志建保國公

萬翱久爲五虎所抑可藻亦以瞿式耜疏劾失職五虎敗翱掌中樞可藻以附吳貞毓升樞貳思結援於諸勳因有是命時諸帥喪師失地朝廷不能問惟寬假之而已

明封廣州總督杜永和等爲侯

廣州東南二面距珠江惟西城爲山麓永和樹木城疊石守之濬三濠通海潮泥淖不能攻

王師長圍困之暑雨蒸溽弓弦解膠幾欲退師而高必正兵已西走陳邦傅馬寶戰敗李元胤駐兵三水觀望不敢前圍愈急萬勦魯可藻一籌莫展惟請晉封諸將以慰勞之六月明文安之朝於梧州命入閣辦事

時嚴起恆爲首輔王化澄朱天麟次之安之至起恆讓爲首輔

明朱成功討蘇利於碣石衛不克旋師圍潮州

蘇利饒平人流落海豐爲盜嘗與碣石衛民構釁民乞援

於同安之號大目公蘇秦者秦擊利敗之遂入碣石利依
秦爲裨將戰輒勝秦以其同姓益重之秦偶疾利刺秦自
代明末五虎亂潮之一也懼爲成功所併投誠於我

大清爲左都督而陰持兩端不薙髮成功率舟師討之風逆失
利反師圍潮州陳斌燒斷廣濟橋晝夜攻擊郝尙久死守
不下乞救於漳州總兵王邦俊

我

大清兵復取雲霄詔安進攻盤陀嶺明朱成功部將柯宸樞死
之

王邦俊聞潮州圍急統大隊至長橋守羅山嶺之黃廷洪
政棄城走而宸樞據險拒守

王師不能進，邦俊以騎兵往來誘敵，而令副將王之剛自盤龍小路度嶺游擊張勝，由杜潁過雲霄宸樞，分兵逆戰，斃矢盡，全軍皆沒。宸樞晉江人，隆武帝授以參軍，督軍出關，屢有奇謀，成功聞其死，大痛曰：「吾不恨失浦詔，恨亡宸樞耳。」遂解圍軍於潮陽。

明朱成功部將甘輝擊斬叛將黃亮采

亮采見雲詔之失，與其黨陳拔、五李英等叛，攻行營，輝擊斬之，軍乃定。

秋八月中秋節，明從臣朝賀於水殿。

自春至秋，嚴起恆王化澄，隨駕逍遙河上，民間爲之謠曰：「漢宮秋也，昭陽愁也。」蓋起恆字秋，治化澄字昭陽也。中秋

八月系全
二
節御舟泊梧州之繫龍洲王與三宮置酒簫鼓起恆手書
水殿二字爲扁額濯纓唱和中宵不樂而罷以聞清遠惠
莞敗報也

徐鼐曰特書何吾無譏乎爾傷之也

明朱成功襲殺鄭聯取廈門遂取金門

廈門金門兩島爲鄭彩鄭聯所據芝鵬說成功取之成功
曰取之不得反結爲仇芝莞曰建國遠行惟聯在厦此其
時也施琅曰聯嗜酒無謀藩主以四巨艦揚帆回師寄泊
鼓浪嶼彼見船少必無猜疑餘船假爲商賈分駐旁港登
岸拜謁相機而動此呂蒙賺荊州之計也成功曰吾欲善
取之庶免殺兄之名芝莞曰恐其部卒生心殺之爲是不

見唐太宗之於建成元吉乎成功乃率甘煇施郎洪政杜
煇精兵五百船四隻於中秋夜泊舟鼓浪嶼聯方醉臥萬
石巖巖踞城東數里鑿石成洞聯所造也報至不得通詰
朝酒醒櫛髮出迎成功笑曰師屢敗兄能以一軍相假乎
聯未及答諸執銳者突前挽其舟聯唯唯命成功麾軍
過聯船聯將士讙伏莫敢動邀聯飲於虎坑巖投壺角勝
聯歸途至半山塘伏起刺殺之成功勒兵入城佯搥胸大
哭曰誰殺吾兄令兵守聯與彩宅門飭無令不許擅入斬
其用事者章雲飛於是聯部將陳俸藍衍吳豪等咸歸焉
彩之將楊朝棟王勝楊權蔡新等聞聯死亦率全隊舟師
降舊將藍登亦來歸乃遣洪政持書折矢招彩初彩之出

師也戒聯曰國姓帆船來往宜備之聯曰少年乳臭何足
介意既聞聯死嘆曰所託非人吾之咎也彩旣敗於沙堤
乞援舟山不獲無所歸而政適至因嘆曰吾年老諸子弟
能繼志者大木耳吾願全軍解付令弟斌偕政復命成功
遂兼有兩島威震海上

九月我

大清兵克灌陽明知縣李遇昇死之曹志建奔恭城

先是龍虎關之敗志建兵潰入恭城陽朔聲言將至桂林
焦滇諸營皆洶洶瞿式耜發犒金五千兩命兵科吳其靄
往撫之而

王師亦退駐衡州事少定至是再失利志建奔恭城馬進忠亦

退於瓜里走入武岡山中桂林大震

我

大清兵復取全州明趙印選胡一青王永祚入於桂林

于元燧督兵桂林有女許聘王永祚子矣印選爲其子強委禽焉又與胡一青爭總統大闢一青出守榕江從事獨勞而印選居城內老營擁姬妾自娛諸帥心不平焦璉兵在安樂猝呼之不能至

王師破全州長驅入嚴關諸帥託分餉入桂林榕江遂成空壁故莫有堵禦者

孫可望由雲南東襲貴州明總兵皮熊走清浪衛追執之

可望自稱秦王之後諸軍悉曰行營設護衛曰駕前官自

稱曰孤曰不穀文書下行曰秦王令旨各官上書則曰啓
稱李定國劉文秀曰弟安西李弟撫南劉其下稱之曰國
主皮熊畏其逼也遣官李之華通好請盟可望致書曰貴
爵坐擁貔貅戰則可以摧堅虜守則可以資保障獨是不
肖有司罔知邦本征派日煩民生日蹙黔中乃兵出之途
甯無救災卹鄰之念以爲假道長發之舉若滇若黔總屬
朝廷封疆留守留兵綢繆糧糗惟欲與行在通聲息若祇
以一盟了事爲燕雀處堂之計非不穀所望於君子矣熊
得書益懼避之清浪衛追執之奪其兵旣而釋之

孫可望入貴州執明僉都御史巡撫郭承汾襲平越執威清
道黃應運皆不屈暨總兵姚某劉某等死之

貴州院司道官會請可望之前軍都督白文選入省可望
因下教安定之令所屬文武呈繳濫冒文職之監軍督餉
部卿僉憲武職之總制參遊各銜名概行裁革無敢抗拒
者惟承汾應運總兵姚某劉某等六人詬賊求死可望怒
曰爾願死不與爾良死縛六人於地驅劣馬數十蹶踏之
籍其家陳尸四門以怖不順已者姚劉諸人姓名鄉貫不
可詳惟承汾應運爲最著承汾字懋袞晉江人崇禎癸未
進士由淮安府推官入爲浙江道御史隆武帝命以原官
巡按貴州與定番侯皮熊總兵范爌協力勦撫福京亡粵
中命未下熊爌疏留之晉太僕卿兼僉都巡撫可望之納
款也令李定國會盟於龍里可望入貴州承汾貽書責之

謂牛耳之血未乾北門之師夜至君父可欺天地神明不可味也可望兵劫之遂與應運等先後被執應運字際飛福建歸化人邑令楊鼎甲奇其才拔爲童子試第一隆武二年鼎甲已易名鼎和官雲貴部院朝於福州怪應運久滯經生題爲監紀推官攜之入滇委管貴陽府刑務永曆改元思州苗叛鼎和謂應運曰不遇盤錯何知利刃子努力爲之授應運思州司理兼監軍僉事甫抵任而平越所屬黃平諸苗交叛應運由思州率兵抵黃平苗解圍去承汾時爲巡按以平苗功題應運平越知府加參議銜旣復令攝威清道事以備可望應運置家口於平越而輕騎赴安順值川將王祥兵潰掠食遵義居民詣滇求救撫按議

運官推之草效應運不可望聞應運遠出運李定國與宏
順據之應運歸途聞報徑詣定國說之曰將軍有事於宏
順何不尺一相報乃騷動貴部邪定國曰將出兵從此武
夫本色勿怪也應運曰恨安順陘陋耳若可屯駐車騎何
不啓聞天子請此彈丸爲牧地天子方懸爵賞以網羅英
雄未有不許將軍者應運便當解職以鎖鑰相付矣定國
色益和遽曰正欲與貴道商之應運知其心動又難之曰
宿聞將軍神勇敵萬人又所部精銳一當百乃前此所據
地旋得旋失何邪定國曰兵家得失無恆不足論也應運
曰不然當是名義不正人人得睥睨之耳若藉三百年天
子之名號加以將軍之神威統率罷虎掃蕩不庭而聞風

義從者又絡繹交助天下誰敵將軍者他日分茅胙土傳之奕世中山開平不足比也今將軍舍萬世不朽之功業而不王不霸傳舍州郡非良圖也定國欣然曰貴道言是卽當與平東謀之應運曰平東在滇遠未可期應運當捧盤敦與將軍定約耳定國許之乃歃血誓扶明室無二心可望聞之不善也偵知應運赴平越遣馮變禮襲而執之執送貴陽厲聲詰曰爾以茅土許安西便當以九五尊我何爲不舞蹈乎應運曰平東誤矣平東不嘗貢獻天子求冊封乎同僚耳何拜爲可望曰吾據滇黔帝制有餘於冊封何有應運曰如是則平東叛天子卽亂賊矣王臣豈拜亂賊乎承沔亦笑曰頭可斷膝不可屈也可望怒同下之

貴陽獄可望猶惜應運才使護衛再三諭降應運語益厲
乃同遇害時庚寅九月也定國聞二人死心怨之自是不
受可望節制矣平虜將軍許蓋忠目擊而嘆曰獠犬饑狼
逢人卽噬何分賢愚吾肉喂犬狼何益賂張護衛使說可
望曰大王將建大業四門宜祓除不祥陳尸橫衢非禮也
曷瘞之乃於貴陽南郊之毛家菴側列葬六棺葬畢蓋忠
潛入頂耙苗洞不復出辛丑之春應運子培鼎扶櫬歸辭
蓋忠見蓋忠率卒屯田自食其力猶服舊時衣冠云攷曰參陳

蓼崖紀畧李
世熊寒文集

臣竊曰紀年於明季東南士大夫之殉義者若浙若閩能
詳哉言之外此或佚之不能言言之不能詳蓋黃宗羲毛

奇齡全祖望李世熊之徒皆

國初碩學見聞親切紀述足傳而窮鄉僻壤之文獻無徵者歸於泯沒良足悲矣

孫可望遣其將王自奇劉文秀白文選分道取四川

可望聞袁韜武大定之殺楊展也始有圖蜀心上書爲展訟冤使自奇將兵向川南而別遣文秀文選取遵義

明碁江伯王祥與劉文秀戰於烏江敗績死之遵義陷

祥戰於烏江不勝自刎死文秀降其衆盡收遵義地初獻賊入蜀畏祥不敢窺遵義前後拒守凡八年

劉文秀攻建昌衛明在籍前長沙知縣高明死之

文秀遣別將盧名臣取重慶而已引兵渡金沙江攻建昌

明隹

劉文委

寇攻

耳他

宋氏

劉文委

亭蕪

寇考

死蕪

年老

人佢

、典丁

劉文秀陷榮經明知縣黃儒死之

儒福建舉人城陷巷戰被獲磔死

劉文秀陷明雅州

曹勛初敗賊於雅州與楊展爲聲援展死而劉道貞以病卒范文光痛楊展之死入山不視事勛勢益孤文秀突至出勛不意取之

劉文秀屯兵洪雅之天生城明義民余飛戰死

城在洪雅花溪口賊踞之飛單騎被圍力殺十數人死

明監國魯王命周瑞周鶴芝分屯温州之三盤

監國以舟山孤立命瑞鶴芝以樓船三百艘屯温之三盤爲犄角亡何瑞與鶴芝有隙監國命武陵人胡明中往解

之至則構之益甚瑞遂南依鄭彩鶴芝亦結於阮進彩之
爲成功所窘也乞援於舟山鶴芝旣怨瑞而名振亦欲結
好成功反擊破彩衆彩遂歸成功後終於廈門

我

大清兵克四明山寨明魯兵部右侍郎王翊以其衆入海御史
馮京第爲叛將王昇所殺

王師將攻舟山惡翊中梗謀曰不洗山寨無以塞內顧乃大舉
將軍金礪由奉化提督田雄由餘姚會於大蘭山軍帳三
十里遊騎四出搜剔伏藏翊累戰不能抗避之入海京第
以病不能行居灌頂山中爲降將王昇所殺京第字躋中
慈谿諸生也

攷曰航海遺聞謂京第爲庚辰進土按題名
碑是科無京第名浙江通志亦不載全祖望

謂其與華夏王家勤諸公同
爲過情之舉則諸生無疑

我

大清兵克大皎山寨明魯御史張夢錫死之

夢錫字雲生鄞縣六狂生之一也董志甯華夏之徒皆文
弱士司書檄奔走聯絡夢錫則於弓矢戈矛皆習之翻城
之獄旣幸免誓守山寨大皎之軍與平岡之軍相望故諸
營呼煌言爲大張軍夢錫爲小張軍

王師旣克四明山寨大張軍航海入衛獨小張軍五百人相守
不去

王師合圍夢錫挾長矛出鬪夷傷畧相等力盡死五百人從之
死呼之降無一應者有三人突圍出翌日大皎之南麓有

負夢錄以考者則此三人也

臣竊曰孟子云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諸生草莽之臣未受一命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乎而欲奮博浪之椎齒睢陽之劍以至赤族湛身而不悔其忠義可以激頑懦而不得謂非過情之舉也然則紀年何以錄之明之亡也臺省大僚封疆專閫視宗社如傳舍奉君父如弈棋至有平居高談名節自附清流蒙面事仇甘心唾罵而窮山絕谷布衣韋帶之士乃或裹糧跣踵流涕書檄此其志氣皜皜乎與日月爭光論者謂土崩瓦解之秋支撐一隅海濱蠻島浪楫風帆保其冠裳數十載則皆諸義士之風聲所激而起者豈不諒哉鄞縣前有六狂生後有五君子五君

子者死於翻城之獄六狂生則董志甯以舟山破死陸宇
燭以應海上軍死張夢錫以大皎寨破死華夏王家勤亦
五君子之二也同時死惟毛聚奎以亡命老死牖下所著
有吞月子集多不傳惟輿人阜人丐人傳爲稗官家所錄
焉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嚴起恆疏請修省

蘇利陷惠來明朱成功部將盧爵知縣汪匯死之

利偵知成功回廈門攻破惠來爵戰死匯自刎死

明朱成功取銅山南澳閩安諸島

成功命洪政招安諸島悉聽約束乃分其軍爲五而自爲

中軍攷曰臺將外記謂以林察為左軍振為前軍周鶴芝為後軍是時舟山未亡名振鶴芝

無由歸成功當是名振典成功相以舉人馮澄世潘庚鍾

約結因遙授是號耳志之俟攷

紀舉國攷曰三人皆泉州人庚鍾舉林俞卿林奇昌攷曰俞卿

同安人奇昌漳州恩貢諸葛倬諸生蔡鳴雷攷曰皆晉江人為參

人皆隆武舉人

謀以圖進取

十一月辛亥我

大清兵克廣州明杜永和走瓊州

十月初十日庚寅為永歷帝誕辰永和率文武朝賀於五

層樓守西門外城主將范承恩在焉承恩舊為淮安府阜

役目不識丁眾號為草包永和於班中呼之以是大恨潛

通於我平南靖南二王戊申

王師攻外城令軍士舍騎徒步涉淖冒矢石奮戰承恩退入內城

王師毀木柵礮擊西北隅是日未刻城陷承恩降永和航海保瓊州久之降於我

大清

甲寅我

大清兵入桂林執明督師瞿式耜總督張同敞

是日寅刻報

王師大舉入嚴關式耜檄趙印選爲戰守計不應再促之則盡室逃甯遠伯王永祚迎降衛國公胡一青武陵侯楊國棟綏甯伯蒲纓甯武伯馬養麟等馳出小路勒兵兵自潰乃

皆逆式耜危坐府中總兵麻良勳據二驛至城門請曰公
爲元老係國安危身出危城尙可號召諸勲再圖恢復式
耜曰四年忍死留守其義謂何我爲大臣不能禦敵以至
於此更何面目見皇上提調諸勲乎人誰不死但願死得
明白耳家人泣請曰次公子從海上來一二日卽至乞忍
死須臾一面訣也蓋式耜次子元鏞間關入粵時已至永
安州矣式耜揮家人出曰毋亂我心我重負天子尙念及
兒女邪俄總督張同做自靈川回入見曰事急矣將柰何
曰封疆之臣將焉往子無留守責曷去諸同做曰死則俱
死耳乃呼酒對飲四顧茫然惟一老兵不去命呼中軍徐
高至以敕印付之曰完歸皇上勿爲敵人所得也是夜雨

不止城中寂無聲兩人張燈相向黎明有數騎腰刀挾弓
矢入式耜曰吾兩人待死久矣偕之出見定南王孔有德
有德踞地坐舉手曰誰爲瞿閣部先生式耜曰我是也顧
曰坐式耜曰我不慣地坐城陷求一死耳有德曰甲申之
變

大清國爲明復仇葬祭成禮今人事如此天意可知吾斷不殺

忠臣閣部毋自苦吾掌兵馬閣部掌糧餉一如前朝事何
如式耜曰我明之大臣豈與汝供職邪有德曰我先聖後
裔勢會所迫以至今日閣部何太執同做厲聲曰汝不過
毛文龍家提溺器奴耳毋辱先聖有德怒自起批其頰叱
左右刀杖交下式耜叱之曰此宮詹張司馬國之大臣死

則同死耳不得無禮有德遠命還其衣冠因曰某年二十起兵海上南面稱孤投誠後擁旌節爵名王公今日降明日亦然矣語曰識時務者爲俊傑

齊自甲申人中國五年之間南北一統至縣縣破至州州亡天時人事蓋可知矣公守一城扞天下屢挫強兵能已見於天下不轉禍爲福建立非常空以身膏原野誰復知之式相曰汝爲丈夫旣不能盡忠本朝復不能自起逐鹿稱孤爲人鷹犬尙得以俊傑時務欺天下男子邪昔少康光武恢復中興天時人事未可知也本閣部受累朝大德位三公兼侯伯常願殫精竭力掃清中原今大志不就自痛負國刀鋸鼎鑊百死莫贖尙何言邪有德知不可屈館兩人

於別所供帳飲食如上賓有臬司王三元蒼梧道彭爨皆

式耜里人說以百端不應勸以薙髮為僧亦不應曰為僧

者薙髮之漸也兩人曰賦詩唱和攷曰詩名浩氣吟自序云庚寅十一月初五聞

警諸將棄城去城亡與亡余誓必死別山張司馬自東江

來城與余同死被刑不屈累月幽囚漫賦數章以明厥志

別山司馬從而和之其一曰藉草為茵枕齒眠更長寂寂

夜如年蘇卿絳節惟思漢信國丹心只告天九死如命還

惜苦三生有石只隨緣殘燈一室羣魔繞甯識孤臣夢坦

然其二曰已拚薄命付危疆生死關頭豈待商二祖江山

人盡擲四年精血我偏傷羞將顏面尋吾主刺取忠魂落

異鄉不有江陵真鐵腐儒誰為剖心賜其三曰正襟危

坐待天光兩鬢依然勁似霜願仰須臾階下鬼何愁慷慨

殿中狂須知榜辱神無變旋與衣冠語益莊莫笑老夫輕

一死汗青留取姓名香其四曰年年索賦養邊臣曾見登

埤有一人上爵滿門皆紫綬荒郊無處不青燐僅存皮骨

民堪畏樂妻孥國已貧試問怡堂今在否孤存留守自

捐身其五曰邊臣死節亦尋常恨死猶衡負國傷擁主竟

成千古罪留京翻失一隅疆罵名此日知難免厲鬼他年

土室豈偷生求死無門慮轉清勸勉煩君多苦語癡愚嘆
我大無情高歌每羨騎箕句灑淚偏爲滴雨聲四大久拚
同泡影英雄到底護皇明其七日嚴疆數載盡臣心坐看
神州已陸沈天命豈同人事故孫謀爭及祖功深二陵風
雨時來繞歷代衣冠何處尋衰病餘生乃俎寄遠欣短鬢
尙蕭森其入日年逾六十復奚求多難頻經渾不愁劫運
千年彈指去綱常萬古一身留欲堅道力頻魔力何事俘
囚學楚囚了卻人間生死事黃冠莫擬故鄉遊同儈詩自
序云被刑一月餘兩臂俱折忽於此日右臂復痛不可忍此其爲
臂不可動矣歷三日書得三詩右臂復痛不可忍此其爲
絕筆乎敢煩留守師寄雪公道公兩師如別山之左右手
也未署明柱國少師兵部尙書前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
讀學士江陵文忠公嫡孫同儈囚中草詩曰一日悲歌待
此時成仁取義有誰知衣冠不改生前制名姓空留死後
詩破碎山河休葬骨顛連君父未舒眉
魂兮懶指歸鄉路直往諸陵拜舊碑 同時抗節者靖江

王亨歎棄城走其世子某及長史李某自縊於宮中又鄞
縣余鯤起初與主事李甲春起兵復寶慶會何騰蛟下長
沙騰蛟死重趺至桂林城破入野寺絕粒死棄官爲僧者

方以智金堡而外有嚴煒錢秉鐙陳純來焉煒秉鐙事詳
 秉鐙所知錄陳純來者字孝標奉化人以監生赴桂林官
 工部主事監造興陵嘗奉詔誅佟養甲城破或勸之走曰
 吾守陵寢以待吾君之還死且未敢況行乎為浮屠裝居
 陵下以終

臣竊曰所知錄云湖州山中有松仙者授式耜錦囊數封
 諭臨危始發擒靖江用焦璉守桂林皆錦囊中策末一封
 則標曰庚寅元旦發中有扶公榮歸四字秉鐙親見之非
 妄語也數果不可逃哉

已未明桂王出奔陳邦傅叛王走南甯

攷日紀畧載王於乙卯日出奔所知錄云

初十日始發梧州始安事畧亦云初十日聞報移蹕說當不
 妄粵市紀載十月初七日辛巳出奔按當日情事既不合且

十月初七日亦非
辛巳謬誤已極

報至梧州倉卒幸潯初邦傳欲留王以自重不果懷異志而未發也聞廣州破飛帆先歸謀劫駕王舟衝雨而過不及發乃劫百官鹵簿之舟在後者部郎潘駿觀董英許玉鳳墮水死內閣王化澄吏部尚書晏清走北流入容縣港巖起恆馬吉翔李元胤追扈及於南甯百官稍集飢凍無人色乃括行橐並吉翔所獻四千金散給之

明趙印選胡一青之師駐賓州

攷日亦作瀕州

十二月 明開十一月

丙申明督師大學士臨桂伯瞿式耜江

廣總督兵部尚書張同儼猶在桂林諭降不屈死之

兩人在桂林四十日求死不獲式耜謂同儼曰偷生未決

爲蘇武邪李陵邪人其謂我何乃草檄諭焦璉曰城中滿兵無幾若勁旅直入孔有德之頭可立致也有降臣浙人魏元翼者曾任桂平督糧道以貪墨爲兩人所劾布邏卒獲其檄獻之有德十七日丙申數騎至繫所式耜曰乞少緩待我完絕命詞援筆書曰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來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香肅衣冠南向拜訖步出門遇同儈曰吾兩人多活四十一日今得死所矣同儈手出白網巾於懷曰取此以見先帝行至獨秀岩式耜曰吾生平愛山水願死於此遂同遇害同儈屍不仆首墜地躍而前者三頃刻大雷電雪花如掌空中震擊者亦三有德股栗觀者靡不泣下同死者旗鼓陳希賢錦衣

衛楊芳齡家人陳祥先齋印之徐高被獲於陽朔山中亦同死焉金堡時已爲僧名性因上書有德曰山僧梧水之罪人也承乏掖垣奉職無狀繫錦衣獄幾死杖下今夏編成清浪以路道之梗養疴招提皈命三寶四閱月於茲矣車騎至桂咫尺階前而不欲通蓋以罪人自處亦以廢人自棄又以世外之人自恕也今且有不得不一言於左右者故總師大學士瞿公總督學士張公皆山僧之友爲王所殺可謂得死所矣敵國之人勢不並存忠臣義士殺之而後成名兩公豈有遺憾於王卽山僧亦豈有所私痛惜於兩公哉然聞遺骸未殯心竊惑之古之成大業者表揚忠節殺其身而敬且愛其人若唐高祖之於堯君素周世

宗之於劉仁贍是也我明太祖之下金陵於元御史大夫
福壽旣葬之矣復立祠以祀之又曲法以赦其子盛德美
名於今爲烈至如元世祖祭文天祥伯顏卹汪立信之家
豈非與聖人禮教共植彝倫者邪山僧嘗私論之衰世之
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於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
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無忠臣則人心不正事雖殊軌道
實同源兩公一死之重豈輕於百戰之勲哉王旣已殺之
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此又王見德之時也請
具衣冠爲兩公殮瞿公幼子尤宜存卹張公無子益可矜
哀並當擇付親知歸葬故里則仁義之舉王且播於無窮
矣如其不爾亦許山僧領屍隨緣藁葬豈可視忠義之士

如盜賊寇仇然必滅其家狼藉其支體而後快邪夫殺兩
公於生者王所以自爲功也禮兩公於死者天下萬世所
共以王爲德也山僧以生死之交情不忍默然於我佛冤
親平等之心王者澤及枯骨之政聖人維護綱常之教一
舉而三善備矣山僧跋不能履敢遣侍者以書獻敬候斧
鉞惟王圖之書上未報而吳江義士楊藝字碩甫者服衰
絰懸楮錢肩背間叩軍門號哭請殮故主屍有德嘆曰有
客若此不愧忠良矣許之藝撫屍哭曰忠魂儼在知某等
殮公平忽張目左右視藝撫之曰次子來見邪長公失所
邪目猶視門下士御史姚端叩首曰我知師心矣天子已
幸南甯師徒雲集焦侯無恙目始瞑遂具衣冠淺葬兩人

於風洞山之麓端與陽羨清凝上人廬墓不去先是式耜
知桂林不守遣其孫中書舍人昌文詣梧州陳狀辭世襲
爵王授昌文翰林院簡討賜式耜黃鉞龍旌節制公侯伯
大小文武甫撰敕文而東西省垣齊陷昌文走山中叛將
王陳策挾之至梧州大學士方以智時爲僧於大雄寺言
於我鎮將馬蛟麟曰瞿閣部精忠今古無兩其長孫來汝
以德緩之義聲重於天下蛟麟厚遇之魏元翼恨不已搆
昌文於有德將甘心焉一日聞鐵索鏗然繞室有聲元翼
伏地請罪忽吳語曰汝不忠不孝乃欲殺我孫邪七竅流
血死有德嘗以事遣一卒禱於城隍恍惚見同儞南面坐
有德聞而大駭爲雙忠神位祀之因厚禮昌文遷式耜柩

而改葬之清凝上人亦遷同敞柩與夫人合葬焉明聞見錄庚寅始安事畧寒支集所載皆同詳載之以見忠義之感神人也

徐薰曰紀年於左懋第袁繼咸黃道周瞿式耜之死書曰猶在何士有一時血氣之激蹈死不悔遲之久而畏憚之心生遲之久而富貴功名之念動蓋無直養無害之氣義襲而取之一時金蝕而淪石磨而泐理勢然也文山之言曰慷慨捐軀易從容就義難數君子者庶幾聖賢知命之學哉

明大學士王化澄戶部尙書董天閔俱降於我

天清

明擢兵科給事中張孝起爲副都御史巡撫南甯

孝起原名起吳江人舉於鄉爲廉州推官舉兵謀恢復兵
敗被獲妻妾投海死遂韃軍中李成棟歸明孝起得脫去
王以爲吏科給事中孤峻不與流俗伍王幸梧州五虎失
勢辭職乃以孝起掌印高必正爲劉湘客鄉人疾孝起之
排湘客黨也怒罵於朝王爲解之始已王再幸南甯趙臺
避陳邦傳之逼遁入土司乃擢孝起爲巡撫兼巡撫高廉
雷瓊四府城破走入龍門島被執不食七日死

明高必正李來亨之衆走川東

高李之衆久竄賓橫南甯間食且盡畏

王師之逼率衆渡瀘自黎州出掠嘉眉分據川湖閒耕田自給
川中舊將王光興譚宏等附之衆猶數十萬來亨赤心養

子也赤心死推必正爲主必正死而來亨代之焉

明封孫可望爲冀王猶不受

王

師已逼乃遣編修劉蒞封可望爲冀王至平越不得入楊畏

知言於可望曰秦冀等耳假何如真不聽李定國請令畏

知終其事故畏知得至南甯

攷曰明史棄以爲是年十一月事與諸書同紀畧以爲明

年三月事

明朱成功率舟師南下援粵東

時奉粵中詔命成功率舟師從虎門入成功乃以黃大振

攷曰卽前構黃斌卿於王朝先者

爲援勦前鎮守海壇撥水師阮引何德

陞師藍登屬鄭芝鵬守廈門自率諸鎮南下勤王至潮陽

而施郎與陳斌不睦因止不進有首黃海如通於我定南

王孔有德者成功遣林習山襲殺之宥其餘黨分配各鎮

辛卯我

大清

順治八年春正月己酉朔

明永曆四年十二月朔自二月以後為明永曆五年 魯監國

年六

明永曆三年大統歷於庚寅十一月置閏而我

大清

則於辛卯閏二月也時兩廣州郡內附我道府州縣官抵

任者皆以是日為辛卯元旦行拜賀禮而鄉鎮居民未奉

大清

時憲書仍永曆舊歷則以是年二月乙卯朔日為元旦守

除拜歲有鄉城之別焉

故曰釋史勘本及粵事記言之甚詳而黃宗羲行朝錄則言永曆是

日升殿受朝賀十日祀太廟者宗義仕於魯而未仕於粵故紀粵事多舛也

明命大學士文安之總督川湖諸路軍務賜尚方劍便宜行

事進王光興郝永忠劉體仁袁宗第李來亨黨守素王友進

塔天寶馬雲翔郝珍李復榮及譚宏譚詣譚文等爵爲公侯

攷曰十六營姓名可攷者十四人與初降時亦殊異蓋子弟部將之代領衆者也體仁亦作體純非二人也

師日逼雲南又爲孫可望所據安之念川中諸鎮兵頗強欲

結之共獎王室自請督師加諸鎮封爵王從之加太子太

保兼吏兵二部尙書總督川湖諸路軍務進王光興等十

六營爵皆公侯命齎敕行孫可望聞而惡之遣兵邀於都

勻奪諸將敕印留數月安之乘間走貴州將謁王於安隆

可望坐以罪戍之畢節衛可望之謀僭號也以安之爲東

閣大學士安之不爲用走川東依劉體仁以居焉

二月己卯朔

明永曆五年正月朔

明桂王在南甯

正月後警報少息舊臣有間道奔赴行在者文武兩班位
列楚楚王以國家多難免朝賀

明監國魯王在舟山

閏二月 明二月 乙卯明魯張名振殺平西伯王朝先

初黃斌卿之破也朝先收其陸兵軍資甲仗一不以付名
振鄭彩之敗名振與阮進因而墮之朝先又不與合顧不
虞名振之見襲也散遣士卒於民舍名振猝至朝先手格
數十人而死其部將張濟明跳城奪哨船投誠於我

大清願充先鋒定海氛於是舟山虛實盡洩我總督陳錦決計
大舉焉

臣竊曰蜀事之壞壞於李乾德之殺楊展舟山之壞壞於

張名振之殺王朝先所謂與人鬪而自斷其右臂者殆天奪之魄歟

明監國魯王設醮於舟山

我台州分守道耿應衡遣奸細入舟山託於日者謂監國祿命宜禳災星張名振設醮禳之兵部郎中朱養時上疏爭曰如此舉動貽笑敵人

徐森曰何以書譏也君無楚昭王臣無晏平仲吾於黃皓巫鬼何責焉傳曰國將亡聽於神是之謂與

癸亥我

大清兵取明梧州

癸酉我

大清兵取明柳州

明朱成功師次平海衛我

大清兵襲破廈門守將鄭芝莞遁前東閣大學士曾纓死之

成功舟師至白沙湖遇風收入鹽洲港尋至天星所敗我

惠州援兵攻其城下之進次平海衛慮廈門單弱屬鄭鴻

逵回師助芝莞固守未至而我福建巡撫張學聖信降臣

黃澍之謀偵成功遠出檄總兵馬得功率師從五通掩渡

水師鎮阮引不戰而遁芝莞聞報席捲珍寶棄城下船學

聖督大隊繼至適潮大漲登五通山望波濤萬頃島嶼孤

懸愕然曰此絕地也設有緩急豈能飛渡卽日引還得功

方領騎馳騁聞後軍已退不敢坐鎮走負管港而鴻逵部

將楊杼素吳渤已至截諸港渤戰死施郎復率陳纁鄭文
星從廈門港登岸促之得功嘗爲鴻遠標下守備故相識
也計窮乃冒死駕小船見鴻遠說之曰得功奉令過島未
曾擾一草一木今無舟可渡必死但恐得功死此島人民
萬不能全耳公兄在京眷口在安平乞熟思之鴻遠乃逸
之去初閩中亡大學士曾纁避居廈門城將陷家人促之
登舟纁曰此一塊清淨土吾死所也於是月晦日自縊死
其門人陳泰阮文錫謀收遺骸泰痛哭曰有吾在無庸子
子出而不返則老父倚閭而望吾孤身死則死耳子効力
於親吾効力於師不亦可乎泰乃匍匐負纁屍走三十里
付其家人殯之歸不食三日卒文錫後爲僧名超全論者

比之鄭所南謝皋羽焉

攷曰本文
湯寮存稿

孫可望遣兵至南甯殺明大學士嚴起恆尙書楊鼎和給事
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乃封可望爲秦王

可望怒起恆等之阻秦封也聞王在南甯遣其將賀九儀
張勝張明志等率勁兵五千迎扈直上起恆舟怒目問王
封是秦非秦起恆曰君等遠迎主上功甚偉朝廷當有隆
恩若專問此是挾封非迎主上也九儀怒格殺之投屍江
中遂殺堯珍霖載述追殺鼎和於崑崙關鼎和堯珍以阻
議故而霖與載述則會劾主秦封者也起恆屍流三十里
泊沙渚間突有虎負之登崖守視不去九儀等驚悸累日
乃禮而葬之山麓至今人稱虎墳云

徐鼐曰起恆之忠格猛獸而不能化盜臣可慨也然使早從堵胤錫之言何至長賊氛而損國威若是謀國者貴識時哉

孫可望殺明東閣大學士楊畏知

畏知入朝見賀九儀等凶悖痛哭自劾因留爲東閣大學士可望怒遣使召之王欲執其使畏知曰臣聞猛獸當人則止若得臣而止其逆臣焉避之王揮涕爲別手賜金章鑄忠貞直諫四字畏知泣謝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願陛下廓清天地正位二京臣卽瞑目至貴陽繫獄士民數萬哭請乃出畏知黑神廟調疾先是原河南道御史任僕詔附可望議尊爲國主以干支紀年鑄興朝通寶錢可望生

男乞恩如生皇太子例原揚州副使龔彝亦希可望旨啓
陳十事欲租外增賦賦內編馬畏知憤甚輒抵掌謾罵二
人亟搆之可望呼畏知詰曰遣汝作何事反作宰相邪畏
知曰爲大明宰相而死不愈於從亂賊而生乎可望令杖
之畏知除頭上冠撞可望曰誰敢辱大臣有死而已乃被
害楚雄人以其有守城功立祠以祀焉

三月我

大清兵取明高州

提督李明忠之師潰於岢口

王師追至甯白明忠遁遂克高州道臣郭光祖吳人龍知縣文
振義副將王邦友俱降

明永州諸生鄧光遠被執不屈死攻日行在陽秋載爲是歲事而月日不可攷姑以事次

夏四月丁未朔明朱成功復取廈門

成功聞廈門有警旋師抵廈門而馬得功已去五日矣成功大悔恨移師屯金門之白沙親歷各要口以鄭擎柱爲知州築礮臺撥勁旅守之丙辰大會文武議廈門功罪賞施郎鋁二百兩陳纁鄭文星各百兩厚卹吳渤家杖阮引何德各五十鄭芝堯以失機論罪當斬芝堯方欲辯而成功已冠帶出隆武帝所賜尙方劍斬之縣首示衆有本藩鐵面無私爾勲臣鎮將各宜努力之語衆軍股栗兵勢復振成功恨鴻逵之縱得功也飭鎮將不許赴鴻逵衙署而

鴻逵見成功能行其法亦將所部付之謝權歸隱築寨白沙構亭沼藝花木笙歌自娛後爲我將王進功所攻成功移之居金門以老方芝莞擁資棄城成功妻董氏抱神主出舵工林禮負之登芝莞舟芝莞遽曰此戰艦也非夫人所居再三促之董氏堅坐不動積藏得無恙軍餉獲充董氏素無寵以是見禮於成功焉

甲寅明兵部右侍郎傅鼎銓招兵廣信被執

程鄉之敗諸軍皆散惟平西伯張自盛走保閩界有衆數萬鼎銓入其軍約廣信威武侯曹大鎬並進庚寅冬自盛掠邵武兵敗就俘瀘溪山中鼎銓走廣信四月八日俗稱浴佛日也山中作浴佛會鼎銓與焉爲守將所執諭降不

天清

明告

戊午

不難

事

從

才 梧 聖

馬

卜

斬之持令者歸而構焉成功怒收郎並其父大宜弟顯貴
命林習山之副將吳芳守之郎謂顯貴曰兄弟豈可俱斃
弟速爲計顯貴曰兄雄畧勝弟十倍且無子速行勿多語
琅起佯喜笑語芳曰吾以藩主欲殺我乃別有事邪取酒
與芳歡飲曰伴我登岸往見當事芳見郎舉動雀躍又以
父與弟在船信焉令三人隨之至草仔峯郎出鐵椎椎死
三人而走匿會厝峯石洞中飢且死適佃兵鋤園老矣見
五花豹隱臥大怖頃之僂然施郎也則大驚郎告之故佃
兵餉以簞食魚羹然已僂甚肌革慘慄時成功購之急曰
此子不來必貽吾患令島中含匿者族郎夜叩其部將蘇
茂門激之曰聞藩主購我千金高爵賢弟與我厚故以贈

也茂曰茂豈賣公以求榮者乎敕門者秘之居二日跡至茂家乃伏即臥內令妻隅坐以衣覆之夜以小舟載即渡五通去而席橐請罪於軍門成功赦茂而授以郎職久之即改名降於我

大清黃梧薦之總督李率泰題授副將後爲水師提督卒平鄭氏取臺灣焉

臣竊曰特書何爲平臺灣張本也覽施琅歸

國之事蓋與伍大夫相侔刑平昏庸無責焉耳成功傑士胡亦以淫刑失國士乎蓋天將爲

聖主驅除之資彼成功者顛倒於其中而莫自主也

五月孫可望疏請明桂王移蹕雲南

王亟召廷臣集議閣臣吳貞毓御史王光廷徐極等勸幸
欽州依元脗閣臣朱天麟力請幸滇言元脗屢敗之餘眾
不滿千棲依海濱其不足恃明矣雲南山川險阻雄師百
萬北通川陝南控荆楚亟宜移蹕以堅可望推戴之心慰
中外臣民之望貞毓等力持不可遂寢其議

明命大學士朱天麟經畧左右兩江

天麟幸滇之議既不用乃奉命經畧左右兩江土司以爲
勤王之助

明命翰林院舉堪任日講記注官

詔曰頃以大行孝正莊翼康聖皇太后喪憂戚之中不遑
視事今值服除當與大臣商決政事卽傳工部修中極殿

翰林院舉堪任日講記注員名以二十七日舉行

徐禕曰特書何譏也梁元帝之談老子陸秀夫之進講義
畸正雖殊迂疏則一高瓊折楊億曰敵騎充斥公能賦一
詩以退敵邪每思之輒失笑也

明朱成功與我

天清兵戰於漳浦之南溪

成功憤廈門金穴之覆率中提督甘燁左先鋒鎮蘇茂中
衝鎮藍登宜毅左鎮杜燁援勦後鎮陳魁左衝鎮郭義右
衝鎮蔡祿後衝鎮林明前衝鎮統領余新奇兵鎮楊祖智
武鎮藍衍等從南溪登岸我漳州總兵王邦俊列陣於磁
甯以待杜燁藍登奮勇爭先矢將盡少怯余新楊祖蔡祿

陳魁左右夾擊之邦俊遂潰閉城不出

明兵部尙書總督江西軍務揭重熙會師貴溪之百丈礮兵潰被執

張自盛旣敗死重熙乃走依曹大鎬至百丈礮適大鎬還軍鉛山惟空營在衆乃就營炊食游騎偵得猝招大軍圍之射重熙中頂大呼曰我揭閣部也擁去至崇安邑令勸之降叱曰小子亦讀書不識綱常名教邪抵建甯兵備道某者與有舊出迎之俯揖不敢仰視重熙瞪目詈之遂下獄大鎬兵敗入閩亦被執於岑陽關械至南昌殺之

明星子生員吳江兵潰前督師余應桂死之

應桂旣敗於落星湖復傾貲募衆聞吳江兵潰往援之我

傳帥楊捷

見殺江岸

王師克九江汀

鎮將張十

款於我執

臣竊曰全

鼎銓余確

盛洪國丁

與揭傳津

掠爲生丁

世熊所革

與鐘簾同銷滅也夫

秋七月我

大清兵分道取舟山

張天祿出崇明馬進寶出台州海門陳錦總督全師出定
海監國會諸將議堵禦之策阮進獨當蛟關張名振督總
兵張晉爵葉有成馬龍英毅將軍阮美阮驥邊南師張煌
言阮駿率總兵顧忠羅蘊章鮑國祥阮駢鄭麟都督僉事
李英傑斷北洋都督僉事任麟爲監督留定西中軍金允
彥巡城主事邱元吉安洋將軍劉世勳中鎮馬泰三標營
守城

我

大清兵克台州明魯督餉御史沈履祥死之

履祥號復菴慈谿人崇禎丁丑進士知侯官縣調繁甌甯南都立上治安責成二疏頗見採納魯王監國授御史督餉台州時

王師攻舟山道出台州城陷走山中被獲不屈殺於野家人求其屍得首於桑園得身於積屍中以有服帶可據遂合而紉之以葬焉

明張名振奉監國魯王攻吳淞

名振以蛟關天險又海上諸軍熟於風信敵必不能猝渡乃留阮進守橫水洋大學士張肯堂以兵六千守舟山自率兵奉監國搗吳淞以牽制之或謂曰物議謂公藉此避

八
月
系
全
卷
一
一
三
敵名振曰吾母妻子弟皆在城中吾豈有他心哉遂發既而舟山不守大學士沈宸荃每咎其恃險輕出以致敗後宸荃艤舟南日山遭風失維不知所之故時有疑名振覆之以弭謗者

徐鼐曰全祖望云論者謂定西挾監國以逃而特覆沈公以弭謗是時一門眷屬盡在危城勵勵挾王以逃則必無是理鼐嘗讀汪光復航海遺聞而知名振奉監國航海之行不可以成敗論也方舟山戒嚴監國攜世子欲登舟名振諫曰臣母老年不敢輕去恐寒將士心主上督率六師躬擐甲胄是爲有辭世子豈可遽去將爲民望邪夫人情莫不樂生惡死監國既有登舟之行不可以援而止之而

止而君臣死守孤城勢將坐困不得已而出搗吳淞既不
逆監國遠避之旨且批亢擣虛形格勢禁於彼此犄角之
謀亦較得名振所云躬擐甲胄是爲有辭者蓋亦死中求
生之策也彼耳食者何知哉

八月乙巳朔明兵部右侍郎傅鼎銓猶在南昌獄論降不屈
死之

是日得處決旨衆爲涕泣鼎銓揚揚如平時聞吹角聲曰
可以行矣語左右曰我不畏死不可縛徐行至順化門南
向再拜行刑者請跪叱曰自被擒來爲誰屈豺者今日欲
我跪邪坐橋上手整領衣就刃行刑者手顫墮淚初鼎銓
以北都之亡污賊命爲鄉人所鄙嘗欲求一死所以自滌

先置木主書死年而空其月日死後搜筭得之

丙辰明魯兵部右侍郎王翊招兵奉化被執不屈死之

七月翊聞

王師三道下舟山乃復入山集散亡爲援而諸將死亡殆盡旁

皇故寨二十四日夜有大星墜地野鳥驚噪父老憂之詰

朝將由奉化出天台至北溪爲團練兵所執部下參軍蔣

士銓從之過奉化題絕命詩每日束幘掠鬢謂守者曰使

汝曹見此漢宮威儀也八月十三日我羣帥畢集於定海

總督陳錦訊之翊坐地抗聲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汝

又何知羣帥憤其積年倔强聚射之中肩中頰洞脅者三

如貫植木不少動斧其首始仙時年三十有六從翊者二

儂一日石必正一日明知不十日
之梟翊首於甯波之西門故按察副使陸宇燝亦鄞縣六
狂生之一也與錢肅樂故部將江漢翊部下毛明山以計
竊其首歸藏之密室每寒食重九招同志祭之賦詩慟哭
雖家人莫知其爲誰祭也越十二年爲康熙癸卯宇燝以
海上事牽連入獄有司籍其家既去其女屏當遺棄於櫃
中得一錦函啓之則赫然人頭也宇燝之弟宇燦哭之曰
此王侍郎頭而得不爲有司所錄天也東蒲爲身瘞之宇
燝出獄不及家而死翊死遺一女年十三許嫁黃宗義子
以例沒入勲貴家參頌某憐其爲忠臣女撫之如所生有
劉弁者求之女不可參頌難之女突出所佩劍自刎死參

領大驚以劍殉葬焉

丙寅明魯蕩湖伯阮進與我

大清兵戰於定海之螺頭門敗績與岐陽王裔孫李錫祚皆死

之

王師試舟海口阮進邀擊之以三舟突陣奪樓船一戰艦十餘

十一人而縱之還丙寅大霧咫尺不相睹頃之

王師悉抵螺頭門

攷曰即蛟門亦名定關

守陣者方覺適進自海門還遇

之橫水洋以火毬擲我舟風反師燿進面爛焉錫祚往救

之被創力竭同投水死

攷曰紀畧謂進投水死而汪光復航海遺聞云進墮水被擒我督臺

命昇進招撫守城將士不從攻之不下被殺傷以二千計似進未嘗死者存之俟攷

九月丙子舟山星隕如雨是日城陷明魯元妃張氏及大學

王張肯堂禮部尚書吳鍾鏞兵部

承佑等皆死之定西侯張名振遂

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

與

王師皆城戰殺傷過當名揚名振弟

金允彥主事邱元吉以城中火

而呼名振還救

王師知救兵到攻益急夜半星隕如

不支城陷時名振會師火燒門

發突見城中烟焰蔽天知不可

妻馬氏弟名揚偕其幼弟及妾

臣誤國誤家死不足贖奮身欲投海監國與諸將救之乃止乃復扈監國航海明年春次於鷺門事詳後元妃張氏者鄭人初以丙戌春入宮次會稽張妃下江上之潰總兵張國柱劫宮嬪於海妃在副舟中獲免伏荒島數日飄泊至舟山而監國已入閩張肯堂遣官護之達長垣監國冊爲元妃嘗言會稽張妃父國俊事妃嘆曰是何國家是何勲戚而尙爾爾乎凡親族之至者悉遣之劉世勲之出戰也議分兵送宮眷出妃傳諭辭曰將軍意良厚然螭灘鯨背之間懼爲奸人所賣則張妃之續也願得死此淨土城陷整簪服北向拜投井死義陽王妃杜氏宮娥張氏並從之錦衣指揮王朝相內臣劉潮昇巨石填井卽共刎其旁

張肯堂嘗於邱中築雪交亭夾一梅一梨花開則兩頭相
接嘆謂部將都督汝應元門生禮部主事蘇兆人曰此吾
止水也兆人曰公死兆人必不獨生又撫孫茂滋顧應元
曰下官一綫之託其在君乎應元曰諾於是驀然去披緇
普陀寺爲僧而兆人始終相從城陷之先一夕吳鍾繼至
相與作永訣詞致四肯堂詞云虛名廿載誤塵寰晚節空
餘學圃開難賦歸來如靖節聊歌正氣續
文山君恩未報徒長恨臣道無虧在克艱寄語千秋書史
筆衣冠二字莫輕刪後制府以二十金購此手蹟一老兵
得之以獻賞之不受曰我志在表揚忠義豈爲金邪附志之因謂家屬曰毋爲人辱比
晨集雪交亭蟒玉南向坐視其四妾方氏周氏姜氏畢氏
及冢婦沈氏卽茂滋母女孫茂滴先後就縊投井死諸婢
僕婦之從死者復十九人呼茂滋曰汝可不死甫自引縊

家人報蘇儀部縊廡下

攷曰兆人絕命詞曰保髮嚴臣節扶明一死生孤忠惟自許義重

身輕又黃毓祺之死舟山傳其獄中詩自昔堂鍾繼以下皆和之兆人有句云不改衣冠可為士誤移頭面即成魔之句附 亟呼酒往酌之曰君少待我遂復入纓以卒中軍錄之

將林志燦林桂拔茂滋行甫出門而亂兵集茂滋脫去而

志燦桂與守備吳士俊家人張俊彭歡皆格鬪死明日應

元自普陀奔入城請於大帥瘞之普陀之茶山後茂滋卒

應元築菴墓旁以終鍾繼初見朝政盡歸武臣嘆曰當此

之時惟見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事避世深山亦天下第一

等事都御史黃宗羲嘗招之居四明山答以書曰故人

有母固應言歸老生從王所在待盡而已遂退居普陀聞

舟山師潰乃慷慨謂人曰昔吾師高忠憲公

攷曰謂高攀龍 吾弟

子李仲達

攷曰謂李應昇

死璫禍吾友馬君常

攷曰謂馬世奇

死國難吾

皆爲詩哭之吾門生錢希聲

攷曰謂錢肅樂

從亡死吾子福之倡

義死吾亦爲詩哭之今老矣不及此時尋一塊乾淨土卽

一旦疾病死何以見先帝謝諸君於地下哉乃渡海入城

與肯堂訣曰吾於前途待公至文廟右廡奉先師神位舉

火自焚死

攷曰鍾嶷絕命詞有云只因同志催程急故遣臨行火浣衣之句

李向中旣晉

尙書見悍帥迭起事不可爲嘆曰此所謂是何天子是何

節度使者也問左右絕粒幾日可死曰七日曰何緩也城

陷嘆曰先帝以治行拔向中曩不死希得當以報耳今不

如一決之愈也我死幸投我海中以志恨召之不至捕之

則衰經入見我大帥問曰召君不來捕始來何也曰召則

恐諭降捕則僅就戮耳翔武而出乃就戮朱永祐時病不能起被執令薙髮曰我髮可薙何待今日斫其脅死僕負屍出城血涔涔不止僕哭曰主生前好潔今無知邪血應聲止同時殉難者多於南北兩都論者謂

王師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合舟山而三文臣可紀者通

政使會稽鄭遵儉兵科給事中鄞縣董志甯六狂生之一

也定西監軍御史餘姚梁隆吉俱全家自殺吏部主事福

建林瑛與妻陳氏分梁自縊死楊鼎臣投井死戶部主事

蘇州江用楫禮部主事會稽董元兵部郎中江陰朱養時

主事福建朱萬年長洲顧珍臨山衛李開國改曰航海遺聞作楊開國

工部主事長洲顧宗堯改曰一所正鄞縣戴仲明中書舍

人山陰顧玠陳所學

攷曰航海遺聞又有江中祀顧行翁健三人而南疆釋史撫遺則云陳所

學字顧行亦無江中祀翁健名是否顧行爲陳所學字非另一人存之俟攷

副使馬世昌或全

家投井死或全家自焚死太醫院副使章有期率御醫童

廣等自焚死武臣則自安洋將軍劉世勳以下錦衣衛李

向榮總兵馬泰副將單登雲杜芳夏霖解龍朱起光沈雲

曹維周韓紹琦夏時霖張聖治薛三甯任則洽童自齡等

率兵民巷戰死諸生則張名申定西侯名振之兄也順天

顧明楫名振之慕賓也名甲奉祖先木主自焚死明楫衣

巾入太廟題詩壁上

攷曰詩有愁魂應傍孝陵歸之句

扼吭死又有福建

林世英亦諸生也馬呈圖貢圖名振妻馬氏之姪也此外

則湮沒無可考焉魯世子被獲或曰有義士申毅者潛挾

以去然亦莫知所終云

明陳邦傳誘殺宣國公焦璉率潯州總兵李時方有聲副總兵鄧景監軍道楊兆文知府何允中等以叛降於我

大清

慶國公陳邦傳與其子文水伯陳曾禹遣使至梧州通於孔有德璉不知也邦傳與璉爲兒女戚誘之來而說降璉不屈自刎焉邦傳乃率潯州文武降有甯端伯茅文憲者亦爲邦傳所脅繳印降尋悔恨死

臣竊曰書誘殺書率何誅首惡也

陳邦傳以我

大清兵取平樂明左軍都督朱閔如死之

閔如臨桂人官左軍都督掛鎮西將軍印攬城堅守城陷南望再拜先殺妻子自刎死

陳邦傳以我

天清兵取清遠衛明指揮白常燦死之

常燦本衛人邦傳以兵至常燦不知其叛也迎之既知則大怒唾其面罵不絕遂死於亂刃下

壬寅明桂王自南甯出奔

初王欲移蹕羣臣以兩江瘴厲秋甚於夏請俟霜降後會尋州報至遂倉卒登舟

明朱成功復攻漳浦

我鎮將王邦俊赴援爲成功部將甘輝所敗追至馬口始

退

冬十月辛亥明桂王次新甯

明冊尊生母馬氏爲太后

上徽號曰昭聖仁壽皇太后

明立子慈烜爲太子

劉文秀取嘉定明總督李乾德死之

初王自奇至川南袁韜武大定拒之聞文秀至撤兵還戰六戰六勝有輕敵心俄而文秀以大兵壓其前自奇泝流擊其尾大敗就擒遂降乾德以其父明舉死於西充之難也語其弟升德曰吾不可以再辱闔家赴水死而蜀人急其殺楊展曰賊入川實彼召之雖死無稱之者

明于大海降於我

大清

劉文秀既取嘉定順流東下而前破遵義時所遣別將盧名臣者入涪州李占春逆戰於羣豬寺口而敗大海在忠州聞之知不支遂放舟出夔門入楚降於

王師諸將盡散無敢應敵者譚宏譚詣譚文皆降於文秀

我

大清兵取眉州明向成功死之

成功以衆五千據石佛棧

王師破其柵成功中流矢卒

一月丙子明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軍務揭

猶在建甯獄論降不屈死之

攷曰三
未以爲初三日事

重熙在獄門人舉人陳士道貢生朱國龍隨之賦詩慷慨
日整衣冠拜呼高皇帝祈死同斬於市僕人戴貴戴鳳亦
殉之臨刑雙瞳如生重熙好談兵知調度而所部多統袴
子弟事剽掠張自盛一軍尤暴橫流毒村落者幾二年當
時固多怨也及其歿而無不哀之

徐肅曰方曾留守之以揭傳並薦也隆武帝以傳污賊命
故抑之而揭每事與傳偕同入閩同入贛同入山傳能改
過揭能知人其交誼有古風焉夫吳起何以見絕於子輿
匡章何以禮貌於孟子蓋觀過有術取友必端故鋤金細
事也而割席不爲褊繫囚刑餘也而納交不爲濫

明李元胤疏請桂王駐防城不許

明朱成功與我

大清兵戰於小盈嶺

我提督楊名高聞王邦俊馬口之敗統興泉諸營進勦時
天氣嚴寒名高謂諸將曰海賊赤腳可乘凍溼擊之麾兵
進至小盈嶺勝負未分忽成功營連發三礮嶺左右伏兵
齊起名高隊大亂死者甚多遂退駐泉州

十二月甲辰朔我

大清兵取明賓州

庚戌我

大清兵取南甯明趙印選胡一青敗走

攷日紀畧云庚午破南甯按庚午是二十七日

於時事不合行朝錄以爲初七日
事當得實也則庚午乃庚戌之譌
孫可望遣兵迎桂王入雲
南

王師逼近止百里上下失色從官多散去乃更焚舟登陸已次
羅江追騎相距纔一舍會日晡引去乃由安平下雷歸順
一路進發諸蠻供糧餉並從官夫役時可望既受秦封乃
遣其將狄三品陳國能高文貴率兵三千迎駕

明故少傅朱國楨之孫某起兵湖州之南潯鎮與

大清兵戰於白龍橋敗績死之

朱某者失其名烏程朱國楨之孫也

攷曰明史有傳起兵南潯有

衆數千出沒吳淞泖澱間與

王師轉戰白龍橋北被執語不屈我大帥斷其喉友人某潛抱
屍以楮封喉殮之妻某氏一慟而絕既蘇日夜哭竟斷腸

死

放日本釋史引
鄭元慶湖錄

明朱成功取漳浦遣使通好於日本國

成功乘勝進攻漳浦守將楊世德陳堯策出降授世德英
兵鎮堯策護衛前鎮英義將軍阮駿自舟山來歸我海澄
守將郝文興亦遣人通款成功以人多餉乏爲憂參軍馮
澄世曰方今富足莫如日本前翁太夫人來歸國王意甚
厚若以甥禮通之借彼地產以足吾用然後下販呂宋暹
羅交趾諸國源源不絕則糧餉足而進取易矣成功然之
既獲日本鉛銅之助又以黃愷爲徵餉官督徵泉漳福興

沿海軍餉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十七

鎮甯米左夫光伯
 泰順林太冲
 福州謝定甫宗善
 同里受業汪達利
 參校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十八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鼐撰

壬辰我

大清順治九年春正月

明永曆六年
魯監國七年

癸酉朔明桂王次龍英

乙亥次飯朝甲申次富川乙酉次沙斗丙戌次西洋江丁

亥次寶月關

甲戌明朱成功取海澄

成功乘潮大漲航海直抵中權關郝文興迎成功入城有
同安浯州人周全斌投謁成功問策將安出全斌對曰以
大勢論之藩主志在勤王必先通廣西達行在會孫可望

李定國連師粵東出江西從洞庭直取江南是爲上策今
李成棟已沒廣州新破是粵西之路未得通徒自勞也今
且固守各島上踞舟山以分北來之勢下守南澳以遏南
邊之侵興販洋道以足糧餉然後取漳泉以爲基業由汀
郡福興水陸並進則八閩可得矣成功大悅授房宿鎮
戊子明桂王次廣南孫可望遣兵迎扈

十六日戊子王次廣南可望遣總兵王愛秀迎駕表言臣
以行在孤露再次迎請未奉允行然預慮聖駕必有移幸
之日故遣兵肅清道路廣南界鄰交趾夷情叵測惟安隆
所爲滇黔粵三省會區城郭堅固行宮修葺糧儲完備輜
發夕至莫此爲宜王許之

徐孺曰書孫可望遣兵迎扈何嘉之也可望叛逆之徒何嘉乎爾春秋於秦晉之君僭則誅之尊王則褒之蓋不欲以逆詐億不信之心絕人悔過之路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其垂教至深遠也綱目之於曹操劉裕高歡宇文泰李克用之徒片善必錄比物此志也夫

丁酉明桂王發廣南

是日次童卜戊戌次晒利己亥次鼎貴庚子次加蒲辛丑次那羊壬寅次姪堂

徐孺曰詳紀何傷之也智井魚枯紇干雀凍求爲黔首何可得哉殷鑒不遠敢告僕夫

明魯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荃兵部左侍郎張煌言等

奉監國魯王次廈門

監國至廈門朱成功召諸參軍議接見禮潘庚鍾曰魯王

雖監國而藩主奉粵西正朔均臣也相見不過賓主成功

曰不然外藩於諸王非敵體况監國乎用賓主則紀綱混

矣吾以宗人府府正之禮見之則於禮兩全矣眾是之曰

此本臺灣外紀言當得實而航海遺聞則謂成功

朝見行四拜禮稱主上身自稱罪臣恐傳聞之謬贄千金

紬緞百端安插諸宗室從官月致餼焉攷曰航海遺聞載從官有侍郎曹從

龍太常卿任廷貴太僕卿沈文光副使馬星俞圖南少司

馬蔡登昌任穎眉主事傅啓芳錢肅遊陳蓋卿張斌葉時

茂林泌侍讀崔相中書邱子章賜蟒玉侍郎張冲符行人
張吉生張伯玉總兵張子先錦衣衛楊燦內官陳進忠劉
玉張晉李國輔劉文俊等數十人稟按從亡諸臣勲業雖
無足紀然瑣尾間關始終不貳較之褻裳他就者奚啻天
淵附志之
以不朽焉

二月戊申明桂王至安隆所改名安龍府

可望歲以銀八千兩米六百石上供從官皆取給焉王尋遣太常寺卿吳之俊齎璽書至滇

丁卯降將吳三桂以我

大清兵取嘉定明川南巡撫范文光死之

劉文秀還雲南留白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我平西王吳三桂以

王師南下文選鎮國不能支挾曹勛走敘州范文光內江舉人由南京戶部員外郎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川南李乾德之殺楊展也文光憤入山不視事聞嘉定不守賦詩一章仰藥死

降將孔有德以我

大清兵出河池向貴州

我定南王孔有德聞孫可望將窺伺楚粵乃自以七百騎
出河池州向黔而疏請續順公沈永忠重兵扼沅州門戶
總兵線國安馬雄全節分守南甯慶遠梧州

我

大清兵入欽州明開國公趙印選棄城走

明杜永和以瓊州降於我

大清

明朱成功攻長泰

成功從江東入攻長泰王邦俊率兵援之遇於溪西邦俊

失利我副將王進大名人號老虎與成功部將甘輝皆健
鬪聞於軍念欲一決雌雄乃奮搥傳矢兩馬相當輝戮進
則隱之進殼輝亦落之自辰至午縱橫跌宕觀者竦踊以
爲神亭之技迨兩家兵至乃解進入長泰輝攻之弗克

三月壬申朔明建行在太廟

己卯湖北大風霾晝晦

明遣李定國進取桂林劉文秀進取成都

孫可望遣李定國出楚征鹵將軍馮雙禮副之步騎八萬
由武岡出全州以攻桂林遣劉文秀入蜀討鹵將軍王復
臣副之步騎六萬分出敘州重慶以攻成都

明李定國復取沅州及平遂衛藍田縣

我

大清兵克佛圖關遂取重慶

甲申明朱成功與我

大清兵戰於江東橋我兵退守泉州成功遂取長泰進攻漳州
成功攻長泰部將吳世珍先登死於礮成功乃遣火器鎮
何明鑿地道攻之俄報我總督陳錦至成功乃移營江東
錦欲擊之遊擊張玉諫曰海賊國姓少年英勇多詭計見
扎江東未可遽進且深溝固壘密通漳鎮遣一旅由長泰
小路擊之使彼首尾不顧乃可破也錦喝曰此螯賊何足
掛齒麾軍逼戰大敗退駐泉州王進聞之以數十騎棄長
泰走漳州於是平和詔安南靖皆下進圍漳州陳錦之敗

歸也慙憤偶食不如意鞭如

其首奔成功

攷曰賜姓始末忠五人所刺堂

僕隸之人而皆戮其主是玉

堦百示眾島民是以大服

日

功以為七月七日事未知孰是附志之

夏四月我

天清兵取敘州明提學道任佩

時劉文秀兵未至王復臣白

三桂

五月德州大雨雹

大者如瓜殺三人沈漕舟

小腆紀年

卷十八

明南陽侯李元胤安肅伯李建捷被執至廣州諭降不屈死
之

陳邦傳之劫駕也百官星散元胤命所部護駕憩南甯而
身至南海檄舊旅至欽州爲土兵王勝常所劫械送廣州
見孔有德不屈膝令作書招杜永和亦不從旣聞永和降
慟哭三日夜有德怒殺之投屍江中建捷亦成棟養子與
元胤義兄弟也嘗從杜永和先登陷陣廣州破走蒼梧與
元胤同護蹕時已登舟出海聞元胤被執遂歸與同死
徐孺曰人可不自立哉方二人之爲成棟養子一叛黨耳
旣而盡忠所事臨難忘身雖古烈丈夫無以加焉故亟表
之以爲臣鵠

明李定國復取靖州進攻湖南

定國破靖州殺我總兵楊國勛遂自靖州攻湖南我續順

公沈永忠遣張國柱逆戰定國敗之

攷曰陽秋以爲孫可望事按時攻靖沅武

岡皆定國督兵以調遣皆歸可望故紀事者言可望云

我

大清兵救漳州

成功圍漳州我金衢總兵馬逢知率兵赴援成功召諸將
問計甘輝請戰成功曰不然凡用兵之道豈可全恃勇力
當明彼此之情今陳錦新喪提調無人以素驍勇之逢知
來必以一當百今且勿戰縱之入城然後圍之城內人多
糧必乏外調既遲內勢窘促破之必矣乃撤萬松關及龍

江兵令避援兵勿阻逢知率精騎一千步兵三千馳至灌
口不見敵將安營而四面搖旗吶喊終夜不敢卸甲登高
見營柵布滿山谷惟往漳一路無阻引軍入城成功進兵
圍之逢知開東門出搗敵壘成功令陳勝陳斌蘇茂蕭泗
迎戰而自與甘輝周全斌陳堯策郝文興雲梯攻城逢知
棄陣奔回死傷甚多外援遂絕

六月明晉張先璧沅國公馬進忠鄂國公
時先璧等朝行在也

我

大清兵取石泉明川北巡撫詹天顏死之

天顏永定人以貢生起家歷官安編道擢右僉都御史巡

撫川北被執不屈死

秋七月庚午朔明李定國復取寶慶

辛未明李定國復取全州

癸酉明李定國復取桂林

沅靖武岡連陷沈永忠自寶慶告急孔有德遣桂林兵分
援之甫至全州而永忠已棄寶慶退保湘潭定國時駐兵
武岡馮雙禮駐兵寶慶偵知桂林空虛乃分遣西勝營張
勝鐵騎右營郭有名率精兵由西延大埠頭便道趨嚴關
而令馮雙禮率前軍都督高存恩鐵騎前營王會武安營
陳國能天威營高文貴坐營靳統武合兵先進敗

王師於驛湖斬驍將李四進薄全州定國自率右軍都督王之

邦金吾營劉之講左協營吳子聖武英營廖魚標騎左營
卜甯合兵繼進途接驛湖之報慮全州之衆奔逸并力於
桂林也傳令全州傅城者無急攻令未至而全州已下乃
令已軍過全州者急過毋入雙禮諸軍亦出城合進時張
勝郭有名已至嚴關與定國軍相距十里約曰敵至則舉
礮傳警薄暮聞礮諸軍欲赴之定國曰無庸俟之寂然蓋
有德遣救全州之兵見明兵已營關上旋退去也明日

王師至關下勝傳礮定國令諸軍蓐食傳麾甫交鋒象偵歸定
國斬馭象者諸軍奮勇前進象亦突陣

王師大奔死亡不可勝計天大雷雨橫屍遍野追及於大榕江
有德入桂林閉城而守忽見明兵營城北山顛守陣者驚

潰有德奔入府中悵然無一言久之謂其妻曰不幸少入

軍中漂泊鐵山鴨綠間冀垂名竹帛及大將軍攷曰謂毛文龍事詳

明史以忠受戮歸命

本朝爵以親王錫之藩社受

恩深厚有死而已若輩早自為計其妻曰毋慮我不死第兒曹

何罪亦遭此劫乎屬子庭訓於老嫗泣而送之曰苟得脫

度為沙彌無效乃父一生作賊下場有今日也與妾同就

縊有德縱火自焚死家口百二十人皆遇害庭訓尋死於

安隆攷曰有德遺一女名孔四貞詳國史逆臣孫延齡傳及其氏四王合傳降將陳邦傳及

其子曾禹被獲送貴州孫可望數其劫駕害從官誘殺焦

璉之罪剝皮戮之其曾盛祖祕希孔承先孫龍孫延世董

英袁道先等並爲定國所誅

庚辰明兵復取永州是日黃霧四塞

我守將紀國相鄧膺昌姚杰等數十人皆被殺

孫可望殺明山東道御史李如月

如月東莞人可望之殺叛將陳邦傅並其子曾禹也去其皮傳屍至安龍如月疏劾可望不諂旨擅殺勳鎮有不臣心罪同莽操又請加邦傅以惡諛俾爲不忠者戒疏入王知可望必怒留不發召如月入諭以諛本衷忠無惡諛理小臣妄言亂制杖四十除名意將以解可望也可望輒大怒遣人至王所執如月至朝門外抑之使跪如月向關叩頭大呼太祖高皇帝又極口罵乃剝其皮斷其首反手足

搯草於皮初而懸之市

徐孺曰叛將也而名曰勲伏誅也而請加諡名不正而言不順有如是乎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如月有焉

明劉文秀復取敘州

文秀善撫士卒蜀人聞其至所在響應諸郡邑爲吳三桂所克者次第失陷戰於敘州被圍數重三桂走縣州

明劉文秀復取重慶

我都統白含貞白廣生兵敗被禽三桂斂軍退守保甯徐孺曰書之曰明李定國明劉文秀何進之也二人起家擾攘之中卒能束身歸正感激馳驅圖存危難人臣之義蓋無愧焉吾故表出之以告夫勲戚大臣之忘其君者

我

大清命敬謹親王尼堪貝勒屯齊進征楚粵

明封李定國爲西甯王馮雙禮爲興國侯

方捷書發自桂林其人窮日夜易馬而奔既至貴陽直入
殿墀下馬臥地不能起灌以湯藥乃甦探懷中出捷書於
是大宴三日可望所請封定國爲西甯郡王兼行軍都招
討馮雙禮爲興國侯遣檢討方于宣中書楊惺光齋救犒
軍行有日矣而諸軍之入楚與蜀也獨可望之護軍稱駕
前軍者不發駕前軍者固選鋒聞桂林之捷生妒心曰此
兵本易殺我輩獨不得一當又定國多取金帛上所函獲
惟孔有德金印金冊人淺數捆官庫財物估價僅盈萬馮

雙禮以是衣服密啓可望言定國專後恐難制諸往來使
命者又多增飾喜怒謂定國聞郡王封滋不悅曰封賞出
自天子柰何以王封王於是可望益忌定國矣

明封劉文秀爲南康王

攷曰李定國劉文秀之封紀畧載於三月出兵時誤也今以行朝錄攷之

定爲賞
功事

八月明兵復取夷陵

明建極殿大學士朱天麟卒

天麟奉命經畧兵未集而

王師逼南甯倉皇隨扈比至廣南而王已幸安隆天麟病劇不

能入覲於是月十八日卒於廣南之西坂卹蔭一子中書

舍人諡文靖

明朱成功兵猶在漳州

我巡撫宜永貴初接塘報稱馬逢知所向無敵以為旦夕

圍解迨聞逢知入城被困乃以舟師攻廈門牽制之與成

功將陳輝遇於崇武而敗成功急攻城逢知虞內變令所

部兵雜守埤堵隨壞隨築久未克時秋霖盛漲成功塞鎮

門山激水灌之城中食盡人相食枕藉死者七十餘萬門

巷洞開落落如遊墟墓饑鼠飢烏白晝蹲几上解圍後存

者才一二百人攻日行朝錄有土人素慷慨率妻子一勳而絕鄰舍兒竊煮食之見腸中粟粳皆故

紙字畫隱然可辨鄰舍兒亦廢箸而絕臺灣外紀云有公姑欲殺其媳媳逃歸告父母父母曰吾生汝且不得食反

與彼邪殺其女食之獨一家春米粉成塊抹以泥更深糊食之得不死守道周亮工嘗為清漳城上詩紀其事酸楚

卒讀

臣竊曰書猶在何本春秋傳楚師猶在宋之詞也以成功之善攻歷七月之久析骸易子人無二心則當日我

國家將士用命衆志金湯洵足嘉已粵自洪逆鴟突嶺南豕食楚北蹂皖省陷金陵半載之中毒流數千里何賊之輪攻而我無墨守哉追念前烈能勿愴懷

九月明博興侯張月執提督李明忠以叛降於我

大清

我

大清兵復取梧州

我

大清兵敗明朱成功於九龍江漳州圍解

我固山金礪奉命救漳謂諸將曰成功行兵有法若以大
隊齊進恐墮術中當以騎兵從大路攻擊而分遣步卒間
道邀擊之彼兵疲意沮挫其銳氣則勢如破竹矣成功令
周全斌禦之九龍江之東兩軍酣戰箭如雨下忽報我兵
從長泰抄出江東全斌急鳴金收軍礪捲旗疾追全斌陣
亂橋關盡失成功撤圍屯古縣

明川陝總督樊一蘅卒

自楊展王祥相繼敗死列鎮兵多散一蘅遂謝事居山中
繼聞范文光詹天顏之歿憂鬱邁疾卒

冬十月明劉文秀進攻保甯敗績討鹵將軍王復臣死之

吳三桂之退保甯也文秀追躡之惟恐失敵復臣諫曰三

桂勁敵也我軍驕矣以驕軍當勁敵能無失乎不聽至保甯又諫曰毋圍城圍則師分而弱文秀曰三桂坐守孤城計日可下將軍何怯也令張先壁軍其西南先壁驍將也號黑神然勇而輕敵三桂登城見之曰是可襲而破也出精騎犯其壘果驚潰轉戰而南復臣營爲亂軍所擾又阻以水勢不支三桂乘勝奮擊復臣手斬數人曰大丈夫不能生擒名王豈可爲敵所辱遂自刎文秀撤圍退三桂不敢追曰生平未嘗見如此惡戰令如復臣言吾軍休矣報至貴陽可望擬詔曰不聽良謀損大將劉撫南罪當誅念有復城功罷職閑住文秀歸雲南諸軍或分守蜀或調征楚從者百餘人而已諸將以廢處文秀太過咸有怨心不

樂爲可望用矣

我

天清兵敗明朱成功於古縣成功退屯海澄

金礪與馬逢知王邦俊議曰郡圍雖解而成功尚在古縣有覬覦心倘由三汊河截踞江東橋別隊從赤嶺港登岸豈不復如前轍乎當急除之督騎兵分三隊而進成功以火軍迎敵忽西北風起火筒槍礮皆自焚遂潰退屯海澄是役也成功不去其蓋是以大崩

十一月辛巳明李定國復取衡州

明白文選復取辰州

桂林之破也明兵屯荔溪距辰州四十里我總兵徐勇渡

江迎戰斬明總兵張景春

章皇帝加勇左都督銜晉勇爵尋命敬謹親王尼堪進勦未至而明兵攻掠益急勇援絕餉匱堅不下可望自至沅州遣白文選以獾猯兵五萬列象陣進攻我參將張鵬游擊吳光勳迎戰並敗歿勇方督戰北門樓明兵已自東門入勇巷戰中創墮馬復手刃數人旣死猶握刀不釋一門遇害者三十九人勇遼東人嘗官明總兵隸左良玉部下亦降將也

丁亥我

大清兵至湘潭明馬進忠走寶慶

辛卯我

大清兵復取衡州

攷曰紀畧以爲辛未日事按行在陽秋及東華錄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奏俱云十九日

抵湘潭二十三日抵衡州是

爲辛卯日無疑紀畧誤也

王師遇李定國於衡州城下大戰竟日定國不能支遂敗走總

兵馬某戰死

我

大清敬謹親王尼堪追明李定國歿於陣定國遂屯武岡

尼堪乘勝逐北遇伏歿於陣定國乃收兵屯武岡駕前軍

聞之益輕我師遂議明年秦王親出師矣

明桂王密敕西甯王李定國以兵入衛

王在安龍宮室卑陋服御麤惡將吏罕人臣禮王已不堪

其憂時馬吉翔等攻政靡天壽督勇衛營謀逼王禪位可

望而惡大學士吳貞毓之不附己也嗾其黨冷孟鈺吳象
鉉方祚亨交章劾之王知貞毓忠寢不行吉翔曰此徒費
紙筆今具啓秦王以內外事盡付戎政勇衛兩司大權歸
我兩人公等爲羽翼貞毓何能爲邪屬門生郭璘說武選
司主事胡士瑞曰今大勢已去我輩追隨至此無非爲爵
祿計耳今秦王宰天下馬公甚親重欲以中外事屬之公
能達此意於諸當事何愁不富貴不然我輩無死所矣士
瑞叱之退他日又求武選司郎中古其品書堯舜禪受圖
以獻可望其品拒不從譖於可望而殺之已而可望果有
劄諭吉翔天壽內外機務歸戎政勇衛兩衙門中外惶懼
於是士瑞與吏科給事中徐極兵部員外郎林青陽主事

張鏞工部員外蔡續連章發其奸王怒兩人求救於太妃
以免自知不爲朝士所容詔附可望益甚先是王在肇慶
詔令未及滇黔有御史任僕主事方于宣議尊可望爲國
主定朝儀將設六部翰林官而慮人議其僭乃以范鏞馬
兆儀任僕萬年策爲吏戶禮兵尙書竝加行營之號後又
以程源代年策而僕最寵與方于宣屢勸進可望令待王
入黔議之王久駐安龍可望遂自設內閣六部官鑄八疊
印盡易舊印于宣又爲之立太廟享太祖高皇帝主於中
張獻忠主於左而右則可望祖父也擬國號曰後明王聞
之益憂懼密謂中宮張福祿全爲國曰聞西甯王李定國
已定廣西俘叛逆軍聲丕振出朕於險者必此人也欲下

一敕令統兵入衛若等能密圖之否二人言徐極林青陽
張鐫蔡續胡士瑞宜可與謀趣告之皆諾以白貞毓貞毓
曰今主上阡危正我輩致命之秋然機事不密則害成諸
君中誰充此使者青陽請行乃令佯乞假歸葬屬員外蔣
乾昌撰敕主事朱東旦書之福祿等持入用寶青陽卽日
問道馳出於歲盡抵定國所定國接敕感激許以迎王
徐纛曰聞之魏源曰李定國初與孫可望爲賊有蜀人金
公趾者在定國軍中爲說三國演義斥可望爲董卓曹操
而期定國以諸葛足國大感動曰孔明不敢望關張姜伯
約不敢不勉自是與可望左其後努力報國殉身緬甸爲
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固由定國有傑士風而非金公趾

有以感動之胡能若是當時盛誇柳敬亭而不知有金公趾附錄之以廣虞初之采焉

明坤甯宮常在郭氏以罪誅

常在女官名其階出近侍上安隆行宮庫隘奄寺宮人寓居於外分班入衛郭氏名良璞故奄夏國祥之對食也年十九妍麗捷敏能擊劍走馬巴東王妃某氏與之善有張應科者孫可望之私人也窺見良璞心好之移居近巴東王第晨夕致殷勤巴東王亦暱就之呼王妃爲嫂因得通於良璞事覺王命杖殺良璞並內監李安國賜巴東王與妃悉自裁璽書與可望言應科事可望不得已杖應科於

朝門外

徐肅曰特書何嘉勝朝家法之嚴也楚莊絕纓之會開元
戰袍之詩雖曰恢闡大度而牆茨之醜實自貽之孟嘗君
人情以色相愛之言豈可爲訓哉有明三百年藝御無射
鳥之兒形史無控鶴之紀李瑤撫遺曰播越之慘已如此
而宮令之肅猶如彼則有明一代帷簿修衽席辨始之終
之罔或佚蕩又誰得致疑於燕歸龍帳之春犬吠羊車之
影哉

十二月我

大清兵復取藤縣明總兵羅超死之

我

大清兵復取平樂明守將彭俊死之

明封莫宗文爲安仁伯

是歲孫可望殺明宗室之在貴州者

癸巳我

大清順治十年春正月

明永曆七年 是歲三月曾王去監國號

戊辰朔明桂王在安龍府

三月我

大清兵復取永州明李定國走龍虎關

我敬謹親王尼堪之歿也

章皇帝以貝勒屯齊代領其軍敗李定國兵四萬於永州

孫可望謀襲明李定國定國走廣西

定國自破桂林後不復爰可望約束可望惡之西甯王之

封也詔使已出黔境復追還之曰孤今出師入楚當面會
安西大慶宴奉皇上敕書以光寵之召定國赴沅州議事
說者曰此僞遊雲夢計耳龔彝亦致書定國曰來必不免
定國因止不行率所部走廣西涕泣謂其下曰不幸少陷
軍中備嘗險難思立尺寸功臣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
斬名王奏大捷而猜忌四起且我與撫南弟同起雲南一
旦絀誤輒遭廢棄忌我當必尤甚我妻子俱在雲南我豈
得已而奔哉諸營聞之有引軍從者

我

大清兵復取廉州明守道王道光死之

道光江西庚午舉人由雲南太和知縣歷擢是職被執不

屈死

三月明魯王自去監國號

有搆魯王於朱成功者成功禮儀漸疎王乃自削其號飄泊島嶼賴舊臣王忠孝郭貞一盧若騰沈佺期徐孚遠紀石青林復齊之徒調護之

明楊國棟莫宗文合兵攻常德不克

孫可望自將追明李定國與

大清兵遇於寶慶大敗

可望不意定國之奔也悵然久之欲止軍東下然業已僭師在道又信駕前軍言謂敵殊易殺欲親立大功以服衆

心謀知

王師屯寶慶之岔路口馮雙禮將左白文選將右可望自將中軍輕騎來襲時陰雨連綿行三日始至

王師出不意驚欲潰明兵易之甫斬數人便掠馬我貝勒還軍搏戰望見可望中軍建龍旂列鼓吹麾兵急攻之可望大敗走保峒口惟馮雙禮軍不動

王師亦鑒於衡州之失引還於是以武慶之間爲界是役也可望以定國去慮諸軍有圖已者既不敢嚴督諸軍前戰諸軍亦以駕前軍奮欲立功不願與併力以致於敗既而李定國亦敗於肇慶白文選亦敗於辰州凡所得州縣皆爲

王師所復取於是楚事大變矣

攷曰行朝錄以此爲四月事茲從陽秋

臣肅曰聞之黃宗羲曰越閩之事方國安以累敗之餘鄭

芝龍以龍鼉魚鼈之衆而欲使新造之唐魯力征經營天下此必不得之數也惟粵當李成棟金聲桓反正之際向非阨於贛州則江左偏安之業成矣逮夫李定國桂林衡州之敗兩蹶名王天下震動此萬厯戊午以來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敗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竊謂宗義明之遺臣惓惓故主黍油麥秀箕子亡國之悲鐵馬金戈放翁中原之夢情多憤懣語涉張皇成棟聲桓反覆小人胡言匡復惟定國仗子房報韓之劍焚世傑存趙之香比諸唐之李克用元之王保保蓋無慙焉然謂揮戈可以返日銜石可以填海呵壁之言詎有當辨亡之論也

明魯定西侯張名振以朱成功之師入長江

往歲名振收拾餘燼往見朱成功成功大言曰汝爲定西
侯數年所作何事名振曰中興成功曰安在名振曰濟則
微之實勳不濟則在方寸間耳成功曰何據袒而示之背
赤心報國四字長徑寸深人肌膚成功愕然謝曰久仰老
將軍大名柰多憎之口何出歷來謗書厚尺許名振遽火
之成功待以上賓行交拜禮指腹聯姻贈以萬金哆囉呢
五十匹日本刀一口爲名振聘王氏女拜爲總制犯漳泉
是年春名振請兵北上與之兵二萬糧三艘獲叛將金允
彥於金塘山礫之平原將軍姚志倬誠意伯劉孔昭偕其
子永錫以衆來依號召舊旅破京口截長江駐營崇明致
航海遺聞以登金山望祭孝陵爲此時事接南畧
引諸書則爲甲午正月登山題詩之日歷歷可據尋被讒

撤回廈門長陽王術桂

致曰耶甯靖王也說見後

爲力辨於成功及相

見語至夜分更益以兵而令陳輝王秀奇洪旭周全斌偕行至羊山颶風折兵十之一惟名振全軍無恙九月復駐平陽糧絕名振與士卒同餓有太師枵腹我輩忘飢之謠用是軍得不散焉

徐鼎曰不曰朱成功遭張名振而曰名振以朱成功之師何明名振之忠於明室而非成功之私人也兩賢相得偕作同仇有秦晉同盟之好無孫劉寄寓之嫌蓋加人一等哉

夏四月降將郝尙久以潮州叛我

大清復歸於明

尙久自恃殺車任重有功虐於潮我惠潮道沈時知府薛
信辰每事與抗尙久憤甚會

朝命以劉伯祿代之乃執時信辰翦辮反挾明故南京禮部尙

書黃錦

攷曰題名碑載錦爲王戌進士臺灣外紀誤作王辰

襄陽知府鄒鑿

攷曰臺灣外紀

誤作鄒鑿茲據題名碑改正

參議梁應龍

攷曰臺灣外紀誤作梁猶龍茲據題名碑正

奉永

歷正朔稱新泰伯踞潮屬各縣尙久慮城中有變於金城

山頂築一寨高聳堅固鑿兩井深百尺源通韓溪可飲萬

人不竭又修倉庫積糧餉爲久遠計我平南王尙可喜靖

南王耿繼茂饒平總兵吳六奇碣石總兵蘇利南洋總兵

許龍合兵圍之

五月明封楊時清征定侯

我

大清兵攻海澄明朱成功禦亂之

我固山金礪以全軍駐祖山頭成功令王秀奇郝文興陳堯策守鎮遠寨甘輝黃廷守關帝廟木寨爲犄角勢親登天姬宮將臺督戰我師大礮擊之後衝鎮葉章戰死後勁鎮陳魁傷於矢城壞十餘丈成功坐將臺指揮自若曰礮避吾吾豈避礮甘輝翼之下甫離臺而座已碎矣

王師以不拔鎮遠寨則城終不可下乃移兵擊之短牆皆陷如平地士卒無可容身秀奇掘地爲窩藏之不可克忽一夕礪營空礮遞發成功咋謂諸將曰是將臨城矣勒兵持斧以待令曰敵至方砍

王師渡濠入其郛大呼登城有廝養卒舉巨斧砍衆從之萬斧
齊下隨砍隨墮濠爲之平東方將白

王師始退而地道火藥發燒死無算礮走回漳州自是城守益
堅廝養卒拜都督焉

六月明桂王復密敕趣西甯王李定國以兵入衛

王以林青陽久未還將擇使往促吳貞毓舉翰林孔目周
官以對都督鄭允元曰吉翔晨夕在側假事出之外庶有
濟也王命吉翔往梧州謁祭興陵而密遣周官齋敕詣定
國官涕泣受命而行

明封朱成功爲漳國公

閏六月明李定國攻肇慶敗績退駐柳州

明總兵周金湯復取遂溪

秋七月明李定國復取化州吳川信宜石城

以施尙義守化州逾月化州石城復陷

明李定國復取賀縣樂平

明李定國攻桂林不克

初我廣西守將線國安馬雄乘定國與湖南大兵相持盡復平樂桂林敗胡一青王應龍陳經猷之衆於象州賓州廣西復爲我

大清所有定國之再攻桂林也圍七晝夜聞我師自武岡州至遂解圍去

明趙文貴執道臣孫允乾以叛降於我

大清

孫可望遣兵襲明李定國不克

可望聞定國敗駐柳州命馮雙禮襲之定國燒糧走雙禮
謂其怯也追之遇伏被擒定國禮而釋之由是雙禮傾心
於定國焉

九月我

大清兵克潮州郝尙久伏誅明朱成功遣兵救之不及

尙久惑信巫術巫者每降神語自當佑庇會大雨暴漲尙
久虞

王師灌城巫降神言當用鐵鎖數百觔鎖蛟龍則安諸巫讓之
曰何事不可言而爲此險語鐵索成尙久鳴金鼓與諸巫

送前巫者沈之江頃之竟不死尙久惑之愈深遂疏提防
領旗王安邦忖其必敗遣人約降於是月十一日夜二鼓
我師從西南角雲梯登城城中大亂尙久急抽兵入金城
山寨而大隊突至門弗及閉遂與子堯投井死初尙久求
救於朱成功成功惡其前拒會師援李成棟之請也不欲
援之周全斌曰倡義原當納降尙久悔罪來歸拒之則失
天下勤王之心令陳六御統兵自揭陽港入甫至南澳而
潮已破引還

冬十月我

大清兵復取明吳川

陳彝典陳其策俱被殺

十二月

朔明魯定西侯張名振與我

大清兵戰於崇明之平陽沙

是日寅刻我崇明駐防兵萬餘馬三百匹乘凍涉江入平陽沙名振鼓衆迎之浴日將軍王善良挺矛當先姚志倬任麟王有才以三百人衝其左張煌言王浚以三百人突其右崇明兵大敗無一返者

我

大清兵復取郴州明巡撫朱俊臣死之

明桂王親行考選

馬吉翔奉命祭陵聞有密敕至李定國營遣人偵之主事劉遇新意其必預謀也告以兩使齎赴狀吉翔大懼屬其

弟雄飛出家貲賂提塘王愛秀求援時吉翔黨與布列王
孤立自危乃以臺省員缺飭部考選於月之二十四日臨
軒親試授蔣乾昌李元開簡討張鐫給事中李頥胡士瑞
御史楊鍾徐極等亦以資深加秩羣小益危懼蒲纓曰周
官之行皆此輩密謀馬公以報秦王則此輩死無日矣吉
翔愛秀先後白可望可望疑吉翔亦與謀遣鄭國往南甯
偵之吉翔證青陽周官事甚亟於是徐極楊鍾趙廣禹蔡
續張鐫李頥胡士瑞交章劾吉翔欺君賣國天壽表裏爲
奸王敕廷臣議罪天壽懼與雄飛連騎逃至貴陽而十八
人之獄成矣

甲午我

大清順治十一年春正月明永曆八年

壬辰朔明桂王在安龍府改雲南府爲雲興府辰州爲沅興府沅州爲黔興府

明以劉文秀爲大招討都督諸軍東伐

時有言招李定國者南甯鎮朱養恩言之尤切可望終忌之乃謀起劉文秀文秀見可望言已下劣恐不勝可望強起之疏請爲大招討可望尋單騎按沅靖諸營觀險隘勞軍吏十日而畢

明魯定西侯張名振復以朱成功之師入長江望祭孝陵名據以上游有蠟書爲內應率海船數百遡流而上再入京口掠儀真至觀音門十三日泊金山偕誠意伯劉孔昭

登山從者五百人寺僧持簿募化名振笑曰大兵到此秋

毫不擾尙募化乎助米鹽各十石次日紗帽青袍角帶向

東南遙祭孝陵設醮三日揮淚題詩攷日詩云十年橫解

裏真鶉首義旗方出楚燕雲羽檄已通閩王師桴鼓心肝

啼父老壺漿涕淚親南望孝陵兵縞素會看大纛禡龍津

前云予以接濟秦藩師泊金山遙拜孝陵有感後云甲午

年孟春月定西侯張名振同誠意伯題時劉孔昭同來也

越二日掠輜重東下四月復以海艘上鎮江焚小閘至儀

真索鹽商助餉金不得焚六百艘而去尋以沙船六十八

山東登萊諸處直抵高麗乃還

明朱成功遣兵攻崇明敗績仁武伯平原將軍姚志倬定南

伯徐仁爵死之
成功令其戎政司馬陳六斌都督程應璠率兵次平陽攻

明

我

天清兵克廣信之九仙山寨明進士徐敬時等死之

有楊文李克升者與敬時同舉兵寨破皆被殺

二月明開科取士

取四十人以四川熊渭爲第一授庶吉士餘授知縣教職
有差

明李定國取高州降將張月叛我

天清復歸於明

我

天清遣使冊封明朱成功爲海澄公成功不受

鄭芝龍復遣李德同鄭賈二使臣齎海澄公敕印招成功

我總督劉清泰致書畧曰一時曠蕩之恩出自

宸聰懷柔之畧真千載一時矣今天意所在不待智者而決川湖之捷屢奏兩粵之叛盡歸足下以子然一旅孤懸海外縱使樓櫓是憑亦無分茅割地之實際將謂踞島而守終屬依山傍海之游魂今固山開鎮於漳濱江南勁旅北地滿兵絡繹奔赴餘波一日不靖全師一日不班無論揚帆擊楫可以滅跡犁庭卽安坐以折窺岸之謀密布以塞通津之徑想足下此中之生聚教訓萬不得以暫待久以勞待逸以不足待有餘不幾望洋而成竭澤遶樹而致焚林此非不佞震喝之言而確乎理勢之談也若肯毅然來歸翻然號泣召族黨部曲而諭之各鼓化其心以了立命安

身之局既不棄令親萬里銜書之苦亦以慰尊公數年欲斷之腸上而

朝

廷之德意下而不佞之苦心可謂不相負矣然更有爲足下

思者將懼投誠而孤注何妨擁衛其子弟以歸倘懷赴闕爲畏途何妨請命於桑土而守以不佞半生忠樸見諒於聖明皆能一一代足下剖心呼籲從此樹奇勲以酬遇拜爵而分封矣成功以未有地方安插兵將爲辭不受敕印尋大擾福興泉漳四郡

三月孫可望殺明大學士吳貞毓等十八人

初林青陽還至南甯爲守將常榮所留令親信劉吉復命於王王喜改青陽給事中諭貞毓再撰敕鑄屏翰親臣金

印賜定國卽遣劉吉還付青陽送廉州定國拜受命而是
時鄭國械馬吉翔至安龍與諸臣面質挾貞毓入文華殿
脅王索主謀者王不敢質言謂必外人假敕寶所爲國怒
目出與龐天壽至朝房械貞毓並刑科給事中甯國張鐫
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欵縣鄭允元大理寺丞湖廣林鍾太
僕寺少卿袁州趙賡禹翰林院檢討晉江蔣乾昌善化李
元開吏科給事中贛州徐極江西道御史錢塘周允吉廣
西道御史南昌朱議渥福建道御史進賢胡士瑞兵部郎
中四川朱東旦工部郎中九江蔡縉內閣中書廬陵易士
佳吏部員外郎直誥敕房事鄞縣任斗墟等十四人繫私
室福祿爲國求救於太妃天壽直入禽二人於坤甯宮外

太妃與妃稍問之天壽怒目詆之徑出逆黨冷孟鉏朱企
 鏌蒲纓宋德亮逼王速具主名王大悲憤曰汝等逼朕認
 出朕知是誰翌日國嚴刑考掠以貞毓大臣免刑執貞毓
 妻父戶部員外裴廷謨叱之跪廷謨曰我是朝廷五品大
 夫如何跪爾國怒亂棍交下兩臂幾斷廷謨不肯承乃以
 次考鑄等諸臣不勝楚號呼二祖列宗會日暮風雷忽震
 蔡續厲聲曰今日吾等直承此獄少見臣子報國苦衷由
 是眾皆自承國又問皇上知否續大聲曰未經奏明乃復
 收繫以欺君誤國盜寶矯詔為罪報可望可望請王親裁
 王不勝憤下廷議吏部侍郎張佐辰刑部主事蔣御曦及
 孟鉏纓等耳語國曰此輩留一人將為後患於是御曦執

筆佐辰票旨以鐫福祿爲國三人爲首凌遲餘爲從斬惟
貞毓以大臣賜絞吉翔天壽謂王妃必知情將廢之熈主
事蕭尹陳往古廢后事妃泣訴事得已乃矯詔曰朕以眇
躬纘茲危緒上承祖宗下臨臣庶閱今八載險阻備嘗朝
夕焦勞罔有攸濟自武衡肇梧以致邕新播遷不定茲冬
瀨湍倉卒西巡苗截於前敵迫於後賴秦王嚴兵迎扈得
以出險定蹕安隆獲有甯宇數月間捷音疊至西蜀三湘
以及八桂洊歸版圖憶昔封拜者纍纍若若類皆身圖富
貴惟秦王力任安攘毘予一人二年以來漸有成緒朕實
賴之乃有罪臣吳貞毓等包藏禍心內外連結盜寶矯敕
擅行封賞貽禍封疆賴祖宗之靈奸謀發覺隨命朝臣審

鞠除賜輔臣吳貞毓死外其張鏞張福祿全為國等同謀

不法無分首從宜加伏誅朕以頻年患難扈從無幾故馭

下之法時從寬厚以至奸回自用盜出拔廷朕德不明深

自刻責此後大小臣工各宜洗滌廉法共守以待升平是

日諸臣賦詩就刑神色不變攷曰吳貞毓詩云九世承恩愧未酬憂時惆悵乏良謀躬

逢多難惟依漢夢繞高堂亦報劉忠孝兩窮嗟百折匡扶

有願賴同儔蔣乾昌詩云天道昭然不可欺此心未許泛

常知奸臣禍國從來慘志士成仁自古悲十載辛勤為報

國孤臣百折只憂時我今從此歸天去化作河山壯帝畿

李元開詩云憂憤呼天洒酒厄六年辛苦戀王畿生前只

為忠奸辨死後何知作立碑報國癡心容易死還家春夢

不須悲滄羅江上逢人舊自愧無能續楚詞朱東旦詩云
邕江昔日五君子隨屈安龍十八人盡瘁鞠躬今已矣忠
臣千載氣猶生朱議泥詩有精忠買日吞河雖三尺童子
岳勁氣凌霜砥浪濤之句以上見安龍紀事

無不垂涕者其家人合瘞於安龍北闕之馬場林青陽逮

至亦被殺獨周官走免定國之奉王入雲南也疏請表章

十八人貞毓妻裴氏子戩穀鄭允元妻鄧氏扶兩人柩改

葬於城西海源寺廷臣白衣冠往送之戶部郎中吳鼎御

史陳起相弔之以詩攷曰鼎詩曰國運如絲繫暴秦鬚眉那得有完人智稱武簡知名重美諡

文忠見道真千古史傳雙烈士一山石伴兩孤臣黃冠臨

酒臨風弔愁說中興志未伸起相詩曰燼灰冷作一瓶收

送上荒原源海頭天府星殘埋二曲遼東鶴返泣千秋雨

中昏夜催人去夜裏空山傳鬼愁眼底鬚眉今畧盡更將

忠義向誰籌以上詳楊議者謂可望之不至於篡弒者貞

毓諸人護持之力也攷曰南畧謂貞毓丙辰生時年九十

已八十六焉能從亡閩粵七按貞毓中崇禎癸未進士是時年

事唐桂哉當是傳聞之謬

徐勳曰覽密敕之獄與漢獻帝衣帶詔事相類然伏后就

士氣猶振際茲顛沛獲免篡弑斯固漢唐末造所不如哉

夏四月明李定國復取羅定新興石城電白陽江陽春等縣

可望既殺十八人復奏言皇上既將諸奸正法李定國

陽秋作李順豈定國本名順乎而安龍紀事載汪辰初浩

氣秋中列李順陳慶瑞劉議新名豈李順另是一人乎何

以有勦虜失律云云也如此臣弟也勦敵失律法自難寬

方責圖功以贖前罪而敢盜寶行封是臣議罰諸奸以為

應賞矣臣部諸將士比年來艱難百戰議賞議罰惟臣專

之前疏付楊畏知奏明可復閱也憶兩粵並陷時駕蹕南

甯國步既已窮蹙加之叛爵焚劫於內強敵彎弓於外大

勢岌岌卒令駭喙潛迹晏然無恙不可謂非賀九儀等星
馳入衛之力也又憶瀨湍移蹕時諸奸力阻幸黔堅請隨

元胤敗死使果幸防城則誤主之罪寸磔豈足贖乎茲蹕
安龍三年矣纔獲甯宇又起風波豈有一防城一元胤可
以再陷聖躬乎臣累世力農未叨一命之榮升斗之祿亦
非原無位號不能自雄者也沙定洲以雲南叛臣滅定洲
而有之又非無屯兵之地難於進攻退守者也總緣孤憤
激烈冀留芳名於萬古耳卽秦王之寵命初意豈覲此哉
臣關西布衣據彈丸以供駐蹕願皇上臥薪嘗膽毋忘瀕
湍之危如以安隆僻隅欲移幸外地當備夫馬錢糧護送
斷不敢阻以蒙叟挾之名時可望憾定國益深定國亦恐
其來襲因出掠雷廉以避之

五月明朱成功誅其督餉官黃愷

愷才能滑稽苛刻聚斂沿海受其塗毒成功收殺之衆心
乃安

徐勳曰同時殺者有海壇守將黃大振何以不書大振無
可殺之罪亦無可錄之功無足書也

六月明李定國遣兵攻梧州不克

秋七月我

大清兵復取平遠

八月我

大清復遣使招明朱成功

攷曰諸書俱云冬十月事按臺灣外紀載成功與芝龍書中有八月十九

日招使抵省九月初四日辰時送禮云云確鑿可據諸書當是據二使復命時書也

章皇帝封鄭芝龍同安侯鄭鴻逵奉化伯鄭芝豹左都督遣內

院學士葉成格理事官阿山偕芝龍四子名渡者齎四府安插兵將救命入閩成功既遣渡候二使臣於安平乃命水陸軍將列營數十里設伏據隘自偕諸參軍詣安平而我二使臣亦嚴軍衛以待之成功請先開詔書我使臣謂未薙髮非臣也焉可輕出詔書徑回泉州成功笑曰忽焉而來忽焉而去意可知矣遂作書報其父曰兒隻字不敢相通懼有貽累也修稟聊述素志和議非本心也不意海澄公之命突至兒不得已按兵以示信繼而四府之命又至兒又不得已接詔以示信至於請益地方原爲安插數十萬兵將何以曰詞語多乖徵求無厭又不意地方無加增四府竟爲畫餅欲效前賺吾父故智嗟嗟自古英雄豪

傑以德服其心利不得而動之害不得而怵之

清朝之予地方將以利餌乎兒之請地方將以利動乎在

清朝羅人才以鞏封疆當不吝土地在兒安兵將以綏民生將

必藉土地今以雍髮爲詞豈有未稱臣而輕雍髮者乎豈
有彼不以實許而此以實應者乎豈有事體未明而可胡
塗者乎大丈夫作事磊磊落落毫無曖昧若能信兒言則
於吾父爲孝不信兒言則於吾君爲忠前詔使到省兒屬
渡弟約期相見盛設供帳於安平之報恩寺乃二使不敢
信宿哨馬四出布帳山坡舉動疑忌敕書委之草莽且奉
敕堂堂正正而來安用生疑彼旣生疑兒安能無疑乎葉
阿身爲大臣奉敕入闕不惟傳宣德意亦且奠安兆民百

姓如此困苦將士如此蕃多目睹情形不相商摧徒以薙髮二字來相逼挾兒一薙髮卽令諸將薙髮乎卽令數十萬兵皆薙髮乎一旦突然盡落其形能保其不激變乎二使不爲始終之圖代

國家虛心相商而徒躁氣相加能令人無危懼乎况兒名聞四海苟且作事亦貽笑於天下吾父已入彀中得全至今幸也萬一不幸惟有縞素復仇以結忠孝之局耳他何言哉又與弟渡書曰兄弟隔別數載聚首幾日忽然被挾而去天邪命邪弟之多方規諫繼以痛哭可謂無所不至矣而兄之忠貞自待不特利害不足動吾心卽斧鉞亦不能移吾志何則決之已早而籌之已熟矣夫鳳凰翱翔千仞之

上悠悠於宇宙之間任其縱橫所之者超然脫乎世俗之外也兄用兵老矣豈有舍鳳凰而就虎豹者哉惟吾弟善事父母勿以兄爲念二使復命

章皇帝怒成功之逆命也安置芝龍於高牆戍芝豹於甯古塔

焉攷曰芝豹因黨於施琅成功怒之後見芝莞被殺乃乘招撫之令挈芝龍妻顏氏入泉州投誠移居京都

臣竊曰書再遣使何見我

國家以德綏天下之心惓惓無已也成棟聲桓之叛赫怒致討不聞一介行李往來其間惟於成功則降尊就卑至再至三時其教告豈兩島之地大於江廣海舶之師強於鐵騎哉成棟聲桓有無君之心而動於惡罪不待教而誅成功則懷故主之恩守孤臣之節伍員不奔父命懼墜其宗田

橫自居島中恥爲亡虜磊磊落落有國士風昔明太祖謂
王保保爲奇男子我

聖祖仁皇帝亦曰成功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蓋

聖人大公無我之心前後一揆若執趙苞不孝之義律以馬超
背父之條則敵屣之棄大舜可處海濱杯羹之分漢祖忍
於置俎英雄之事非聖賢之心歟

冬十月明李定國圍廣州

十一月明改都康萬承安平龍安諸州爲府

明朱成功遣兵援李定國於廣東

成功遣林察督王秀奇蘇茂配戰艦送林雲璿齎奏詣行
在並會定國合師

十二月明李定國攻新會

我

大清兵援廣州明李定國敗走

我大帥尙可喜耿繼茂急請滿兵會剿

朝命都統朱瑪喇爲靖南將軍率江甯駐防兵赴之可喜結營

山巔伏兵江隘與朱碼喇合兵敗定國於珊洲

明李定國攻肇慶不克

明朱成功取漳州以劉國軒爲護衛後鎮

國軒汀州人雄偉魁梧有將畧我漳鎮左營遊擊林世用
委爲城門樓總樓總者專司城門者也國軒鬱鬱不得志
說世用歸海世用惑之遣國軒至廈門見參軍馮澄世澄

世與語大悅之收爲養子薦之成功令歸漳爲內應成功
督諸將自海澄至浦頭襲之總兵張世耀副將魏標知府
房星燦知縣周瓊等倉卒降十邑俱下成功以國軒爲護
衛後鎮餘仍原職

臣竊曰國軒何以不書叛降樓總微乎微者也微則何以
書張元李昊之走西夏范公之失計也鄭氏猖獗海上國
軒實左右之與甘輝吳淑之徒同爲鄭氏興衰所繫非碌
碌無足比數者也施琅黃梧之投誠

大清紀年謹志之猶此志也

乙未我

大清順治十二年春正月

明永曆九年

丙戌朔明桂王在安龍府

明朱成功取仙遊

漳州既下泉州屬邑望風瓦解獨泉州城守韓尙亮與施

琅結為刎頸交教其開壕築壘堅守不下郝文興請擊之

成功曰善戰不如善守姑置之毋損士卒令甘輝統諸鎮

取仙遊知縣陳有虞率兵民拒之礮石雨下不能克輝大

悒快有神器鎮洪善獻計曰此城乃葫蘆穴可用滾地龍

破之攷曰按滾地龍法開地道作葫蘆口直通城下安放

外然後堆土填石以塞其口燒著火從之城破有虞自縊

死先是有丐者以快擊碗攷曰俗名從北門走南門者三

忽不見人以爲狂及城破始悟快擊碗而走者蓋指人快

走也

徐彛曰昔公輸善攻墨子善守力敵勢均智勇俱困洪善滾地龍之法得之仙遊而失之饒平其左證也成功嘗令右都督黃廷攻潮之饒平有烏石樓小而堅平和人朱亮守之百計攻之不下時洪善亦在軍中一日亮登城見海師緩攻訝曰此必用滾地龍法也樓四周置缸盛水擇缸水動處鑿地視之得火桶地雷無數復填塞之及發火寂然無聲廷知城中有人遂撤師歸附志之以廣武備焉

明朱成功自置官屬改中左所爲思明州

成功雄視海上分所部爲七十二鎮立儲賢館儲才館察言司賓客司印局軍器局設六官分理庶事以壬午舉人

潘賡鍾

攷曰一作賡昌

兼吏戶官隆武丙戌舉人陳寶鏞爲禮官

世職張光啓爲兵官武進士程應璠爲刑官丙戌舉人馮

澄世爲工官改中左所爲思明州以鄧會知州事勸學取

士得黃帶臣洪初闢等四十人次第轉六官屬或爲監紀

推官通判奉前監國魯王暨盧溪王甯靖王居金門禮待

避地遺臣王忠孝盧若騰沈佺期辜朝薦徐孚遠紀許國

等爲上客軍國大事悉以諮之凡便宜封拜輒朝服北向

稽首望永厯帝座抗手焚疏以煽誘沿海士民稱恢復之

師焉

二月江南地震

攷曰本願亭林年譜

明李定國自高州退入南甯

珊洲之敗定國悉其精銳據山峪列礮象拒戰我索倫勁
騎突陣潰之定國復出兵四千自巔馳下橫截我師我師
夾擊奪其山定國且戰且走敗於興業又敗於橫州遂退
守南甯

明劉文秀駐兵川南

夏四月明朱成功築涪州城

五月祭旗大演陸師戈甲耀日六月大演水師

明朱成功援粵之師失利

林察周瑞等舟次虎頭門偵知李定國戰敗梧州失守乃
還師成功責其遲滯失策各戴罪立功

攷曰黃宗羲行朝錄云援粵之師失

利統兵黃梧降級而臺灣外紀則云林察周瑞爲小異耳

五月明劉文秀攻常德敗績

文秀率衆六萬戰艦千餘出川峽遣盧名臣馮雙禮分犯岳州武昌爲我都統辰泰所扼不得進回舟攻常德我荆州長沙之師設伏城外俟其過半突出夾擊大敗之六戰皆捷火其戰艦名臣赴水死文秀及雙禮遁回貴陽

明魯定西侯張名振以朱成功之師復取舟山

成功拜名振爲元帥陳輝洪旭陳六御副之統二十四鎮入長江我甯波守將張洪德降名振養爲義子進攻舟山我鎮臣巴臣功之中軍陳虎力戰死臣功降授爲鐵騎鎮改名臣興名振徒步入城痛哭祭其母哀動三軍

放曰航海遺聞

云八月攻舟山而行朝錄臺灣外紀則云五月今從之

六月江南地震

張曰本願亭林年譜

明朱成功取揭陽遂取普甯

成功以前提督黃廷爲帥萬禮副之統二十鎮南下廷從揭陽登岸屯兵桃花山我潮州總兵劉伯祿列營鷹嘴浦海師填壕砍柵伯祿無備倉卒遁廷遂合忠勇侯陳霸之師圍揭陽守將棄城走普甯亦降

我

大清命鄭親王世子濟度率師平海明朱成功墮安平鎮及漳州府惠安南安同安三縣城回師廈門

我總督劉清泰復致書成功曰激切再書無非欲早定海上之議早報

聖明之念以早結尊公父子忠孝之局耳何足下舉動依然毫釐千里邪天下事情理與勢耳尊公位列大臣之上合祖母年迫風燭之期念漳泉寸土爲足下脈絡所關祖宗廬墓所依足下咫尺弄兵荆棘其上在尊公之魂夢一刻未安令祖母之寢食一刻不樂足下將泰然波濤之間自謂功名富貴之計得乎此情理之絕無者也更有慮者固山枕戈久矣大帥駐馬於漳畔勁旅露刃於泉南有不能頃刻待蓋不佞意主於撫固山力主於攻在足下夸浮恍惚不佞焉敢執爲必撫而止其攻倘一攻而緩撫局之成猶可言也一攻而遂成撫局之變則尊公前後之綢繆與不佞前後之挽回俱無所用矣此又勢之了然者也足下家

報所陳皆足以啓羣疑之誹而敦

聖明之怒繕疏而入幾費躊躇然一片苦心不得不再爲披瀝
足下所云不知有父久矣此言一出不但傷天性之恩且
貽後世之刺尊公身爲明季重臣國亡而擇主非背國而
事仇也足下前無顧命今無共主何得滅不可易之親而
從不必然之議也古之求忠臣於孝子者幾無據矣至今
猶屢執三省相界之說胡爲乎來哉今天下中外帖然十
載足下身羈海甸猶欲招徠之以大一統之勢誰敢取臣
服之版圖惟正之則訾而輕議之且從來無此廟算無此
邊籌也卽如足下所云亦可笑矣無三省則舍我而忠於
彼將有三省卽棄彼而忠於我此皆拂情影借之言知非

足下之心也但念

朝廷加恩一番尊公經營一番不佞來此區畫一番天下事甯可瓦全勿爲玉碎足下或謀之族黨或謀之老成務爲開心見誠勿得藏頭露面勿再以必不可告之言必不可爲之事徒費口舌徒滋議論而終於坐失機會也不佞言至此力已竭矣他日見尊公於班聯之間亦可告無罪矣至進止之事則有固山並諸大人成敗之局則關乎足下一門父子兄弟不佞雖膺其職豈肯盡任其咎乎惟足下裁之成功覽書笑曰彼以勁旅挾吾吾豈懼一固山哉不報書我

朝命濟度爲定遠大將軍赴閩防勦成功集將佐問策郝文璉

陳堯策請戰馮澄世曰彼弓馬嫻熟糧餉充足一失銳氣則人心搖動不如全師退廈門堅守各島水戰非彼所長波恬浪靜猶有頭眩暈吐之苦安能敵我此以逸待勞之法也成功然之乃墮安平鎮漳州惠安南安同安諸城斂兵回島遣郝文興統所部守海澄

秋七月

徐鼎曰無事何以書春秋之例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冬十一月丁未明魯太師定西侯張名振卒

我台州副將馬信降於名振納母爲質許之將入見而名振已寢疾是日戌刻有大星隕海光芒如電有聲亥刻名振起坐擊牀連呼先帝數聲而鶴葬於蘆花窰有白鶴成

羣盤旋數日遺言以所部歸張煌言論者謂陶謙之讓豫

州不是過也汝日航海遺聞云以陳六御代名振任士多有六御之命而士之願從煌言者衆故又

有煌言代領名振軍軍容始盛云云也

徐鼎曰備書爵何嘉之也名振惟殺王朝先一事是其失

策要其瑣尾從王百敗而志不折不謂非鞠躬盡瘁之

蓋臣也傳說騎箕之異宗澤渡河之呼生氣凜然聞者興

起安可以一省掩大德哉

丙申我

大清順治十三年春正月 明永曆十年

庚辰朔汝日南疆釋史作丙戌朔誤也按明桂王在安龍府

王在安龍塗葦薄以處日食脫粟守將承可望意更相凌

逼挾彈騎馬入宮門文吏乘輿呵殿過之不下仍改安龍
爲安隆歲造開銷銀米冊報可望稱皇帝一員皇后一口
月支若干王亦隱忍之苟延喘息而已

明西甯王李定國敗孫可望兵於田州進扈安龍

定國駐兵南甯衰弱不振可望遣總兵張明志關有才襲
之定國計無所出中書金維新曹延生曰明志等兵雖多
皆帥主舊部下安敢相敵今以奇兵襲之彼不虞我之至
也且驚而潰我乘勝至安龍迎皇上入雲南美名厚實兼
收之矣定國然之率斬統武高文貴等集兵萬人拔寨從
小路行五日出明志營後猝衝之明志軍大亂降其衆三
千人進趨安龍

徐鼎曰書爵何嘉之也

明朱成功部將蘇茂與我

大清兵戰於揭陽敗績

我平南王尙可喜遣左翼總兵徐有功潮州總兵劉伯祿
駐營揭陽城西哨騎挑戰追之卽退援勦右鎮黃勝殿兵
鎮林文燦前衝鎮黃梧操演浦上報伯祿騎兵過西門左
先鋒鎮蘇茂欲出戰金武鎮郭遂第曰列鎮過橋尙小失
利橋狹難以退兵且柰何梧曰戰則必勝何退之有茂麾
兵進敵忽徐有功從旁衝擊茂陣大亂溺水死者無算黃
勝林文燦咸死焉獨郭遂第所部近橋得不敗

二月壬子明舟山城哭

凡五日聲若風箏而咽雞犬上屋日夕號叫已而

王師逼近陳六御請之成功毀其城

三月孫可望遣將白文選犯明安龍文選與李定國連和選共扈王入雲南劉文秀納之改雲南府爲滇都

初可望乞秦封錢邦芑時爲四川巡撫察其部將白文選忠誠可用私語之曰忠義美名也叛逆惡號也孺子且辨之丈夫可身陷不義乎文選大感動與忠國公三祥盟於烏江邦芑爲執牛耳旣而可望襲道義祥走死文選晤邦芑愧汗不能仰視邦芑曰非公賣國他人賣公耳因言帝在安龍主辱臣死泣數行下文選折箭誓必殺可望及可望聞田州之敗知定國必至安龍疾召文選將兵迎王入

貴州太妃聞之哭從官皆哭文選因以情告曰姑遲行且俟西府至西府者定國也遂以輿徒不集報陰留候之數日定國至遂奉王由安南徯西走雲南抵曲靖時劉文秀守滇亦素怨可望聞定國至陽與都督王尙禮王自奇賀九儀等議守城而私以數騎詣定國曰我輩以秦王爲重卓但恐誅卓又有曹操耳定國指天自誓因偕奉王入雲南黔國公沐天波冠之馬龍驛王入城居可望第改爲滇都

徐鼎曰詳書何嘉文選文秀之棄逆從順也

明進封李定國爲晉王劉文秀爲蜀王白文選爲鞏國公王尙禮爲保國公王自奇爲夔國公賀九儀爲保康侯張虎爲

淳化伯餘進職有差

明以金維新爲行在吏部侍郎兼左都御史龔銘爲行在兵部侍郎

明加黔國公沐天波柱國少師

明馬吉翔入閣辦事如故

李定國初命斬統武執馬吉翔拘禁之將請詔治罪吉翔乃日夜媚統武會金維新龔銘來統武家吉翔則又媚之三人者信吉翔爲佳士爲之訟冤吉翔言前事皆他人所爲嫁禍於我願見晉王訴明心事死不恨三人益信之言於定國定國猶不以爲然召之見則叩首頌定國千古無兩青史流芳吉翔得望見顏色死且不朽其他是非冤苦

俱無足辨定國於是大悅握手恨相見晚吉翔既日在左
右媚之無不至一日謂金維新龔銘曰晉王功高皆兩公
爲之提挈今晉王進封兩公亦當不次封賞若吉翔得侍
皇上當爲兩公言之兩人則又大悅言於定國疏薦吉翔
入閣辦事王不得已從之吉翔挾定國以要王又假王之
寵以動定國不一月而內外大權在掌握焉

徐稟曰書曰如故何傷小人之易進而難退也伯喆寵於
句踐德彝容於太宗英主猶惑之况定國一武夫乎

明除光祿寺少卿高勣御史鄔昌琦名尋復官

吉翔既媚定國入閣與龐天壽握中外權定國文秀每飲
二人家爲長夜驪勣昌琦合疏言二王功高望重不當往

來權佞之門蹈秦王故轍定國文秀怒之不入朝馬吉翔
激王杖勳昌琦各百五十餘名金維新言於定國曰勳誠
有罪但不可有殺諫官名定國悟偕文秀救之得復官
徐鼎曰書尋復官何嘉定國之從善如轉圜也勳昌琦復
官而李如月慘死則可望定國之賢愚天壤豈不諒哉

明以扶綱爲東閣大學士張佐辰爲吏部尙書王應龍爲工
部尙書

時以龔彝爲戶部左侍郎彝言在雲南受可望十年厚恩
辭不受舉朝大譁詰之曰爾在本朝中戊辰進士官至司
道可望入滇爾首迎降恐忘明朝三百年之恩而不忍忘
可望十年之恩何也彝恬然不之恥也

明命雷躍龍入閣辦事

躍龍在崇禎時爲吏部左侍郎北都陷爲賊所掠仕可望爲僞宰相時以來朝命入閣人頗笑之

明遣白文選還貴州慰諭孫可望

文選回貴陽可望欲與兵與定國決戰文選曰天子在彼戰非策也盍兩和之乃復遣文選入雲南

砂曰諸書言可望恨文選有二

心盡撤所部而拘之今以楊在孫可望犯關敗逃始未參考之則文選二次自滇回黔事也

夏四月我

天清兵攻明廈門復攻金門尋引還

我大帥見各澳船隻已備合韓尙亮爲先鋒進畧廈門朱成功令林順等以大煩船十四隻駐圍頭上風以待尙亮

出洋失利我大帥聞之亦率諸船寄碇於圍頭是夜狂風大作滿漢兵苦顛播眩暈迫命舵工移船近岸舵工以海船不比河船告旣而風益甚大雨淋漓斷碇壞艚之聲震蕩魂魄天曙始定被風飄至金廈兩島者成功斷其手掌縱之歸蓋以壓嘉禾斷人種之讖也有獻計於我大帥者謂金門白沙寨爲鄭鴻逵所居多積蓄掠之可必克乃令王進功攻之甫出港而遇洪旭哨船乘波酣戰又海艘齊至進功知不敵退入泉港

五月明朱成功殺其部將蘇茂

茂之縱施琅也成功欲殺之而無由會揭陽之敗論其拒諫出兵斬之罰黃梧鎧甲五百諸將以茂罪不至於死咸

有後言成功乃厚養其妻孥自製文祭之有王恢非不忠於漢而武帝不能爲之赦馬謖非無功於蜀而武侯不能爲之解國無私法余敢私恩之語擢周全斌爲左先鋒鎮改郭遂第之名爲華棟擢後衝鎮命黃梧代王秀奇守海澄

六月明朱成功部將黃梧以海澄降於我

天清

梧雖受鎧甲之罰而心終不安適奉令守海澄乃遣其心腹賴玉通我大帥請以海澄降帥大喜檄提督馬得功應之謀既定梧飲蘇明於東門樓酒酣言蘇茂事明歎焉梧曰本藩養將士如分槽肥則啖之明復歎焉梧又曰我等

飄泊海上未有所歸天之眷

清久矣吾已納款於總督公不相從禍日旋至明以爲戲也起而免胄髮已薙矣左右悉露刃明愕然亦懼茂罪之及也頃之曰兄能爲之弟何不爾若依海若歸

隔亦惟命乃挾以俱行梧之將降也王秀奇之領兵張協察狀有異遣哨船稟之秀奇夜三鼓秀奇叩轅門言之成功令甘輝駕快哨洪旭駕趕繪救之天明至海門見居民奔竄輝頓足曰事不濟矣張協請速援五都土城輝乃令陳斌陳鵬分伏要道而運土城之糧餉入船諸將欲乘人心未定進攻奪城輝與旭謀曰梧謀已久非猝降無備者徒傷士卒無益也乃收軍回廈門我大帥請之

朝以前封成功海澄公之印授梧梧薦施琅爲副將而陳勦寇
五策一屯沿海以堵登岸二造小舟以圖中左三清叛產
以裕招徠四鋤奸商以絕接濟五剗僞墳以洩衆憤

朝議以蘇明有母在海調入京授多理幾昂邦內大臣成功亦
以明爲梧所脅非本有叛心月給以養其母焉

秋七月明義甯伯龍韜駐柳州尋敗死

韜與李定國爲應援尋被獲死

明朱成功取閩安進攻福州

成功與諸將議曰本藩欲北上爭衡因失海澄中止今貝
勒與總督駐漳福州必虛我乘南風抵閩安取福州則漳
泉下游悉爲我有彼還師救應疲於馳驅是徒勞也以中

提督甘輝爲帥後提督萬禮副之統杜輝陳斌等十五鎮
大煩船四十隻快哨二十隻北上攻閩安守將望風遁成
功聞報命前提督黃廷率陳鵬周全斌守廈門洪旭同兄
泰守金門親帥王秀奇等將大隊舟師入南臺奪其橋再
戰再勝進圍福州分兵東守烏龍江以禦泉漳救援之師
西據洪塘水口以截延建餉道北守連江北嶺以邊溫台
惟南面近水故不爲備焉

八月明朱成功退屯閩安

我巡撫宜永貴與副將田勝議分兵守烏樓以爲犄角成
功每攻城輒爲烏樓礮石所傷乃并力攻烏樓破之城
中益懼參將張國威請於宜永貴出原任藩司周亮工副將

王進於獄汝曰亮工時為督臣修岱問以破敵之策亮工

曰城外營壘相連獨東南一角疎防今令王進將步騎暗

過鼓山出路通橋以襲南臺海船令田勝伏南門李武伏

西門出不意突擊破之必矣是月十六日夜三鼓我師開

水部門繞鼓山而出天明鳴螺喊殺城上發大礮伏兵齊

起成功諸營出不意拋棄旗幟器械下船乘潮解旋退屯

閩安

我

天清兵復取舟山明守將英義伯阮駿汝曰東華錄貳總督陳

六御總兵張晉爵太常卿陳九徵副使俞師範誠意伯裔孫

劉永錫皆死之

我大將軍伊爾德降將提督田雄由定海大洋攻舟山是

月二十三日駿等連兵迎戰左右衝突

王師失利二十六日駿復扼橫洋金塘乘濤出戰忽有風大發

王師張兩翼薄之駿大舟膠淺不得脫與永錫跳水死六御與

張洪德自刎死晉爵大戰兩日夜殺傷甚衆力竭自刎死

九徵師範被執不屈死駿蕩湖伯進之從子也

攷曰說見前

晉

爵定西侯名振之水師總兵也永錫孔昭子世所謂郁離

公子者也九徵字青麟

臣竊曰詳書之何甲午乙未以後舟山之事稗官家不得

而詳之島嶼殘破君臣流寓式微載賦傳聞異詞英義將

軍與蕩湖之名互舛郁離公子以孔昭之子而淹夫籍爲

咸叔本不同名充有勁兒足徵幹蠱任其埋蝕胡云闡幽
詳稽舊聞蓋其慎也又有焦文玉者善射以膽畧聞負傷
自刎妻張氏殉之有夫忠婦烈之褒有楊復蔡者標將挾
之投誠赴水死兩人皆山西人死之時日不可聞附志之
明前魯戶部主事王江復起兵四明山敗績死之

王翊之敗也江母被縛江削其髮以僧服見得安置杭州
未幾母病卒江置一妾昵之甚控妻於官出之妻亦攘臂
數其隱微之過登車去聞者駭焉一日江出遊湖上守者
以妾在不疑久之不返始知向者以術脫其妻也江得逸
攜其妻復入海朝監國於金門張名振請爲監軍再入長
江名振卒江鬱鬱不得伸其志有沈調倫者復起山中江

赴之

王師恐其重爲舟山犄角急攻之調倫見殺江中流矢卒時復有休甯趙立言者亦以餘衆棲山中約江山縣諸生李國楹共取江山明年元旦立言以三百人攻克之國楹失期不至越日

王師大集立言獨戰殺數十人馬蹶墜水死其子楨恨國楹詣其家欲手刃之捕者掩至同伏法死

九月我

大清兵復取辰州

冬十月明夔州巡撫鄧希明總兵張元凱降於我

大清

希明自獻賊亂蜀後與元凱屯壘開縣入覲安隆授是職
十二月明朱成功攻羅源復攻甯德

我

大清再遣使招明朱成功

鄭芝龍再遣家人謝表謁我大帥請勸成功投誠巡撫佟
岱致書曰我

皇上定鼎以來不專用兵德威所迄無遠弗居東至高麗灌兒
哈魚皮西至察罕緬甸南至土苗洞蠻北至河套海西率
皆慕義向化稽顙恐後至於孔耿尙吳諸藩封躬膺茅土
任專一面君臣之情親於父子邇來惓惓於詐信之間是
自疑貳也天時人事侈口而談驕蹇滿紙殊堪憤恨不佞

畧一折之大凡開創之初久而後定如周武一戎衣猶因
小腆未靖作多士多方以曉告之楚越弄兵不過地方殺
運未終敢煩

王

師敵定耳近報執馘獻俘風飄籜卷至西人入河州一事全
無影響而台臺伏處海隅見聞不遠一二浮食之輩造言
生事以相簧鼓此乃山野邨落傳說稱奇而不知其無稽
也至於河北水溢關中地震事實有之董子謂天之仁愛
聖主故時出災異以見天之愛人君也自古殷憂啓聖母
論堯湯之世水旱尤甚漢文帝時日中有王字然太平稱
最宣帝時鳳五出麟一至究仁慈不振卒以短祚災異之
驗果何如乎從來竊發海上者不乏人矣其不能離於海

者猶魚之不能脫於淵也廟堂妙算以爲興師動衆於烟
波浩渺之中勞民而費財不若收其英傑使相統馭居民
得以永逸此不過以海治海之策今

恩綸頻頒

詔使疊至而台臺錯認以爲窮洋孤島艦艫檣櫓洵足爲萬里
長城而意益驕念益侈不亦疎乎

聖天子車書一軌海宇率濱猶温

詔慰勉推心置腹台臺倔強於鷺島之中期期不奉詔偃蹇恣
肆真夜郎王問使者曰漢比我何大也若夫豪傑舉動似
不如是不佞以爲尙可與言者台臺不反覆於旣撫之後
而徘徊於未撫之先洵骯髒男子哉今若斂兵而退以待

天朝之命不佞亦當代劉制臺擔其事補贖上請全天倫之恩
膺帶礪之錫鐵券金章如取如攜爾公爾侯爰及苗裔不
特珥筆文臣不敢望卽從龍諸勲策血戰數十年未易致
者台臺一旦得之此誠布衣之極致匹夫之偉業矣若夫
擁烏合之衆逞螳臂之勢

九重之上赫然一怒六師南至豈顏有逆行者哉抑或懸五等
之賞以待海濱之士而肘腋之間豈無懷我好音者乎存
亡利害間不容髮願高明熟思而審處之謝表齋書見成
功於甯德曰天下已定徒勞無益成功叱曰小人焉敢鼓
脣舌表悚然不敢復言尋護國嶺之戰阿克襄爲成功所
殺乃遣謝表歸而致書其父曰嗟嗟曾不思往見貝勒之

時好言不聽自投虎口毋怪其有今日也吾父禍福存亡
兒料之熟矣前言已盡但謝表日夜跪哭謂無可回覆不
得不因前言而申明之蓋自古治天下惟德可以服人三
代無論矣漢光武恢闢大度推誠竇融唐太宗於尉遲敬
德朝爲仇敵一見而待以腹心宋太祖時越王俶全家來
朝二月遣還羣臣乞留章疏封固賜之皆有豁達規模故
英雄樂爲之用若專用詐力縱可服人而人未必心服况
詐力之必不能行乎自入閩以來喪人馬費錢糧百姓塗
炭赤地千里已驗於往時茲世子傾國來已三載殊無奇
謀異能一弄兵於白沙而船隻覆沒再弄兵於銅山而全
軍殲滅揚帆所到而閩安便得羅源殿後而格商授首此

果有損邪益邪不待析而明矣且姜瓖金聲桓海時行豈非薙髮之人哉大丈夫磊磊落落光明正大皎如日月何效詐僞之所爲苟就機局取笑當時試思損無數之兵馬費無稽之錢糧死億萬之生靈區區爭頭上數莖之髮大爲失策且亦量之不廣也誠能畧其小而計其大益地足食插我弁衆罷兵息民彼無詐我無疑如此則奉

清朝正朔無非爲民生地也爲吾父屈也文官聽部選錢糧照前約又非徒爲民生計爲吾父屈也將兵安插得宜則

清朝無南顧之憂海外別一天地兒效巢由嚴光優游山林高尚其志耳兒志已堅而言尤實毋煩再役乞赦不孝之罪焉

丙申明朱成功部將甘輝與我

大清兵戰於護國嶺我梅勒章京阿克襄

攷曰臺灣外紀作阿格商蓋繙譯字不同

耳
歿於陣

我大帥聞羅源甯德之警遣阿克襄往援成功亦恐

王師假招撫為名乘間攻廈門令甘輝殿後自率諸鎮回島阿

克襄偵知成功已去麾軍追之甘輝與戰終日勝負未分

馬信曰藩主命公殿後非言戰也公何過勞輝曰彼追則

不得不禦耳信曰素聞公善戰明日觀公退敵詰晨阿克

襄整隊出則見敵人運糧者紛紛入船揮騎近橋則火武

鎮魏進功接戰交綬輒退中協鎮陳謙繼之進功則已渡

橋矣謙亦退阿克襄進迫之則見謙分隊伏橋之左右疑

未敢進而謙亦過橋矣益怒追之遇伏起分隊接戰則皆
敗走我副將柯如良驟馬呼曰賊兵賣戰速退勿追阿克
襄弗聽輝踞高視阿克襄至出不意刺之阿克襄墜馬弗
殊猶擊殺數十人而死輝斬其首重鈞有奇勒兵轉戰

王師棄馬匹輜重器帳無算輝回營信曰今日始知公之眞勇
畧也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十八

| | | | |
|---------|---------|-------|---------|
| 同里受業汪達利 | 福州謝定甫宗善 | 泰順林太冲 | 鎮甯宋左夫光伯 |
|---------|---------|-------|---------|

參校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十九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撰

丁酉我

大清順治十四年春正月

明永曆十一年

甲辰朔明桂王在滇都

明朱成功攻温州

二月甲申明王子出閣講學

三月明定國公鄭鴻逵卒於金門

鴻逵中崇禎庚午武舉人爲天津巡撫鄭宗周部將以芝
龍平紅夷功蔭錦衣衛千戶尋中庚辰武進士故事勳衛
射策甲科加三級進都指揮使癸未授副總兵宏光卽位

檄守采石掛鎮海將軍印以擊高傑張天祿亂兵功進封伯隆武時以定策功晉封侯尋封定國公芝龍之投誠也依成功入海謝兵權老於白沙寨爲我將王進功所攻移居金門遘疾卒

徐勳曰鴻逵碌碌庸人耳於其卒也何以書駒齒未落識龍文爲英奇菟裘自營無鴟室之恐懼較之李克泰之流侷乎遠矣故賢之

夏四月癸酉朔明上宏光帝隆武帝王考桂端王諡號大赦上宏光廟號曰安宗簡皇帝后曰簡皇后隆武廟曰紹宗襄皇帝后曰襄皇后皇考端王廟曰禮宗端皇帝嫡母王氏曰端皇后

明朱成功部將施舉與我

大清兵戰於定海關敗績死之

時成功謀大舉入長江令舉招撫松門一帶漁船爲鄉導
舉至定海關遭風入港遇水師力戰而死

五月明遣張虎送孫可望妻孥還貴州

可望以妻子在滇未敢爲逆僞翰林方于宣言於可望曰
皇上在滇定國輔之人心漸屬於彼國主宜正大統則人
心自定矣可望遂日夜謀犯闕王欲歸可望妻孥以安之
時王尙禮王自奇張虎皆可望心腹而虎奸黠尤用事自
以位在諸人下甚怏怏白文選謂定國文秀曰今尙禮自
奇擁重兵在輦轂下虎尤詭曰伺左右禍且不測今與可

望議和必皇上親遣張虎行乃無反覆耳王召虎至後殿
拔頭上金簪賜之曰和議成卿功不朽必賜公爵此簪賜
卿爲信見簪如見朕也虎至默見可望曰上雖在滇端拱
而已大權盡歸定國定國所信者文則金維新龔銘武則
靳統武高文貴人無固志可唾手取也繳所封伯印於可
望曰在彼處不受恐生疑忌臣受國主厚恩豈敢貳哉白
文選受國公之封已爲彼用矣出賜簪曰皇上賜此簪命
臣刺國主許封臣二字王臣何敢不以聞可望信之怒益
甚于宣侍側因請問左右遙窺之但見于宣叩頭跪奏可
望點頭許可之狀莫知其所獻何策也于宣出謂其私人
曰國主登九五我爲首相已親許我矣王又命白文選來

議和可望因拘留之奪其兵而遣其通政司朱運久入滇
運久大轎黃蓋無復人臣禮名爲議和實與尙禮自奇輩
謀內應也

秋七月明朱成功攻興化遂取台州

成功以洪旭陳輝守金廈兩島自領舟師北上屯興化之
狼崎命護衛前鎮陳斌神器鎮盧謙提督右鎮余程代黃
廷守閩安之羅星塔

攷曰行朝錄
作牛心塔

攻黃巖我守將王戎戰

敗執知縣劉登龍以降登龍投江死成功進圍台州總兵
李泌知府齊維藩知縣黎嶽詹獻城降天台太平海門衛
相率投降

我

大清兵復取閩安明朱成功退師廈門

永春縣林永聚眾據城我總督李率泰討平之乘勝攻閩

安先遣標下降將張蘊玉攷曰蘊玉武岡州人隸劉承胤麾下為總兵投誠隨征福建性

極敏凡經水程便記憶礁線淺深積功至澳門副總兵以兵三千潛度長樂港過羅

星塔截海師歸路而後合兵進攻余程戰死陳斌盧謙援

絕投誠至福州率泰醉以酒而殲之凡五百餘人成功聞

閩安不守慮失兩島乃命陳堯策屯狼崎自率舟師回廈

門

八月孫可望舉兵犯明滇都攷曰紀畧諸書皆云七月事而楊在孫可望犯闕始末則云八

月初一日可望誓師

時錢邦芑拘於大興寺聞可望謀犯闕心憂之兵部尙書

程源都察院鄭逢元雖自同於可望而不忘朝廷輒以言詞激發鎮將此輩朴魯武人無避忌酒酣耳熱罵可望曰剝一張賊皮又生一張賊皮邪邦芑知其可用也與二人計曰馬寶馬進忠馬維興雖隸可望麾下然皆朝廷舊勲圖報無路至白文選決不相負今可望入滇從中計圖之如反掌耳源以告文選與逢元私見馬寶定約從容謂可望曰使功莫如使過將才無出文選右者可望乃留馮雙禮守貴州以文選爲大總統馬寶爲先鋒合兵十四萬人滇十八日渡盤江滇中大震

九月明削孫可望爵命晉王李定國蜀王劉文秀與白文選連師進討戰於交水大破之

先是王自奇在楚雄醉後殺定國營將而懼引其眾渡瀾
滄江據永昌去雲南二千餘里以故可望入滇時不相聞
可望至交水列三十六營去曲靖三十里定國文秀眾纔
數千人相顧失色文秀議走交趾定國欲由沅江景東取
土司躊躇兩日不能決忽白文選率所部拔營逃至曲靖
單騎走雲南見定國文秀於朝曰宜速出兵交戰諸將已
有約稍遲則事機露不可爲矣且誓之曰誑皇上負國家
者身死萬箭下我當先赴陣前言畢卽上馬馳文秀率邠
三昇賀九儀胡一青趙印選吳子金李本高之師繼之初
可望見文選逃議退兵諸將未敢應馬寶慮回黔謀洩大
言曰我眾十倍於彼若以一人爲進退豈我輩非人乎張

勝亦曰某一人足擒定國矣可望大悅曰諸將如是吾復何憂語張勝曰雲南兵馬盡出城內空虛爾率武大定馬寶選鐵騎七千連夜走間道襲之定國文秀知家口已失不戰自走矣馬寶遣其私人入定國營言之且曰明日決戰遲則無及定國大驚夜告諸將十九日天未明拔寨起甫交綏而本高馬蹶被殺定國文秀色懼欲退文選怒曰張勝已往雲南我退則彼精騎躡吾後不鳥散亦蹂爲肉泥耳死於陣不愈死於走乎况馬維興袁韜輩必相應也定國文秀未答而文選已率所部鐵騎直冲馬維興營維興開陣迎之入合兵繞出可望陣後定國文秀見敵陣亂麾兵大進諸營皆歡呼迎晉王所向瓦解定國乃命文秀

文選迨可望而自還師救雲南

孫可望遣其黨張勝襲渣都明中書科中書朱斗垣被執不屈死之

斗垣輔臣天麟子也奉命齎敕書賜白文選於曲靖中途

遇賊被害

攷曰陽秋以此爲九月二十一日事

明李定國還師援滇都擊張勝於渾水塘擒之王尙禮自殺

勝伏誅

攷曰陽秋以爲二十二日事

勝至雲南尙禮將內應黔國公沐天波知其情以兵守之

不得發時交水捷聞王命插報捷旗於金馬碧雞坊下勝

見之大驚拔營去回至渾水塘遇定國列陣死戰定國幾

不支而馬寶於陣後連發大礮勝衆亂遂潰走益州部將

李承爵誘而縛之勝罵曰汝何叛我承爵曰汝叛天子吾何有於汝乎解雲南告廟獻俘與其黨趙珣皆伏誅尙禮於張勝之退兵也知情已露自縊死

冬十月孫可望走長沙降於我

天清

可望逃至貴州從騎十餘人命馮雙禮守威清要隘約曰追至則發三礮文秀追至普安尙遲疑不敢進雙禮欲可望逃劫其輜重乃發礮以紿之可望遽挈妻子出城輜重婦女悉被掠過鎮遠平溪沅州守將閉門不納惟靖州道吳逢聖率所部迎之可望狼狽走長沙遣使投誠於我經畧洪承疇軍前

章皇帝封爲義王十七年十一月病死

明論反正功晉封白文選鞏昌王馮雙禮慶陽王馬進忠漢陽王馬維興敘國公賀九儀廣國公馬寶淮國公其餘進侯伯有差

明論從逆罪誅淳化伯張虎降荆江伯張光翠德安侯狄三品岐山伯王會等爵程源鄭逢元等降級有差

文秀至貴州數日虎率殘兵自滇逃回文秀詰之曰皇上賜汝金簪議和何有行刺之說虎無以答解赴雲南王告廟御門獻伴磔之光翠三品等降爵源逢元萬年策劉泌降級其安隆諸文武久反正不之及也方于宣時爲提學試沅靖諸屬表題有擬秦王出師討逆大捷語旣聞可望

敗馳書於錢邦芭欲糾義旅擒可望以獻邦芭答以詩曰
修史當年筆削餘帝星并度竟成虛秦宮火後收圖籍猶
見君家勸進書蓋于宣嘗爲可望修史奉獻賊爲太祖作
太祖本紀又嘗言帝星明於并度秦王當有天下故也其
終事不可聞

十一月明追贈安龍死難大學士吳貞毓以下十八人諡廕
有差遣祭立廟

李定國率文武疏請表章安龍死難十八忠臣詔贈貞毓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士諡文忠廕子
錦衣衛僉事鄭允元武安侯諡武簡張鐫徐極兵部右侍
郎林鍾蔡續趙廣禹大理寺卿蔣乾昌李元開陳慶瑞侍

讀學士周允吉朱議滉胡士瑞李頎副都御史易士佳任
斗墟太常少卿朱東旦劉議新太僕少卿各廕一子入監
讀書張福祿全爲國弟姪一人錦衣衛指揮僉事遣官諭
祭文曰卿等乾坤正氣社稷忠臣早傾捧日之忱共効旋
天之力詎意叛逆生忌禍起蕭牆梟獍橫行頓忘君父安
龍之血終當化碧九原汗青之書各自流芳千古今日移
蹕滇雲鷓鴣駢列回思卿等簪履趨蹌杳不可見夫獨何
心能不悲哉將茲俎豆慰彼泉臺尋遣通政使尹三聘往
安龍卽馬場建廟勒碑大書曰十八先生成仁處

明朱成功攻鷓汀寨克之

成功統師南下至南澳陳霸請先取鷓汀寨以足糧值冬

旱壕寨乾燥火攻克之戎旗鎮林勝恨其屢次截劫屠戮

殆盡

十二月明復取南甯

戊戌我

天

清順治十五年春正月

明永曆十二年

戊戌朔明桂王在滇都

明遣使冊封朱成功爲延平王招討大將軍賜尙方劍便宜

行事

攷曰自此至徐孚遠朝滇皆同時事故以次書之

初成功以閩安之失詢諸將佐吏官潘庚鍾曰漳泉沿邊

民苦爭戰且偏隅不足號召天下藩主將戰艦從瓜鎮取

江南金陵破則閩粵黔蜀之豪傑自嚮應矣甘輝曰我空

國出兩島豈不危乎庚鍾曰

清所以未攻兩島者慮滇黔牽制耳倘會天下之兵而來豈能獨全乎今統貔貅之衆入據長江截糧道彼自顧不暇奚暇攻兩島哉工官馮澄世曰不取江南

清亦未必忘兩島也參軍陳永華曰取江南而兩島自安偷安歲月自老其師非策也輝堅執以爲不可成功慨然曰吾亦有心久矣武侯言勢不兩立

清其有每飯忘我邪我當間道請旨會滇黔粵楚之師出洞庭會江南使天下跂足相從耳乃遣楊廷世劉九皋泛海從龍門間道詣行在王下廷臣集議兵部左侍郎冷孟鈺曰成功執大義拒父命遠隔海濱貢問不絕實有桓文尊周

之義宜晉封秩以鼓嚮義之心祖制外臣無封王例今擾攘之際豈可守經况成功係先帝賜姓以郡王爵之亦與祖制無違俟平江南則晉封一字王可耳乃封成功延平郡王以六部郎中各一員隨師紀錄賜上方劍便宜行事手詔令進師江南伸大義於天下遣漳平伯周金湯太監劉國柱齋印冊航海至廈門成功始設長史審理典寶典杖典儀典膳諸官焉

明冊封朱成功部將王秀奇爲祥符伯馬信爲建威伯甘輝爲崇明伯黃廷爲永安伯萬禮爲建安伯陳煇爲忠靖伯洪旭爲忠振伯郝文興爲慶都伯餘拜爵有差

徐燾曰封爵必詳書何重封爵也賞賚之班莫過五等之

錫史家年表之作蓋特筆也沙中偶語而什方侯邯鄲用兵而千戶賞權宜之計非法也故剗印之弊則無恩傳書之封則已濫敝袴猶惜之况名器乎亂世之君威權已去不得已而以爵賞勸之此蓋事勢迫而使然褒與譏兩無庸也直書其事而世變可知焉曰朱成功部將何以別於粵魯諸臣也

我明授魯兵部右侍郎張焯言爲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天清再遣使招之焯言不受

辛卯之歲

王師將下舟山命降將田雄以書招焯言峻拒之監國入金門

朱成功以唐魯蒼怨於監國修寓公之敬而已賴煌言與
定西侯張名振以軍爲衛成功因之有加禮煌言嘗極言
成功始終爲唐真純臣也成功亦曰侍郎始終爲魯與吾
豈異趨哉故兩人交甚睦尋間行入吳淞招軍天台明年
再會張名振之師入長江還駐舟山名振卒遺言以所部
歸煌言於是軍容始盛丙申舟山再失駐天台尋駐秦川
王師遷舟山之民而空其地煌言還駐軍焉魯王旣去監國號
煌言通表滇中與成功同日拜命將會師大舉我江督郎
廷佐以書招之煌言復以書曰夫揣摩利鈍指畫興衰庸
夫聽之或爲變色而貞士則不然其所持者天經地義所
圖者國限君仇所期待者豪傑事功聖賢學問故每羶雪

自甘膽薪彌厲而卒以成功古今來何可勝計若僕者將
畧原非所長祇以讀書知大義痛憤國變左袒一呼甲盾
山立峩峩此志濟則顯君之靈不濟則全臣之節遂不惜
憑履風濤縱橫鋒鏑之下迄今餘一紀矣同仇漸廣晚節
彌堅練兵海宇祇爲乘時此何時也兩越失守三楚露布
八閩羽書雷霆飛翰僕因起而匡扶帝室克復神州此忠
臣義士得志之秋也卽不然謝良平竹帛捨黃綺衣冠一
死靡他豈諛詞浮說足以動其心哉乃執事以書通視僕
僅爲庸庸未流可以利鈍興衰奪者譬諸虎僕戒途雁奴
守夜旣受其役而忘其哀在執事固無足怪僕聞之怒髮
沖冠執事固我明勲舊之裔遼陽死事之孤也念祖宗之

恩澤當何如怨憤思父母之患難當何如動念稍一轉移
不失爲中興人物執事諒非情薄者敢附數行以聞焉初
煌言之航海也倉卒不得盡族行我

章皇帝以煌言有父命勿籍其家但令其父以書諭之煌言復
書云願大人有兒如李通弗爲徐庶父亦陰寄聲曰汝勿
以我爲慮也父卒有司強其妻子書招之煌言不發趣焚
之己亥家始被籍

章皇帝猶命鎮江將軍善遇之勿囚辱焉

明授魯左僉都御史徐孚遠爲左副都御史孚遠朝於滇都
失道安南國不屈還廈門

攻日臺灣外紀以孚遠失道安南
爲順治十八年正月從滇朝見歸
厦事而黃宗羲行朝錄則云朝
滇時不得過安南遂回厦門

辛卯舟山之破也孚遠扈魯監國航海時朱成功啓疆禮
士老成耆德之避地者多歸之孚遠領袖其間每以忠義
相鏃厲成功娓娓聽至終夕不倦有大事輒咨而後行嘗
自嗟曰司馬相如入夜郎教盛此平世事也以吾亡國大
夫當之傷如之何時滇使冊封成功晉將佐爵魯遺臣之
在兩島者自張煌言以下皆量遷孚遠轉左副都御史隨
滇使入覲失道安南其國王要以臣禮孚遠大罵或曰且
將以相公也則愈罵國王嘆曰忠臣也厚資之得完節歸
與葉后詔鄭郊輩結爲方外七友浮沈島上卒遺一子竟
以餓死攷曰諸書載孚遠事互異明史謂其因松江破死
島中泉州府志謂居廈之會厝寮卒龍溪縣志謂
遊龍溪後不知所終南疆釋史謂歿於臺灣鷺江同安兩
志說亦畧同而野乘謂康熙癸卯廈門破諸紳多東渡

獨孚遠歸華亭明詩綜引
鶴重歸語似孚遠未渡臺
霍王濬所撰二傳言癸卯
之饒平山以歿其稱說年
廈門破孚遠遁跡爲北帥
一子扶櫬至松江未葬子
入潮說合當得
實也附志之

明以前兵部尙書程源爲禮
邦芭掌都察院事

邦芭拒可望不屈源則可
義於交水之戰咸有功焉
事頗忌二人源功名自許
者劾源曾臣事可望非純
掌憲而督理晉王軍事者

芑上邦芑亦鬱鬱浮沈朝請而已

我

大清兵復取橫州明知州鄭雲錦被執不屈死

雲錦字子素莆田人以明經起家知靈山合浦縣事粵東

陷後漳平伯周金湯委署廣西左州知州南甯再復廣國

公賀九儀又委署橫州是月十五日城破雲錦被執送漳

陽作馬上吟旋下肇慶獄作從西山義士遊詩絕食七日

不死乃復食在獄三年吏民勸其薙髮雲錦曰吾辨死久

矣所未即死者留一日鬚髮即頂一日君恩為一日南冠

之楚囚即為一日大明之臣子耳就刑之日飲酒談笑如

平時觀者莫不悚歎焉

攷曰馬上吟曰昨朝刺史出見客騎馬城上點軍冊今夜穹廬作楚

囚不信雄心旋落魄熹微帳外獨徘徊依依斜傍霜華
 笳吹倏動二人愁聲聲催促營炊迫狻猊扶我上馬行
 簇護持無間隙天地寬大難可量此時伸展不盈尺濃
 橫抹斷城腰慘淡烟雲天感額北風拂面任欺凌古樹
 禽驚振翻孤臣馬上嘯一聲曉山失曉顏如墨回首羊
 路渺漫我軍創病何狼籍猶喜人不攢眉咎向虜兒雄
 咤叱朝廷豢養三百年雖敗志氣不蕭索河水縈環馬
 遲羨煞一派寒光碧鳥聲上下叫黃昏斜陽落浦荒却
 此宵夢醒何處也瀟瀟風雨穿古驛從西山義士遊詩
 虎豹山之獸猶思文其身皮骨蒸雲霧耐飢過七晨鬚眉
 丈夫子忠孝以成名時數值陽九血軀何用生君不見蘇
 武海上十九年沙漠鬻雪與吞毡又氣衝寒低斗牛古人
 不絕又不見文山三載坐小樓正氣衝寒低斗牛古人
 往名存耳時地各殊肝膽似逍遙躡步首陽山義士一
 不復還惟青烟洗心腹一歲久無人采白蕃我居山
 巔拜孤竹不茹烟火洗心腹一歲久無人采白蕃我居山
 西山曲三日四日不食栗斥罵獄吏無休息五日六日
 何如曉來曾把髮鬢梳整冠理衣行鬢鑠作詩遂向壁問
 書七日入日枯胃腸忠魂直到底何會失故吾人生自古誰
 委道傍任教飢肉啄鴛鳥到底何會失故吾人生自古誰
 無死覓得死所幾人乎
 以上詳李世熊寒支集

二月我

大清命貝子洛託爲甯南靖寇大將軍都督卓布泰爲征南將軍偕降臣洪承疇吳三桂線國安等分道取雲南

孫可望之未降也我四川總督李國英駐保甯大將軍辰泰都統阿爾津駐荊州承疇以經畧駐長沙尙可喜等分駐肇慶廣州遇出犯湖南南川北廣東之寇則擊卻之出境亦不窮追以孫李皆百戰之餘地險兵悍姑以雲貴川東南爲其延喘地及可望降知敵人內訌於是承疇三桂疏請大舉

章皇帝以貝子洛託爲甯南靖寇大將軍偕承疇由湖南進三桂爲平西大將軍偕都統墨爾根李國翰由漢中四川進

都督卓布泰爲征南將軍偕國安由廣西進約期會於貴州

明李定國遣其將劉正國楊武等分守四川之三陂紅關馬進忠駐貴州

三月我

大清吳三桂等兵至合州明重慶總兵杜子香棄城走

吳三桂由沔陽至朝天驛順流擊楫月之四日抵保甯具舟艦糧糗過南部西充猶見數家烟火自順慶而前則枳棘叢生箐林密布雖嚮道莫知所從伐木開道十四日至合州杜子香以輕舟哨至江口見三桂揮軍跨馬而渡子香駭而逃三桂偕墨爾根由銅梁壁山進發至重慶時房

竹歸巫有郝搖旂李來亨袁宗第黨守素施州有王光興
長壽有劉體仁譚詣譚宏譚文達州有楊秉允等連兵防
守三桂策其無能爲惟令總兵嚴自明程廷俊以重兵扼
重慶固根本而已

明光祿寺少卿高勳部郎金簡疏言時事

定國自敗孫可望後宴飲恬愉頗弛武備二人次第疏諫
謂內患雖除外憂方棘伺我者頓刃以待兩虎之一斃而
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寢熟薪之上能且夕安乎二王老於
兵事者也胡亦泄泄如是定國愬於王詞頗激王擬杖二
臣以謝之朝士爭執不可移時未決而敗報踵至定國遂
巡引罪簡字禹臧勳同里人後扈王入緬死於道

夏四月明王自奇關有才反李定國自將討平之

自奇舊封夔國公有才封永壽伯皆孫可望黨也懼而反定國擒而誅之時

王師入貴州不及援故逆黨平而貴州已不守矣

我

大清貝子洛託等兵取貴陽明馬進忠遁巡撫冷孟鉞死之

孟鉞被執諭薙髮大罵不屈死

臣肅曰按楊氏安龍紀事冷孟鉞蓋馬吉翔之黨也及殉節貴陽怒裂睢陽之背憤銜溫序之鬚又何烈也豈楊氏褒譏失實抑孟鉞固兩截人歟君子取節焉可也

庚辰我

大清吳三桂等兵至三陂明劉正國遁遂克遵義

三桂以浮橋濟黃葛江溽暑薰蒸軍士多病翌日渡碁江
歷滴溜三陂紅關石壺關之險皆峭壁重淵一夫可守正
國望風由水西逃入雲南於是將軍郭李受總兵王友臣
並以衆降獲糧三萬石兵五千

王師遂克遵義

庚寅明大招討蜀王劉文秀卒

文秀之追孫可望至貴陽也收潰卒得三萬人屯守邊隘
李定國聞而忤之召之還並召諸將之在邊者論功小大
爲分兵多寡之地及

王師猝至兵失其將將不得兵迄於大潰文秀在滇鬱鬱不自

得每屏人語曰退狼進虎晉王必敗國病革上遣表曰臣
精兵三萬人在黎雅建越之間窖金二十萬臣將郝承裔
知之臣死之後若有倉猝請駕幸蜀臣妻操盤匱臣子御
羈勒以十三家之兵出營陝洛庶幾轉敗爲功也

臣竊曰書爵何嘉之也文秀起家草澤乃心王室恂恂退
讓有名將風情勢旣迫猜嫌頓起豈天必欲訖明命歟何
兩賢不相得也

五月我

大

清吳三桂等兵敗明楊武於開州之倒流水興甯伯王興水

西宣慰使安坤西陽宣慰使冉奇鑣蘭州宣慰使奢保受等

降

攷曰王興疑卽王光興與入蜀事合另有廣甯伯王興者守文邨不降事見後

秋七月丙申朔明命李定國爲招討大元帥賜黃鉞

有妖人賈自明者持幻術大言上帝以某日助兵爲木偶
人數百長丈許執旛幢爲行陣定國惑之四方之促師期
者輒云有待久之無驗怒斬之戒期出師王授以黃鉞凡
古命將之禮無不備焉

我

大清卓布泰等兵抵獨山州

戊戌明大學士文安之督川東諸軍襲重慶不克

安之率劉體仁袁宗第李來亨十三家暨譚宏譚詣譚文
等由水道襲重慶而吳三桂留防之師嚴於他路故不克
明延平王朱成功兵部左侍郎張煌言會師大舉北上甲辰

次羊山颶風作旋師舟山

成功將大舉攻南京以黃廷爲前提督洪旭爲兵官鄭泰爲戶官留守金廈從行甲士十七萬以五萬習水戰五萬習騎射五萬習步擊以萬人往來策應選力能舉五百觔者披鐵鎧畫以朱碧彪文留兩目執斫馬大刀立陣前砍馬足號曰鐵人望者以爲神兵左虎衛陳魁統之中提督甘輝請俟滇中會師而進成功曰會師之舉不過牽制其勢耳兵馬雲集日費萬金豈可稽延自老其師哉乃命輝爲前部馬信萬禮繼之自統大衆爲合後侍郎張煌言爲監軍揚帆北上平陽守將單任暹瑞安守將艾誠祥獻城降次羊山其山多羊故名之相傳其下有龍宮戒震驚成

功曰本藩欲馳驅天下百神賓服奚畏一孽龍乎令放礮
鳴金不移時颶風發挾雷電水起立成功冠帶起祝曰成
功統率三軍恢復中原如天命有在卽將諸船沈滅神其
鑒諸祝畢風頓止是日碎巨艦數十漂沒士卒八千人成
功之四子濬七子浴八子温暨義陽王某皆溺焉乃旋泊
舟山理楫以爲後圖

攷曰一云羊山故多羊見人馴擾然
不可殺殺之則風濤立至軍士不能
戒烹之羊熟而禍作與放礮驚龍說小異疑
成功旣放礮而軍士又殺羊致此奇禍歟

八月明授前江西總兵鄧凱爲隨扈總兵

凱吉安人父某死國難凱初隨楊廷麟劉同升起兵江西
事敗而逃是年朝滇都投隨扈總兵守大明門尋遣內臣
李崇貴召之入朝諭曰爾忠義老成可卽隨扈東宮賜銀

百兩銀鼎杯一事蓋

王師日迫將移蹕也

九月明朱成功取象山

成功舟師至象山知縣徐福率父老降時兵士逃者甚衆
訛言新附北將盡投誠援勦右鎮賀世明朱粉其檣成功
益疑之令他將統其衆而盡解新附北將之兵權後衝鎮
劉進忠乃入黃巖之海門所投誠成功令周全斌追之進
忠夜半開西門突圍走全斌拔其城以歸尋破磐石衛

冬十月我

大清信郡王鐸尼會師平越府

章皇帝命信郡王鐸尼爲安遠靖寇大將軍總統三路

諭諸將克取貴州如雲南機有可乘即乘勢進取兵馬疲弱則
候鐸尼進止比信郡王入黔境吳三桂自遵義馳六百里會諸
平越府之楊老堡訂期進兵信郡王統三路兵入滇而留
貝子洛託偕洪承疇理餉貴陽

明李定國遣馮雙禮守雞公背張先璧守黃草壩白文選守
七星關

定國開

王師戒期入滇以北盤江爲滇黔之界南盤江爲滇粵之界乃

使馮雙禮扼雞公背拒中路

攷曰雞公河出廣順州歷清鎮修文入烏江距貴陽數十

里盤江卽牂牁江有南北二源故曰南盤江北盤江

使張先璧扼南盤江之黃草壩

拒東路自守北盤江之鐵索橋圖復貴州別遣白文選出

西路率衆四萬守七星關抵生界立營若欲攻遵義者以
牽制三桂之師先是三桂駐遵義信郡王駐武陵卓布泰
駐獨山州惟洛託一軍駐貴陽大衆未集其勢可乘定國
遠巡觀望比楊老堡戒期定國始悉衆出拒而事機已不
可爲矣先由中路出關嶺東路告急乃移師黃草壩久之
踰石關營於遮炎河而中路雞公背之絕頂糧少運艱士
不宿飽右路之生界孤懸滇蜀之表聲援不及識者俱以
爲憂攷曰諸書皆云馮雙禮扼雞公背張先壁扼黃草壩
而求野錄則云命李承爵壁黃草壩祁三昇壁雞公
背豈始則命李承爵祁三昇爲兩路帥事急而改命馮雙
禮張先壁乎抑李承爵本張先壁之副將祁三昇本馮雙
禮之副將作書者各以見聞著之篇乎又求野錄
右路之孫界壩亦作孫家壩卽生界也音轉字異

十二月甲子我

大清吳三桂兵過天生橋明白文選棄七星關走霑益

三桂自遵義出師文選於十一月二十日自生界回七星關守險四山壁立水勢洶湧山上樹木參天名曰天生橋實未嘗有橋也三桂厚養鄉導由苗疆繞渡出天生橋之背扼七星關大路文選偵知棄關走可渡橋而守橋之馬寶亦奔乃焚橋走霑益三桂進抵烏撤軍民府

我

大清卓布泰等兵取安龍府甲戌明李定國拒戰於炎遮河敗績退保北盤江馮雙禮之師亦潰於雞公背我

大清兵進次曲靖知府蓋世祿降

我廣西軍至盤江之羅顏渡明兵扼險沈船我軍得泗城

土司岑繼祿爲嚮導由間道入安龍懷仁侯吳子聖禦之
敗績我軍取所沈船以濟定國聞之以兵三萬人倍道趨
戰於炎遮河

王師初戰不利詰朝悉師壓其營而陣南兵槍礮北兵弓矢日
中不決忽大風北來礮火及茅葦野燎滔天

王師乘火馳射兵火俱烈定國驚懼棄營保北盤江我廣西兵
遂由普安州入滇而信郡王中路兵亦潰馮雙禮於雞公
背追至北盤江諸將北走不相顧定國焚鐵索橋而遁

王師遂抵曲靖蓋世祿降

丁丑明桂王出奔

李定國微服還滇請王出幸十四日丙子王召諸臣議之

劉文秀之部將陳建舉文秀遺表請王幸蜀太僕寺正卿
辜延泰亦請幸蜀開荒屯練中書金公趾極言入蜀之不
利定國曰蕞爾建昌何當十萬人之至不如入湖南之峒
烏車里里角諸蠻不相統攝我今臨之必無所拒安蹕峒
內諸將設禦於峒口勝則六詔復爲我有不勝則入交趾
召針羅諸船航海至廈門與延平王合師進討難之者曰
清兵乘勝踰黃草壩則臨沅廣南道路中斷且喪敗之餘焉能
整兵以迎方張之敵乎沐天波曰自迤西達緬甸其地糧
糗可資且出邊則荒遠無際萬一追勢稍緩據大理兩關
之險猶不失爲蒙段也馬吉翔李國泰咸是天波議定國
不敢爭而泣請留太子督師以牽制緬甸王猶豫不忍定

國謂天波曰公其努力願無生後悔而追憶余言也明日發滇都定國以大兵殿後國勢既搖人心思叛艾能奇之子承業糾狄三叟等以驍卒伏大寺中謀劫定國而北定國巖隊西走承業等不敢發百官扈從男婦馬步數十萬人日行不過三十里兵士乏食取之民間所在逃避御前供頓缺而庶僚貧病離次不前從古乘輿奔播未有若此之艱難者

己亥我

大清順治十六年春正月

明永曆十三年

癸巳朔明桂王次永平

乙未我

大清兵取明滇都明衛國公胡一青提學道徐心箴光祿寺少卿黃復生提督劉之扶土司龍世榮等降戶部主事劉之謙死之

我信郡王命心箴署臨沅道復生管洱海道此外降臣可紀者有總兵許大元王宗臣王有德副將朱文彩朱文盛數人無抗節者惟戶部主事劉之謙廷標子也以父死國難授趙州學正遷戶部主事被執主者索賂之謙曰父子二十年苦節漱滇南杯水耳安得賂復今雜髮曰禿頭鬼可見吾父乎遂炮烙死

攷日本寒支集

許

丙申明桂王駐永昌下詔罪已李定國還黃鉞自請削秩不

王崎嶇西行定國留守大理數日白文選以潰兵至列陣
下關衆尙萬餘定國以數百騎赴之文選憤涕叱定國曰
主上以全國全師畀王一旦至此誰執其咎定國南向叩
首願一死以贖前罪文選收涕謝曰王幾許人死敵何益
王行矣文選以一身當之耳定國乃追扈至永昌王下詔
罪已定國還鉞待罪王曰是國之禍王何罪焉不許

徐蘊曰書還鉞自請削秩不許何嘉之也何嘉乎爾造次
顛沛之間君臣相待以禮此漢唐以來所不易有也論語
曰必不得已去兵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尙論者
毋忽諸

明新津侯譚宏仁壽侯譚詣殺譚文以叛降於我

大清

宏等悉眾再犯重慶為

王師所敗自相猜忌殺譚文督師文安之將率劉體仁袁宗第

李來亨等十三家之兵討之宏詣懼率所部降諸鎮皆散

安之鬱鬱遘疾卒我

大清封宏為慕義侯詣為向化侯

二月 明閏正月

辛未明總兵王國勛敗績於普洱

攷曰洱亦作溯音馮

馮河之

丙子明白丈選敗績於大理之玉龍關走木邦

王師至玉龍關文選與張先璧陳勝之師皆敗獲鞏昌王金印

追至爛滄江文選由沙木和走右甸尋走鎮康入木邦

丁丑明李定國遣其將靳統武扈桂王奔騰越

是日聞玉龍關之敗定國使總兵靳統武以兵四千扈桂王入騰越沐天波馬吉翔隨行文武官尙四百餘人

巳卯明桂王至騰越

辛巳明李定國兵渡潞江大理寺卿盧桂生叛降於我

大清明日戰於永昌之磨盤山明兵大敗泰安伯竇民望

攷曰亦作

名總兵王璽攷曰求野錄作王國誤也皆死之我

大清兵尋引還

定國聞白文選之敗遂渡潞江潞江卽古怒江江不甚寬而水勢洶惡每歲清明至霜降有青草瘴雖土人亦惡之過江二十里有磨盤山鳥道窈菁屈曲僅通一騎定國度

王師累勝窮追必不戒設柵數重其間三伏以待之泰安伯竇民望爲初伏廣昌侯高文貴爲二伏總兵王璽爲三伏每伏兵二千約俟

王師度山顛號礮起首尾橫突截攻必無一騎返而吳三桂之追白文選至瀾滄江也編筏而渡再渡潞江逐北數百里無一夫守拒謂定國遠竄不復慮隊伍散亂上山者已萬有二千人忽明大理寺卿盧桂生來降泄其計三桂則大驚時前驅已入二伏急傳令舍騎而步以礮發其伏叢莽中矢礮雨下民望不得已舉礮出戰三伏亦發礮趨下救之自卯迄午短兵相接僵屍如堵牆民望血戰不已槍彈穿脅過戰如故持刀潰圍走不數里血湧仆地死定國坐

山顛聞號礮失序大驚忽飛礮落其前擊士滿面乃奔呀
兵死林箐者三之一鏖戰死者亦三之一王璽陣歿而
王師亦亡都統以下十餘人喪精卒數千追至騰越西百二十
里中原界盡矣明兵初猶踞險守閩定國走乃夜遁

王師亦懲是役之罹不測不復窮追矣

臣竊曰不曰明兵大敗盧桂生降而曰盧桂生叛降明日
戰明兵大敗者何也著桂生非因明兵之敗而始降乃明
兵因桂生之降而始敗也降臣不皆書叛桂生獨書叛何
惡之同於賊也降有辱義叛則亂稱兵敗途窮而崩角馬
前者迫於畏死之念非有無君之心誅其降而赦其叛春
秋不爲己甚之義也至若輸情敵國貪一日之榮利滅其

國喪其君而不悔此禽獸所不宥爲覩然人面而爲之其
蛇虺梟獍之性烏可以降臣例哉我

純皇帝於

國史貳臣傳甲乙以等差之創史家未有之例實

聖人精義之學也

壬午明桂王自騰越出奔丁亥至鐵壁關扈將孫崇雅叛戊
子抵緬甸之囊木河靳統武亦棄王去

時李國泰馬吉翔輜重甚厚趣王乘夜走南甸王南行二
日尙未知磨盤之敗也二十四日野次未定忽總兵楊武
至言定國遠逃追者將及王遂接浙踉蹌行昏黑迷路大
谷中羣臣妻子不相顧亂兵乘機劫掠火光燭天驚擾奔

馳及天明仍在故處也而貴人宮女已失去過半扈將平陽侯孫崇雅劫殺尤烈王以從臣多叛決意入緬遂出鐵壁關關外卽緬甸境矣

庚寅明桂王入緬甸之銅壁關次蠻漠

緬酋之自稱於國也曰金樓白象王蓋處則樓居出則乘象足不履地也進表中國則稱緬甸宣慰使臣某王命沐天波諭之緬人奉迎具表如常儀復奏曰天王遠臨百蠻驚畏請從官以下勿佩戎器馬吉翔遽傳旨從之從臣皆諫曰猛虎所以威百獸者有爪牙也奈何自棄其防以啓戎心不聽晦日至蠻漠土司思懸迎入城執禮甚恭進衣衾食物盡蠻漠舊爲宣撫司屬永昌府自萬厯中始爲緬

有也時沐天波與外戚華亭侯王維恭典璽李崇貴謀擁
太子入關由茶山出鶴麗調度各營爲聲援王后不可乃
不果行

明雅州伯高承恩率諸士可斂兵拒守
是月明昆明諸生薛大觀舉家赴水死

大觀聞王之大緬也喟然嘆曰生不能背城一戰以君臣
同死社稷顧欲走蠻邦圖苟活不重可羞邪謂其子之翰
曰吾不惜七尺軀爲天下明大義汝其勉之之翰曰大人
死忠兒當死孝大觀曰爾有母在其母則謂之翰妻曰彼
父子死忠孝吾兩人不能死節義邪侍女抱幼子立戶外
曰主人皆死何以處我五人偕赴城外黑龍潭死次日諸

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侍女懷中兩手猶堅抱如故也大
觀次女已適人避兵山中相去數十里亦同日赴火死

二月

明二月

壬辰朔明桂王抵緬甸之大金沙江

大金沙江自西藏貫緬甸爲禹貢黑水入南海之路緬甸
之國都曰阿瓦東北二路近中國東路木邦孟艮在耿思
土司滾龍江南直普洱邊外地稍平李定國等趨阿瓦之
路也北路孟密之蠻莫新街老官屯爲金沙江達阿瓦之
道卽王舟行入緬路也王至金沙江緬人艤四舟以待王
一后及太子一司禮監李國泰一馬吉翔一初六日丁酉
浮江東下從行者纔千四百七十八人自買舟者六百四
十六人故岷王世子及總兵潘世榮內監江國泰等九百

八、月、系、左、
一、
ノ、一、
三、二、
人馬九百四十餘匹陸行紆道入期會於緬都

明晉王李定國駐兵猛緬

定國之敗於潞江也踰險走求王所在知者曰帝西行去
騰越已百里界茶山緬甸之間定國曰我從扈而追者及
之君臣俱死無益也姑他往以圖再舉旣聞白文選屯兵
木邦就之謀曰主上入緬我深入恐禍生不測此地無險
要可扼莫若擇邊境屯集作後圖而文選以王左右無重
兵請身入捍衛意不合定國遂自引所部從孟定府過耿
馬抵猛緬駐劄各營潰兵陸續集勢稍振

徐璉曰自桂王入緬後凡李定國事皆書爵以襲之何也
國滅矣君亡矣收合餘燼圖存萬一崎嶇以死百折不回

事更難於厓山節不讓乎孤竹尊鄉董氏謂爲古之烈丈

夫諒哉

丙申明鞏冒王白文選以兵迎桂王於緬甸之阿瓦城不得

攷曰阿瓦諸書亦作啞哇音轉字異

交選由間道渡隴川潞江踵王所在而求之以王且入阿瓦城矣以兵臨之而不得實耗乃罷時去王所在纔六十里寂無知者

已酉明桂王駐緬甸之井梗攷曰亦作井互議遣使齎敕如白文選

等營馬吉翔阻之不果

王至井梗緬人報我兵四集請敕阻之諸臣會御舟前議所使總兵鄧凱行人任國璽請行馬吉翔恐二臣暴其過

惡私謂緬人曰此二人無家去則不還矣旋報各營撤去

輟不行攷曰此事載鄧凱也是錄而劉湘客行在陽秋誤以爲議遣二人使緬吉翔止之其實二十四日

卯緬酋來邀大臣過河議事始有使緬之議其十八日已酉緬人之請則爲敕止各營兵而設議遣使者乃齋敕諭

各營止兵之使非與緬議事之使也湘客得之傳聞鄧凱則躬親其事孰是孰非不辨自明故大書以正之

徐鼐曰白阻之不果何惜之也緬甸之行易所謂需于泥

也白文選以反首菱舍之從冀出其君於坎窞使二臣者

齋敕至軍消息可通拯援及早廝養之御一乘入於魯師

市人之呼法章保於莒邑則黎侯之寓衛不賦式微而楚

昭之人隨終以復國又何至君有青衣之辱臣煩丹穴之

求哉習坎入坎失道凶也小人之禍國可忍言歟

乙卯明命馬吉翔之弟雄飛借御史鄔昌琦使於緬甸

乙卯明命馬吉翔之弟雄飛借御史鄔昌琦使於緬甸

緬酋來邀大臣過河議事王命雄飛昌琦往至則緬酋不出令譯者傳言問神宗時事二臣不習中朝典故不能答出所藏神宗敕書與今敕書較璽文小異以爲僞又以黔國公征南將軍印驗之乃信蓋緬人於萬曆二十二年因亂來滇請救廷議卻之遂絕朝貢故出敕書以示彼國之未嘗受恩也又二使臣不才遂開蠻人以不恭之漸

閏三月 明三月 我

大清吳三桂兵至姚安明大學士張佐辰尙書孫順侍郎萬年策翰林劉蒞布政司宋企鍬等皆降

又有少卿劉泌兵科胡顯等一百五十九人先後降

攷日本入

雲南始末又中有左副都御史錢邦芑按邦芑實以僧終號大錯未嘗降也當日降表中諸臣銜名倉卒據仕滇者

姓名填列不必人
人與聞其事也

我

大清兵還至雲南明大學士扶綱侍郎尹三聘淮國公馬寶敘
國公馬維興武靖侯王國璽懷仁侯吳子金攷曰亦宜川伯
作子聖
高啓隆公安伯李如碧及各土官先後降

臣竊曰馬寶以下書爵何春秋傳曰美惡不嫌同辭顧名
思義愧之也土官不名何畧之也吾無責焉耳

明德安侯狄三品執慶陽王馮雙禮以叛降於我

大清

三品受吳三桂密指執馮雙禮並戡定大將軍金印慶陽
王金冊赴軍前降於是白文選部將王安等自建昌衛至

雲南繳文選蕩平大將軍金印心膺藩臣金章聞風降者
相繼矣

明延長伯朱養恩總兵龍贊陽以嘉定州降於我

大清

明黔國公沐天波綏甯伯蒲纓總兵王啓隆謀奉桂王出緬
甸馬吉翔阻之亦不果

三人集大樹下邀吉翔議曰緬酋遇我不如前及此時走
護臘撒孟良以就晉王之軍庶可圖存乎吉翔曰如此我
不能復與官家事諸公爲計可耳衆默然遂散
徐稟曰亦不果何重惜之也一之已甚其可再乎

緬甸戕明從官之自陸行者

陸行者不知王之尙在井梗也竟抵阿瓦城緬人疑其有陰圖也發兵圍之總兵潘世榮降於緬通政使朱蘊金中軍姜承德自縊死副總兵高陞千戶謝安祚向鼎忠范存禮溫如珍李勝劉興隆段忠皆被殺餘安置遠方久之無存焉惟岷王子等八十人流入暹羅國

夏四月明咸陽侯祁三昇以兵迎桂王於緬甸馬吉翔遣使以敕書止之

三昇上表迎蹕緬人請敕止之諫者曰此我君臣出險之一恃也而吉翔請遣錦衣衛丁調鼎考功司楊生芳持敕書止之曰朕已航閩將軍善自爲計三昇痛哭撤師吉翔復與緬官之守隘者敕曰後有一切官兵都與截殺進生

芳文選司郎中加調鼎五級以獎其勅止迎扈之功焉

攷曰

本求是錄而陽秋亦誤以丁
調鼎楊生芳爲使緬今正之

五月乙丑明桂王發井梗戊辰駐緬甸之者梗

攷曰者梗
亦作赭磴

阿瓦城下有地名者梗卽大鷓鴣城舊地也界大金沙小
盈沙之間地饒而險緬人自祁三昇奉勅止師之後知王
威令尙行慮後得罪乃優奉之爲緩急自救之策且以阻
內外聲聞於初四日甲子遣其都官備龍舟鼓樂迎王於
井梗乙丑移蹕丁卯至阿瓦城距河止焉阿瓦者緬會所
居城也戊辰陸行五六里至者梗草廬十餘間王居之編
竹爲城守兵百餘人從臣自備竹木結宇而聚處焉緬婦
來貿易者襍沓如市從臣久亦習之屏禮貌短衣跣足關

入緬婦隊中踞地喧笑呼盧縱酒緬人頗哂之其譯者為大理人私語人曰前者入關若不棄兵器緬王猶備禮今又廢盡中國禮法異時不知何所終也

癸酉明延平王朱成功兵部左侍郎張煌言復會師大舉北上以授旗

成功聞

王師三路攻雲南乃約煌言大舉北上以圖牽制戊寅抵崇明我總兵梁化鳳斂兵堅守成功欲順風取瓜洲煌言曰崇明為江海門戶有懸洲可守先定之以為老營脫有疎虞進退可據馮澄世亦言取之便成功曰崇明城小而堅取之必淹日月今先取瓜洲破其門戶截其糧道腹心潰則

支體隨之崇明可不攻而破也乃遣監紀劉澄密逼我江

南提督馬進寶

攷曰卽馬逢知

而請煌言以所部兵爲前軍鄉導

己卯經江陰舟楫蔽江而上六月丁酉至丹徒壬寅泊焦

山祭天旗蓋袍服用赤色望之如火癸卯祭地望祀山川

嶽瀆用黑色望之如墨甲辰吉服祭太祖畢縞素祭崇禎

隆武帝用白色望之如雪慟哭誓師三軍皆泣下焉

六月丙午明朱成功攻瓜洲克之癸丑克鎮江

我師於江之上流設木城亦名木浮營結大木爲筏覆以

土上可馳馬旁有木柵穴之而置礮焉自上流浮下船遇

之立碎又於金焦兩山間鐵鎖斷之謂之滾江龍都司羅

明昇以五百人守譚家洲朱成功與諸將議曰瓜鎮爲金

陵門戶宜先破之令右提督馬信前鋒鎮統領余新進奪
譚家洲材官張亮督泅水者斬滾江龍自督親軍與中提
督甘輝左提督翁天祐建大將旗鼓直搗瓜洲我操江朱
衣佐攷曰亦作衣助城守左雲龍率兵一萬拒之見海舟外蒙白
絮揚帆直上近滾江龍則復下

王師礮擊之不傷一艘循環者數次而滾江龍已斷蓋海舟內

藏泅水人且以誘我礮矢也度礮且盡成功麾兵大進右
武衛統領周全斌率兵士帶甲浮渡登岸直破我陣身中
五矢氣益奮斬雲龍於橋下擒衣佐正兵鎮韓英奪門而
入登城樹幟全斌望見之陷西北隅以入我譚家洲及木
城之兵望風奔潰成功以援勦左鎮劉猷守瓜洲監紀柯

平督理江防而悉師趣鎮江守將告急於南京將軍羅某以鐵騎千人赴援被甲如雪大言海賊不足殺也時蘇常四郡兵畏敵如虎聞京軍欲居前隊則大喜京軍僑躁欲戰而海舟忽上忽下我駐南則泊於北駐北則泊於南

王師隨之三日夜不息酷暑遇雨人馬飢疲海師亦分五隊五色旗第一蜈蚣旗第二狼烟三銃四大刀五每隊有滾被二人滾被者棉被厚二寸以蔽箭箭過卽捲被持刀滾進斫人馬足一人敲鼓鼓聲緩則兵行亦緩急則亦急然皆步卒

王師甚輕之凡我騎兵遇步卒勒馬退數丈加鞭突前敵陣動則乘勢衝之步卒自相踐踏以此常勝至是施之海師則

嚴陣屹然不動團牌自蔽望之如堵

王師三卻三進方欲卻馬再衝而海師疾走如飛突犯我陣合戰良久見白旗一揮兵卽兩開如退避狀或伏於地

王師謂其將遁也馳馬突前忽彼陣發大礮擊死千餘人乃退保銀山成功以銀山爲必爭地二十二日辛亥夜令陳魁統鐵人軍逼柵守兵見之駭然不敢出戰射之則箭不能入鐵人冒死進柵遂破遲明

王師復分五路三疊壓其壘而軍成功令發大礮多鼓鈞聲江水騰沸廊瓦皆震我兵士下馬殊死戰薄午海師益奮我提督管效忠身衝其陣入之而陣變首尾相應效忠自負旗而走遂大敗噍血填濠效忠部衆四千人存者百四十

人走南京歎曰吾自滿洲入中國十七戰未有此死戰也
我鎮江守將高謙知府戴可進攷曰亦作可立獻城降癸丑成功
饗將士於京峴山命全斌及援勦後鎮黃昭守鎮江馮澄
世爲常鎮道兵都事李徵知鎮江府分徇屬邑皆下之
臣肅曰計六奇明季南畧載成功入鎮江時我

大清

將彭某引兵五百還六合士民拒不納已而有阮春雷者
至稱明兵部職方司武生王寅生文生夏志宏徐三峯率
衆執香迎之阮明決有文武才湖賊劉青海率百二十人
歸之阮問何能曰團牌試之畢阮置紗帽几上自起舞牌
身隱不可見劉大服從之往滁州我鳳泗道礮斃其執旗
者衆失色阮怒持大刀直前殺五十餘人

王師敗入城阮以兩大釘釘壁而登遂克滁州王寅生持阮檄
至天長百姓開門降旣而江甯捷聞阮以鹽舟揚帆去或
曰衣冠投龍津橋下泗水逸寅生走鄉莊酣飲怒歌殺其
妻子短甲草履持槍馳騎遁拘之不及巡按韋某奏六合
拒兵獻城天長殺官獻城儀真逐官獻城衆兇懼已而
章皇帝批即廷佐奏云俱免屠戮府縣官更加培植批巡撫蔣
國柱奏云此非百姓之罪乃汝失守封疆之罪也衆情乃
安臯嘗舉以告我里人俾知我

國家覆載之恩同於天地毋耕田鑿井而忘

帝力也

我

天清兵取馬湖敘州明提督陳希賢降

我

天清兵取成都明總兵趙友鄢御史龐之泳主事賀奇等皆降
明雅州伯高承恩爲其弟承裔所殺

秋七月明張煌言徇江南北府州縣下二十九城

瓜洲之破也成功欲趨金陵煌言欲先取鎮江成功曰我
頗兵鎮江金陵援騎朝發夕至且柰何煌言曰我以偏師
水道薄觀音門金陵自救不暇豈能他顧成功然之煌言
泝長江而上未至儀真五十里吏民迎降七月庚申朔哨
卒七人掠江浦取之蕪湖以降書至成功謂煌言曰蕪湖
上游門戶留都不能旦夕下則江楚之援師日至控扼要

害非公不可煌言乃率所部至蕪湖相度形勝一軍出溧陽窺廣德一軍鎮池州截上流一軍拔和州以固采石一軍入甯國以圖徽州傳檄郡邑大江南北相率送款府則太平甯國池州徽州則和州廣德無爲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甯國南陵太平旌德涇縣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含山巢縣舒城廬江建平高淳溧陽凡四府三州二十二縣煌言考察官吏黜陟廉明江楚魯衛人士多詣軍門受約束歸許起兵相應我淮安漕督亢得時以援鎮江兵敗投水死自巡撫而下倉皇欲走東南大震

壬午明朱成功敗績於江甯崇明伯甘輝等死之成功退入於海瓜洲鎮江皆復歸於我

成功既連克瓜鎮甘輝進曰瓜鎮爲南北咽喉但坐鎮此
斷瓜洲則山東之師不下據北固則兩浙之路不通南都
可不勞而定矣成功召諸參軍議之潘庚鍾曰未可驟進
當暫住瓜鎮分據淮揚諸郡扼其咽喉收拾人心觀釁而
動北都滿漢兵民不下數百萬斷其糧道兩月之間必生
內變此曹公之所以取勝於官渡也馮澄世亦言進攻不
易成功曰不然時有不同耳昔漢祚改移羣雄分據故曹
操常以算勝我明朝歷年三百德澤已久不幸國變百姓
遭殃大兵一至自然瓦解恢復舊京呼召天下豪傑千載
一時也若自老其師援兵四集首尾受敵我勢豈不自孤

昔太祖得廖永忠俞通海水師奪采石取金陵破竹摧枯
正貴神速耳癸亥登舟傳檄丙寅至觀音門以黃安督水
師守三汊河口戊辰由儀鳳門登岸軍於獅子山偕諸將
登閱江樓望建業王氣令諸舟一字列於江東門外親率
十餘騎歷城下度營壘令馬信黃昭蕭拱宸營於漢西門
以連林明林勝黃昌魏雄楊世德之壘令陳鵬藍衍蔡祿
楊好屯東南角依水爲營劉巧黃應楊正戴捷劉國軒屯
西北角傍山爲營令張英陳堯策林習山屯岳廟山連諸
宿鎮爲成功大營護衛設鹿角望樓深溝木柵而留甘輝
余新屯獅子山萬禮楊祖屯第二大橋山翁天祐屯儀鳳
門之要路乙亥

王師以千騎薄余新營而敗城中益懼我操江朱衣佐之被擒也成功曰此腐儒也殺之污吾劍釋之歸言於總督即延佐曰海賊衆不過數萬船不過數百請卑詞寬限以驕其志乃遣人說成功曰我

朝有例守城過三十日罪不及妻孥乞寬三十日之限潘庚鍾曰孫子有云卑詞者詐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降則降豈戀內顧此緩兵之計也成功曰自舟山興師至此戰必勝攻必取彼焉敢緩吾之兵邪攻城爲下攻心爲上今旣來降驟攻之何足以服其心哉甘輝曰兵貴先聲彼衆我寡及其燭且未定其勢宜拔俟彼守禦固則難圖也張煌言亦自蕪湖貽書諫之而成功以累捷自驕但命八十三營

牽連困守以待其降釋戈開晏縱酒捕魚爲樂庚辰有闖
人林某犯法逃歸於我具言二十三日爲成功誕辰諸將
卸甲飲酒乘之可破且請爲導我副將梁化鳳自崇明繞
道赴援與城守聞之夜穴神策門引五百騎突犯余新營
海師出不意驚潰余新敗入蕭拱宸營化鳳乘之拱宸亦
敗遁新被擒翁天祐馳援之而化鳳已收兵入城矣

王

師旣敗前鋒營乃盡出騎兵列城外甘輝潘庚鍾勸成功退

屯觀音門以圖再舉成功曰小挫豈便思退明日正欲觀
諸君建功耳調姚國泰楊祖藍衍楊正屯山上甘輝張英
伏谷內林勝陳魁列山下陳鵬蔡祿往來接應倉卒移帳
壘竈未安二十三日壬午質明化鳳率驍騎薄楊祖營祖

奮力迎戰三合三卻正與國泰敗走藍衍戰死山高行遲
陳鵬蔡祿救之不及而化鳳已從山上馳下突之鵬與祿
軍亦大潰我總督登城望見都統哈哈木兵少卻大驚急
麾勁騎自小東門出成功大營之後俄見山上旗喜曰吾
家兵上山勝矣

王師乘勝掩殺海師營壘咸搖動望山上成功麾蓋不敢退未
奉號令亦不敢相救援林勝昨謂中協金岸領兵康龍曰
敵人雖勝實無多騎藩主之不發號令而齊擊者謬也爾
二人擊之吾爲爾援焉二人方敵化鳳而東門騎兵驟至
如風雨勝轉頭禦之而魏雄戰死衆潰勝不能止遂俱沒
焉成功在山上觀戰見蔡祿等敗屬潘庚鍾曰爾立蓋下

代吾指麾吾往催水軍也駕船至江心望諸軍披靡不堪
乃飛帆去庾鍾揮劍督護衛戰至死不去其蓋陳魁見

王

師逼成功營趨援之中箭死鐵人軍殲焉鎧重不可砍則與

以去或斧以斯之潰兵走江邊不得船悉赴水死是時甘
輝張英在谷內未得號令遂大困英中矢死輝且戰且走
左右皆盡所擊殺亦數十百人馬躡被獲至城南金水橋
見余新方屈膝輝怒蹴之曰我甘國公頭可斷志不可易
也戟手罵不絕遂遇害萬禮力戰於大橋山亦覆沒是役
也自甘輝潘庾鍾萬禮張英林勝藍衍陳魁外又有副將
魏標林世用洪復等咸陣亡焉惟左右提督右虎衛右衛
鋒援勦後鎮軍得全癸未成功至鎮江黃安全隊亦至成

功大勦曰是我欺敵非爾等之罪也遂棄瓜鎮出泊排沙
嶼令馬信韓英督舟師堵江口周全斌黃昭吳豪爲後殿
餘軍次第登舟焉方梁化鳳之穴城出也有以通賊報總
督者總督曰梁將軍忠貞必無是事其有謀乎旣收軍迎
而勞日前夜穴城出何不相聞也化鳳曰成功積寇瓜鎮
新亡人心搖動桀黠之徒多有異念保無城內爲之偵探
者乎不請命者懼洩其機耳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也
請卽乘勢復瓜鎮順途歸崇明以防餘熾總督然之報曰
江南之捷破成功者崇明總兵梁化鳳也

章皇帝方幸南苑集六師議親征聞報大悅命圖化鳳形以進
擢爲江南提督

臣肅曰成功江甯之敗論者惜其拒甘輝坐守瓜鎮之言
庚鍾分扼淮揚之策恃銳輕進以喪其師此事後成敗之
論耳天之喪明若穡夫我

國家日月光華風霆震盪揮戈何足以返舍簣土何足以移山
就使坐守瓜鎮而山東之師衝其左江楚之援掣其右金
陵即廷佐梁化鳳搗其中堅豈能全師而返哉孤軍深入
自老其師昭烈所以敗於猊亭也違衆獨斷孤注一擲成
功非無所見哉兵驕者破理固然也覽其全局豈非天邪
八月我

大清再遣使招明張煌言煌言不受走英山尋入於海

煌言方詣徽郡受降而江甯之敗聞即廷佐復以書來招

王師自楚來者遇於銅陵戰不利慈谿秀才魏耕請赴英霍山
鄱陽招集故楊萬諸子弟號召江楚八月初七日乙未與
寨乃焚舟登陸士卒尙數百人甫度東溪嶺而追者至衆
皆散茫茫無所歸念皖有故人賣藥於高潁埠姑投之則
故人無在也有自江上來者識爲張司馬憐其忠義教之
由樅陽渡黃湓抵東流之張家灘登岸走建德祁門山中
又病瘡力疾趨休甯買棹入嚴陵浙之人熟其貌仍作山
中行自東陽義烏出天台達海壩復樹蕪鳴角招集散亡
成功聞之亦遣兵來助海上有長亭鄉多田而苦潮募義
民築塘捍之且耕且屯遣使告敗於緬甸行在王專敕慰

問晉本部尙書

己亥明朱成功攻崇明不克

城崩數十丈梁化鳳隨時堵築造木馬釘拋置崩處十一

日己亥夜海師倚雲梯上正兵鎮韓英監督王起鳳致日

起傷礮死周全斌曰城小而堅徒損士卒耳會有自馬進

寶所來者知密謀不就乃回島

癸卯明黔國公沐天波以夷禮見於緬酋禮部郎中楊在行

人任國璽疏劾之

緬俗八月十五日羣蠻贊見緬酋張嘉會以享之時將誇

示諸蠻來招天波渡河並索禮物王欲為好於酋命天波

往至則脅令曰衣椎髻跣足領諸海郡棘夷酋而拜天波

不得已從之歸而泣曰我所屈者恐驚憂皇上耳否則彼將無狀吾罪滋大矣禮部楊在行人任國璽劾天波屈節於夷疏留中不發王患足疾旦夕呻吟而從臣酣歌縱博馬吉翔李國泰呼梨園黎應祥者演劇慶中秋應祥泣曰行宮密邇聖體不安此何時而行此忍心之事乎吉翔怒而鞭之汝曰求野錄也是錄行在陽秋永歷紀年所紀畧同而南疆佚史三藩紀事本末謂羣蠻來朝王欲夸示之亦將為好於緬酋也命從官劾其裝椎髻跣足用臣禮見審爾則楊在任國璽何以疏劾天波屈節於夷哉傳聞之誤也

九月明頒緬穀於從官

緬人進新稻王命給各官之窘迫者馬吉翔據為己物私所親總兵鄧凱嘗之於朝有吳承爵者吉翔之旗鼓也仆

凱於地損一足後兇水禍作吉翔死而凱以病足免焉

明朱成功部將劉猷敗績於温州死之

猷徵餉温州水淺舟膠我温州總兵以騎兵突至力戰不支全軍皆歿

明朱成功回師廈門上表待罪立廟祀死事諸人

成功留陳輝阮美羅蘊章分守舟山於初七日甲子回駐廈門以江南出師無功修表遣使從龍門間道達滇自貶王爵仍用招討大將軍印立忠臣廟祀死難諸臣以甘輝爲第一哭之曰早從將軍之言吾不至此夫初甘輝之破仙遊也聞有活閻羅王志章者能前知齋戒往謁志章書位至崇明壽至崇明八字示之既封崇明伯而江南之役

道經崇明心疑其驗阻之不獲竟死焉

冬十月戊子朔明頒歷於緬甸

從鄧凱請也

我

大清吳三桂以兵圍沅江明土知府那嵩悉力固守

嵩世爲沅江土知府循法敬事王之入緬也過沅江嵩與
子燾供奉甚謹設饌用金銀器宴畢卽斂以獻曰聊以佐
缺乏耳及李定國用敕印招土司嵩受總督銜密爲傳布
各土司亦有聽命者延長伯朱養恩將軍高應鳳總兵許
名臣土司龍贊陽皆旣降而復與嵩合三桂統滿漢大兵
自雲南至石屏州土司龍榮率贅壻黔國公之子沐忠顯

赴軍前降嵩固守不下進圍其城

明晉王李定國駐軍孟良

定國移營孟連賀九儀及文選部將張國用趙得勝來歸
乃承制加各土司勳爵令內應孟良有女曾糾夷衆與定
國爲梗定國破滅之據其城

明郝承裔以邛眉等州降於我

大清

明鎮甯侯王友進降於我

大清

十一月癸亥我

大清兵克沅江明總督銜土知府那嵩死之

嵩闔室自焚士民巷戰死那氏藏書甲於滇中灰燼無一

存焉

放日本
殉節錄

十二月明鞏昌王白文選移軍猛塲

小腆紀年增攷卷第十九

鎮甯宋左夫光伯
泰順林太冲鶚
福州謝定甫宗善
同里受業汪達利

參校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二十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璠撰

庚子我

天清順治十七年春正月

明永曆十四年

丁巳朔明桂王在緬甸之者梗

明德陽王至濬降於我

天清

至濬初與太監王應遴同匿交趾之高平而是時安南都統使莫敬耀已入貢於我

天清勢益孤危遂出降

三月明潁國公楊武降於我

天清

明大學士方端士降於我

天清

明廣國公賀九儀將降於我

天清晉王李定國誅之

九儀妻子在滇吳三桂以書招之將出降定國杖殺之張國用趙得勝同來歸者也始鞅鞅有二志

臣齋曰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也何以言誅春秋傳曰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所以大亂臣賊子之防也君子謂定國於是能用刑矣

明兵部尙書張煌言駐師林門尋移駐桃渚

攷日林門在象山縣南臨海縣

東北有桃
渚千戶所

夏四月明鞏昌王白文選移軍景線

五月甲子我

天清兵攻廈門明延平王朱成功禦卻之

朝命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搜金廈兩島大船出漳州小船出

同安而檄碣石總兵蘇利南洋總兵許龍饒平總兵吳六

奇會師島上成功以右虎衛陳鵬督諸部守高崎遏同安

鄭泰出浯州遏廣東自勒諸部遏海門我總督旗牌張應

熊之小功弟德爲成功廚人應熊以孔雀膽遺德屬侯大

會宴飲時殺成功並諸將佐德許諾而屬其徒王四爲之

四下藥則身戰栗捧盤敦者環立迫促弗及下捧者去則

心安如是者屢乃告其父耀耀大驚曰事主而害之不忠也受託而背之不信也甯爲負信不可不忠乃首之率泰聞德誅嘆曰成事在天果不虛也忽陳鵬密書投誠請自五通渡師襲廈門率泰納之飛催粵師合擊初十日甲子漳船乘風出海門成功令五府陳堯莢傳令諸將碇海中流候中軍號礮迎敵妄動者斬令未畢漳船猝至諸將倉卒受令莫敢先發閩安侯周瑞爲

王師所乘與堯莢死之陳輝見事急舉火

王師之躍入舟者焚焉疑不敢逼輝跳而免日向午成功執旗劍顧問左右曰流平否曰流平矣曰流平則潮轉潮轉則風隨之令舉礮起旋俄東風大盛成功手自舉旗引巨艦

橫擊之秦自浯嶼回擊風吼濤立一海皆動軍士踏浪如
飛北人不諳水性眩暈顛仆嘔逆不成軍遂大敗僵屍滿
海有瀟洲精卒數百人棄船登圭嶼成功折箭招之乃降
其出同安趣高崎以赴陳鵬約者恃有內應涉水爭先鵬
部將陳蟒不與謀曰事急矣麾部下迎擊殿兵鎮陳璋聞
礮以爲鵬令也亦鼓譟乘之我兵被重鎧退陷於淖十死
六七鵬愕然計之左也不得已齊出遂大捷

王師死者千六百人首領哈喇土星被擒成功收殺鵬擢蟒爲
右虎衛統其軍蘇利等聞閩師之失利也望太武山而還
達素自殺於福州竟成功之世無敢言覆島者

秋七月明鞏昌王白文選以兵迎桂王於緬甸之阿瓦城不

得

文選由木邦舉兵薄阿瓦阿瓦有新舊二城王居舊城之者梗而緬酋自居於新城緬人謀以敕止之乃招沐天波過河至則遇之有加禮始知諸將臨緬迎駕疏前後至三十餘道而是時從臣燕雀自安無以出險爲念者第草草與之敕令毋進兵文選不奉詔謂使者曰前者祁將軍來詔云已航閩若前詔爲真則今敕爲贗使今敕爲真則航閩後何自而來君非臣何以威衆臣非君何以使人蠻人不足信也急攻新城垂克矣緬人給之曰三日後出新城讓王文選信之卻兵十里城中得固備攻之反爲所敗望鷓鴣城痛哭而去緬人知其必復來益修戰守備焉

八月降將郝承裔以雅州叛我

大清復歸於明

明年四月爲

師所獲伏誅

九月太白經天凡十有五旬

明太常寺博士鄧居詔疏陳時事

時馬吉翔請以湖廣道御史鄔昌琦掌六科烏撒知府王祖望以醫中宮疾授禮部主客司行人任國璽謀轉江西道舉朝夢夢招權納賄如平時居詔疏中語侵之國璽亦劾居詔王將面質之不果惟馬吉翔李國泰傳旨云鄧某當學好

明碎御璽以給從官

先是楊武孫崇雅之叛乘輿輜重散亡殆盡惟中宮餘金盆銀盃各一事輿夫又竊以逃庶僚之貧者飢寒藍縷大臣有三日不舉火者馬吉翔李國泰以語激王王擲皇帝之寶令碎之以給從臣典璽太監李國用叩頭不奉詔吉翔國泰竟鑿以分餉擁貲自贍不顧也時綏甯伯蒲纓大開賭肆晝夜呼盧王怒焚其居纓賭如故華亭侯王惟恭與楊太監拳毆喧譁聲徹内外用是緬人益輕之

辛丑我

大清順治十八年春正月

明永曆十五年

辛亥朔明桂王在緬甸之者梗

丁巳我

大清世祖章皇帝崩

己未我

大清聖祖仁皇帝卽皇帝位以明年爲康熙元年

二月明晉王李定國鞏昌王白文選再以兵迎桂王於緬甸

不得擊緬兵於錫箔

攷曰求野錄作錫波

江大敗之進駐大金沙江

定國據孟艮諸將稍集軍聲復振文選居木邦之南甸相

去二千里不相聞也既攻緬不克知定國取孟艮并有賀

九儀之衆移書責以大義定國遂全師而西中途遇文選

購緬人密奏請王速計且曰臣等兵不敢深人者激則生

內變也諭令扈送出關方爲上策何諸臣泄泄不以爲意

也王璽書慰勞文選造浮橋迎蹕距行在纔六七十里緬
 人斷其橋計不行乃刑牲歆盟誓必克緬緬會拔其
 牙鮮邊牙棵為大將集兵十五萬遇於錫箔江巨象千餘
 夾以槍礮陣橫二十里鳴鼓震天呼噪而進定國文選兵
 不及十一且戎器耗散惟操長刀手槊白楛以鬪定國前
 隊稍卻文選警眾橫截之緬兵大敗僵死萬計邊牙棵死
 於陣而邊牙鮮猶收餘眾柵大榕樹林中蔭翳百里鳴鼓
 竟夜曉視之則已走空無一人遂渡錫箔江既濟乃謀渡
 大金沙江焉

攻曰定國文選之兵或曰戰於錫箔或曰桐垵言人人殊茲從鄧凱求野錄

明咸陽侯祁三昇降於我

大清

三昇與李定國不和走戶臘吳三桂招之乃率孟津伯魏
勇總兵劉芝林王有功邵文魁等來降

我

天

清吳三桂兵克馬乃

汝曰行在陽秋作爲乃麻衣亦有作磨
乃者按磨乃爲唐宗堯所守似另是一

地或曰卽麻哈州邊地遼闊方音
轉組雖志書不能別白姑闕疑焉明土司龍吉兆龍吉佐死
之

三桂遣馬寶高啓隆趙良棟攻馬乃吉兆等守七十餘日
柵破被執三桂問何反兩人曰我受國恩三百年仗義守
死何名爲反又問獨不畏死邪曰我兩人盡忠而死不賢
於爾之不忠不孝而生邪同聲極罵三桂怒截其舌斬之
臣竊曰聞之李瑤曰那氏父子龍氏兄弟不以蠻荒自鄙

論者美之時吳三桂戎車所及狐兔不存逼索諸蠻婦女
行歌侑酒諸蠻恨刻骨搜鋒畢命正自有人而邊陲荒遠
虞初缺如那龍之外無可放焉其言曰受國恩三百載仗
義守死吁當南都覆日不聞劉孔昭柳祚昌輩作斯言也
亦可以風勳衛世祿之臣矣

三月明錦衣衛趙明鑑等謀誅馬吉翔李國泰奉世子出緬甸不克

明鑑謀奉世子逸出並殺吉翔國泰以弭後患事洩坐以

結盟投緬捕沐天波家人李姓王啓隆家人何愛付本主

殺之攷曰南疆釋史撫遺曰明鑑與同官十七人俱死之按求野錄也是錄滇緬日記諸書俱得之目見無十

七人同死事當是傳聞者涉安龍之獄而誤傳也明鑑死咒水之禍

徐菊曰特書何其忠同於安金藏其事賢於鄭虎臣天不
祚明忠良喋血書之史冊以志長宏化碧之恨焉

明朱成功進兵臺灣克赤嵌城

臺灣爲吐蕃部族在南紀之曲當雲漢下流東倚層巒西

迫巨浸北之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南則河沙磯

攷曰亦作沙馬碕

小琉球近焉周袤三千餘里孤嶼環瀛相錯如繡物產之

利果麻螺蛤硫磺水簾糖蔗鹿皮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
有土番椎髻爲羣裸體束腰射飛逐走自鷺門金門迤邐

東南以達於澎湖風濤噴薄瞬息萬狀子午稍錯皆有不

測之憂又東至臺之鹿耳門旁夾以七鯤身北線尾海道

紆折僅容數武水淺沙膠雖長年三老不能保舟之不散

餘乃山巖礁擁無所由入中國人無至其地者隋大業中
虎賁將陳稜一至澎湖東向望洋而返宋史謂澎湖東有
毘舍那國卽其地也元置巡司於澎湖明初廢之嘉靖中
海賊林道乾遁入臺灣都督俞大猷追之哨鹿耳門外以
歸道乾尋爲琉球所逐天啓中日本倭逐琉球而踞之海
澄人顏思齊者謀奪日本國計洩與其黨楊天生陳衷紀
等二十八人竄臺灣鄭芝龍附焉思齊死芝龍領其衆尋
就撫荷蘭紅毛夷遭風泊臺灣乞於日本以臺灣爲互市
地不許則曰願得地如牛皮多金不惜許之乃剪皮爲絲
圈城里許入居之旋誘以天主教逐日本倭而有之崇禎
中閩地大旱芝龍請於巡撫熊文燦以舶徒饑民數萬至

臺灣人給三金一牛使墾島荒時芝龍已去臺灣而荷蘭專治市舶不斂田賦故荷蘭夷二千踞城中流民數萬屯城外耦俱無猜鴻荒甫闢土膏墳盈一歲三熟厥田惟上上漳泉之人赴之如歸市久之荷蘭築城曰臺灣曰雞籠曰淡水築礮臺沈夾板於鹿耳門之港曰置揆一王守之與南洋呂宋占城諸國互市成都會焉成功自江南敗歸地蹙軍孤謀拓土爲巢穴計有臺灣通事何斌者南安人也爲揆一王主會計負帑二十萬懼發覺無以償遣其私人郭平駕小舟僞爲釣魚者順鹿耳門至赤嵌城往來探視得港路一條走廈門謁成功曰臺灣沃野千里雞籠淡水硝磺有焉橫絕大海肆通外國耕種可以足食興販銅

鐵可以足用十年生聚十年教養眞霸王之區也出袖中地圖如指諸掌成功嘆曰此亦海外之扶餘也集僚佐議之終日不決惟馬信楊朝棟然之乃令洪旭黃廷王秀奇輔世子經監守各島振舵東甲而行初四日未刻抵澎湖

之娘媽宮

攷曰諸書皆云三月泊澎湖而臺灣外紀云二月初一日祭江初三日放洋初四日抵澎湖疑

二月乃三月之譌

下令曰視吾鷁首所向見鹿耳門焚香祝曰成

功受先帝眷顧寸土未得孤島危居今冒波濤闢不服之區天如佑我假我潮水行我舟師竹篙視之則加漲丈餘以手加額曰此天所以哀孤而不委之壑也令何斌坐斗頭按圖轉舵發礮鳴金赤嵌城酋長實町驚怖出降先數夕風潮驟振聲振雲霄揆一王率諸酋登城望海見一人

襍頭紅衣騎長鯨從鹿耳門游漾紆回繞赤嵌城而沒是日礮聲轟天登高以千里鏡視之見鹿耳門船隻旌旗笑謂唐船近礮臺則無遺類俄見首船樹旗纛倏北條東餘船以次銜尾魚貫悉遠礮臺而行駭爲兵自天降呼酋長黎英三集衆截擊倉卒間見大隊已達赤嵌矣次日荷蘭擊鼓吹笛出兵七鯤身成功部將楊祥領籐牌手跳舞橫冲荷蘭兵大敗退守王城攻之不克多損傷乃斬竹爲籬篠設門戶置礮臺環七鯤身以逼之

夏四月明晉王李定國鞏昌王白文選謀渡大金沙江不克移軍亦渺賴山

定國等臨大金沙江諭緬人假道入覲並責其象馬糧糗

爲入邊之計緬人不從盡燒其江船據險設礮以守定國等糧少氣沮緬中耆老曰從此而北至鬼窟山有大芭蕉林伐之作筏則可渡上流有大居江地饒材木居民數百家燒鑛冶鐵舟可立具也定國從之令都督丁仲柳浮蕉爲梁設廠造船緬人偵知之以正兵綴定國而別遣奇兵搗船廠仲柳棄船走船悉被焚時軍中挈眷行老幼纍纍疫作軍饑死亡相繼不得已議還軍孟艮或曰緬中瘴癘夏秋爲甚加以千里無烟人何以濟孟艮不可得而返矣西南海上有地高涼產魚稻月餘可至盍往諸從之行至亦渺賴山下山亘數百里登岸一覽竟西南大海乃暫駐焉

五月明御史任國璽禮部主事王祖望太常寺博士鄧居詔疏劾馬吉翔李國泰不報

初任國璽因東宮開講纂宋末賢奸利害爲書進呈吉翔見而切齒王覽一日竊袖以出已而吉翔復與國泰進講國璽言上年開講遷延不行今勢如累卵禍急燃眉泄泄然不思出險而託言講貫夫口講須科道侍班議軍務則有皇親沐國豈翔泰一人之私事哉得旨著國璽獻出險策國璽言能主入緬者必能出緬今乃卸肩於建言之人抑之使箝口乎祖望居詔各疏劾之有內官曰爾上千萬本亦何益也尋命禮部侍郎楊在講書賜之坐在以東宮典璽李崇貴侍立爲嫌乃並賜崇貴坐崇貴曰今雖亂亡

不敢廢禮異日將有謂臣欺幼主者每講崇貴出外畢而入一日東宮問哀公何名在不能對聞者笑之

緬會之弟莽猛白弑其兄而自立

自潰兵入緬其民懼兵火之厄死者幾半對其會曰王迎帝故階之禍也會曰我迎帝不迎賊賊禍我帝不禍我柰何以是爲怨乎於是上下相猜旣而李定國等以兵來會之弟莽猛白守景邁景線引蠻衆五萬人入援大出金帛犒衆諸蠻歸心焉會吳三桂檄緬人獻王自劾會不可曰因人之危而爲之利不義且彼天之所立中土之所戴我不能助而反爲之害是逆天也逆天不祥不如全之以爲後圖莽猛白因衆怒縛會篋輿中投之江而自立爲緬王

來索賀禮且言供給之勞茫無以應於是咒水之禍作矣

秋七月緬甸戕明從官

攷曰行在陽秋求野錄以爲六月十九日事承歷紀年也是錄以爲七月

十九日事桂王紀畧則云七月丁亥事按歷法是年七月無丁亥日而六月十九日亦非丁亥故不日以闕疑焉

月之十六日緬人來邀當事大臣渡河辭不行踰二日緬

使再至曰我王慮諸君立心不好請飲咒水令諸君得自

便貿易否則我國安能久奉芻粟邪沐天波欲辭焉馬吉

翔李國泰曰蠻俗敬鬼重誓可往也乃行日向午緬人以

兵圍行帳呼諸臣出諸臣倉卒無寸兵可持又慮震驚宮

闈不得已相將並出出則縛而駢殺之王聞與中宮將自

縊時總兵鄧凱以足疾免於行與內侍之僅存者勸王曰

上死固當如國母年高何且旣亡社稷又棄太后後世其

謂皇上何乃止已而緬人入宮搜財帛貴人宮女及諸臣妻女縊於樹者纍纍如瓜果王與太后以下二十五人聚一小屋中如待決之囚忽通事引一緬官大呼曰毋得驚害皇帝及沐國公麾其衆移王於沐天波之室大小存三百四十餘人樓居聚哭聲聞一二里外寺僧哀之進以粗糲王驚悸成疾緬人慮王死且無以致詞三桂乃汎潔行宮迎王復入居之貢衣被錦布什物曰我小邦王子無他意無介介也諸臣之被戕者自松滋王某以下黔國公沐天波文安侯馬吉翔華亭侯王維恭綏甯伯蒲繆侍郎鄧士廉楊在御史任國璽鄔昌琦部司王祖望裴廷謨郭璘張崇伯楊生芳鄧居詔學錄潘璜典簿齊應選總兵魏豹

馬雄飛王起隆王自京

攷曰起隆亦作啓隆自京亦作自金

龔勳陳謙吳承

爵安朝柱任子信張拱極劉相宋宗宰劉廣寅宋國柱丁

謂鼎內監李國泰李茂芳楊宗華楊強益李崇貴沈由龍

周某曹某盧某凡四十有一人自縊死者吉王慈燿偕其

妃某氏貴人楊氏劉氏松滋王妃某氏總兵姚文相黃華

宇熊相賢馬寶二差官錦衣衛趙明鑑王大雄王國相吳

承允朱文魁吳千戶鄭文遠李旣白凌雲嚴麻子尹襄宗

臣朱議漆戚臣王國璽凡二十三人兵退姜承德妻自縊

死王啓隆妻吳氏妾周氏旣投縵太監李從龍見而救之

吳曰爾與吾夫厚當促我死反來救邪卒自縊吳承爵妻

某氏先縊子女乃自縊齊環妻某氏抱子赴水死馬吉翔

之第四女哭曰我父在日不知作何等人今已死人猶罵之縊數次乃絕蓋從王者幾無噍類惟鄧凱生還爲人述其狀焉

徐勳曰巨奸大慝如馬吉翔李國泰者何以不別白書之曰不爲己甚之詞也自古無天子爲寓公於異域者卽無翔泰庸得全乎而例之以馬阮則已苛矣求野錄曰諸臣雖賢不肖間殊其崎嶇守死則一同爲一邱之貉亦足悲矣

明朱成功部將郭義蔡祿劫忠匡伯張進以叛降於我

天清進死之

攻曰國史逆臣傳東華錄俱云萬義萬祿投誠者時諸人同盟以萬人合心以萬爲姓故張禮亦名

萬禮也

郭義蔡祿守銅山祿通於黃梧謀投誠

大清成功在臺灣微聞之密諭洪旭調二將全師過臺遲延觀望則急除之義聞命卽整船欲東祿曰藩主疑我二人我投誠汝能無恙乎義沈吟未決有萬五者擊榻曰君臣不可相疑疑則必離今召過臺是疑之漸也當斷不斷婦人之仁耳乃插刀立誓詐言許龍兵上山分據四門劫中匡伯張進同叛進佯許諾而稱病不出部將呂簇入請之進泣曰進海濱一匹夫耳受先帝恩攻曰張進隆武舉人位至伯爵藩主委以土地之寄失守已不容誅尙何面目屈膝他人乎簇曰何不圖之進曰二賊用意深久險阻必周謀洩則爲禍愈慘爲丈夫羞曰然則坐以待斃乎進曰惟爾義俠可

託吾火藥環布臥室請二賊入議事擲火與之偕亡耳義
祿行至府門心忽動辭不入進嘆曰計不成矣天也吾盡
吾心而已遂冠帶揮左右出投火自燒殺祿義出八尺門
渡海投誠黃廷陳豹追之不及乃設守以歸

明朱成功擊臺灣土番平之

營將楊高凌削土番大肚番阿德狗讓殺高反成功令楊
祖征之中標槍死其鋒益熾將出援荷蘭黃安設伏誘之
斬阿德狗讓餘黨悉平

八月明晉王李定國復以舟師攻緬甸不克

定國與白文選分兵進次桐塢以十六舟攻之緬人鑿沈
其五張國用趙得勝以賀九儀之死也衎定國謂文選曰

王母爲九儀之續挾文選入山據險自保定國不得已引
餘兵三千還孟良

明晉王李定國部將吳三省駐軍耿馬

吳三省於安龍之敗尋獲定國家口送之孟良至則定國
已移營乃走磨房守將唐宗堯者奸弁也凡以奮勇投孟
良者悉收隸麾下客商至則劫之由是南北道梗滇緬消
息不通三省察其奸收而殺之而兵弱不敢深入流連孟
定耿馬之間

九月降將吳三桂以我

天清兵追明桂王於緬甸

自王入緬甸後李定國白文選分竄孟良木邦日與緬鬩

無能患邊我

朝亦置之度外議徹兵節餉而三桂貪擅兵權必欲俘王為功
 乃於十七年有渠魁不翦三患二難之疏謂李定國白文
 選以擁戴為名引潰眾窺我邊防患在門戶土司反覆惟
 利是趨一被煽惑患在肘腋投誠將士軫念故主聞警生
 心患在賙理且滇中米糧騰踊輸輓耕作因荒逃亡養兵
 難安民亦難惟勦盡根株乃一勞永逸

朝命內大臣愛星阿為定西將軍率禁旅會勦頒敕印於南甸
 隴川千崖蓋達車里諸土司檄緬人擒王自効十八年正
 月我副都統何進忠總兵沈應時出騰越至猛卯以瘴發
 還師入邊奏俟霜降後大舉是時滿漢土司兵及降卒七

萬五千並炊汲餘丁凡十萬人由大理騰越出邊三桂愛
星阿將五萬人出南甸隴川猛卯分兵二萬命總兵馬甯
王輔臣馬寶將之出姚關

臣竊曰不曰我

大清命降將吳三桂追明桂王而曰三桂以我

大清兵追明桂王何伏讀

純廟之諭曰立意殄滅由榔三患二難之議發自三桂檄緬甸
毆李定國降白文選皆出自三桂之籌畫然其籌畫豈實爲我
國家哉三桂之必欲滅由榔實猶近日之阿睦爾撒納之必欲
滅達瓦齊則彼之爲我宣力皆所以自爲也臣竊詳觀入緬始

未遊魂塞外

國家已度外置之三桂惑於營窟之謀爲此斷草除根之舉厥後稱兵構逆自斬其宗安知非天誘其衷以爲明室諸孫之報乎

冬十月我

天清誅降將鄭芝龍徙沿海居民禁舟出海

從降將黃梧請也棄芝龍於市鄭氏在京者無少長皆伏誅沿海居民三十里界外者盡徙內地禁漁舟商舟出海臣肅曰不曰殺明提督吳勳而曰殺三桂之父者罪三桂也不曰殺成功之父芝龍而曰誅降將者罪芝龍也

十一月吳三桂分兵追明白文選於茶山降之

張國用趙得勝之挾文選北走也路過耿馬文選見吳三

省不言而涕出三省察有變因言雲南軍降者皆怨恨不得所人心思明甚於往日張趙復心動與三省合屯於錫箔江聞

王師至木邦文選遣副將馮國恩偵之被獲軍情盡洩三桂選前鋒疾馳三百里至江濱文選毀橋走茶山三桂慮其窺木邦後路乃自與愛星阿結筏渡江而令馬寶分兵追文選及於孟養單騎赴文選營說之乃降宮嬪某氏者從王入緬中途相失入文選營端謹持禮文選甚敬之既降將挾以北走氏聞之自散髻以髮結喉而死

十二月丙午朔吳三桂駐兵緬甸之舊晚坡

舊晚坡在阿瓦城東六十里緬相錫真持貝葉文降於三

桂願送駕出城乞

王

師退駐錫箔而別遣兵百人進蘭鳩江杆衛王知不免遺書責三桂曰將軍新朝之勲臣舊朝之重鎮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之於將軍可謂甚厚詎意國遭不造闖賊肆惡突入我京城殄滅我社稷逼死我先帝殺戮我人民將軍志興楚國欽泣秦庭縞素誓師提兵問罪當日之本衷原未泯也柰何憑藉大國狐假虎威外施復仇之虛名陰作新朝之佐命逆賊授首之後而南方一帶土宇非復先朝有也南方諸臣不忍宗社之顛覆迎立南陽何圖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宏光殄祀隆武就誅僕於此時幾不欲生猶暇爲社稷計乎諸臣強之再三謬承先緒自是以來

一戰而楚地失再戰而東粵亡流離驚竄不可勝數幸李
定國迎僕於貴州接僕於南安自謂與人無患與世無爭
矣而將軍忘君父之大德圖開創之豐功督師入滇覆我
巢穴僕由是渡沙漠聊借緬人以固吾圉山遙水遠言笑
誰歡祇益悲矣既失世守之河山苟全性命於蠻服亦自
幸矣乃將軍不避艱險請命遠來提數十萬之衆窮追逆
旅之身何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容僕
一人乎抑封王錫爵之後猶欲織僕以邀功乎第思高皇
帝櫛風沐雨之天下猶不能貽留片地以爲將軍建功之
所將軍旣毀我室又欲取我子讀鴟鴞之章能不慘然心
惻乎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卽不爲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卽

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列宗乎卽不念二祖列宗獨不念已之祖若父乎不知

大清何恩何德於將軍僕又何仇何怨於將軍也將軍自以爲智而適成其愚自以爲厚而反覺其薄奕禩而後史有傳書有載當以將軍爲何如人也僕今者兵衰力弱煢煢子立區區之命懸於將軍之手矣如必欲僕首領則雖粉身碎骨血濺蒿萊所不敢辭若其轉禍爲福或以退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與太平草木同沾雨露於

聖朝僕縱有億萬之眾亦付於將軍惟將軍是命將軍臣事

大清亦可謂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負先帝之大德也惟冀裁之

攷日書見
東華錄

戊申緬會執明桂王以獻於

王師

是日未刻緬人給王以李定國兵至卽昇王暨太后中宮
以行後宮號哭震天步從五里許渡河已昏黃不辨徑路
有負王登岸者問之則平西王前鋒高得捷也王入三桂
營南面坐達旦三桂標下官入見者猶跪拜如禮頃之三
桂入長揖王問爲誰三桂噤不能對再問之不覺膝之屈
也問之數四始稱名以對王切責良久嘆曰今亦已矣朕
本北人欲還見十二陵而死爾能任之乎對曰能王麾之
出三桂伏地不能起左右挽之出面如死灰汗浹背自是
不復見越日鄧凱匍匐帳前曰事至此皇上當行一烈事

使老臣得其死所王曰有太后在吳某世受國恩未必毒
及我母子也初九日甲寅三桂擁王北旋沿途供膳華腴
宮眷皆騎從蓋欲生致王爲獻俘地也

明延平王朱成功取臺灣改爲東都以赤嵌城爲承天府置
天興萬年二縣

揆一王嘗大出兵攻赤嵌鯤身不利十一月成功乘風縱
火燒其夾板荷蘭益困猶死守王城其城亂石壘砌火燬
成灰融爲石城堅不受礮有土人獻計曰城內無井塞城
外水源三日必亂從之且告之曰此地乃先人故土珍寶
不急之物聽爾載歸土地倉庫歸我揆一王乃罷兵約降
以大船遷其國成功以臺灣平祭告山川神祇改爲東都

置一府二縣巡視社里土番錫以烟布慰以好言咸受約
束謂諸將曰此膏腴之士也可寓兵於農諸將請其法成
功曰古者量人受田量地取賦自兵民分而轉輸者始有
仰屋之苦故善爲將者與屯以富兵諸葛屯斜谷司馬屯
淮南姜維屯漢中杜預屯襄陽皆用以備敵元之分地立
法太祖設衛安軍非無故也今僻處海濱安敢忘戰按鎮
分地按地開荒插竹爲社斬茅爲屋教生牛以犁其火兵
無貼田者正丁出伍火兵補之三年定其上中下則以立
賦稅有警則荷戈以戰無警則負耒而耕野無曠土軍有
餘糧用此法也諸鎮咸曰善卽日貼分地方督兵開墾時
成功用法過嚴馬信以爲言成功曰立國之初法貴嚴俾

後之守者自易治耳子產治鄭孔明治蜀用嚴乎用寬乎
信服其論既聞遷界令下成功嘆曰使吾徇諸將意不自
斷東征得一塊土英雄無用武之地矣沿海幅員上下數
萬里田廬邱墓無主寡婦孤兒望哭天末惟吾故之以今
當移我殘民開闢東土養精蓄銳閉境息兵待天下之清
未晚也乃招漳泉惠潮流民以闢汙萊制法律定職官興
學校起池館以待故明宗室遺老之來歸者臺灣之人是
以大和

是歲明兵部尙書張煌言駐師福建之沙關

煌言聞成功師抵澎湖遣幕客羅子木以書責之謂軍有
寸進無尺退今一入臺則將來兩島並不可守是孤天下

之望也不聽爲詩刺之曰中原方逐鹿何暇問虹梁曰圍
師原將畧墨守亦夷風曰只恐幼安肥遯老杖藜阜帽亦
徒然曰寄語避秦島上客衣冠黃綺總堪疑成功一笑而
已遷界之令沿海流亡失所煌言頓足嘆曰棄此十萬生
靈而爭島夷乎復以書招成功謂可乘機取閩南不見聽
乃遺書故侍郎王忠孝都御史沈佺期徐孚遠監軍曹從
龍勸其力挽成功旣聞滇中事急再遣子木入臺苦口責
之成功以臺灣初定不能行乃別遣職方郎吳鉏挾帛書
入鄖陽山中說十三家軍使之撓楚救滇而十三家已衰
敝不敢出乃以孤軍徘徊金廈兩島之間

我

大清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壬寅春正月乙亥朔

臣竊曰自元年至二十二年癸亥臺灣鄭氏猶稱永曆正朔明統已亡僭竊何數削其號春秋大一統之義也錄其事綱目存唐天復天祐之例也變文起例義有攸歸自茲以往無事則歲時不具書何紀年紀明事也事不係於明者例不書

二月明朱成功部將忠勇侯陳霸降於我

大清

霸南安石井人亦名豹鎮南澳十餘年與許龍蘇利數百戰粵人畏之如虎性傲多怨有讓之成功者言豹逼於我平南王尚可喜成功命周全斌擊之豹集部將告曰此必

有奸人反間且柰何曰盍往辨之曰不及矣曰然則禦之
曰禦之則情真矣我從 公芝龍數十載肝膽惟天可表
辨之弗能及禦之非本心此藩主自壞長城非我背恩也
乃率衆入廣州降

朝命封爲慕化伯不數月豹雙目俱瞑

三月丙戌吳三桂以明桂王由榔還雲南

三桂居王於故都督府嚴兵守之明前戶部尙書龔彝具
酒肴進謁守者不許彝厲聲曰此吾君也君臣之義南北
皆同拒我何爲三桂許之入設宴堂上行朝禮畢進酒王
痛哭不能飲彝伏地哭再勸王三醞彝拜不止觸地死王
撫之慟幾絕彝卽孫可望之私人也其死也論者予之

夏四月戊午明桂王由榔殂於雲南

攷曰紀畧云戊午朔日諸書或云四月二十五

事曰

仁

皇帝命恩免獻俘三桂輦王及太子出以弓弦絞於市太子

時年十二大罵曰黠賊我朝何負於汝我父子何仇於汝

乃至此邪是日大風霾雷電交作空中有二龍蜿蜒而逝

軍民無不悲悼者叢葬於滇城之北門外

宋光伯謹案伯幼時聞先曾王

母云吳三桂絞桂王於滇省篋子城天晦黑七日計時相隔不遠傳言當不誤也

三桂之稱兵反

也乃服明衣冠慟哭拜之稱爲故君之陵寢焉

攷曰見四王合傳

臣勳曰紀年於福王由崧桂王由榔之被執也名之何春

秋諸侯失國名所以爲有國家者警也唐王聿鍵之死於

汀州也何以不名大其死社稷也史稱由榔豐頤偉貌似

神宗性惡繁華不飲酒無聲色玩好不甚學而喜聞講論忠義事兩宮盡孝蓋亦隆平之令主也身爲俘虜不自引決鞠場亡身燈檠化骨求爲安樂公而不可得悲夫

吳三桂歸明太后馬氏后王氏於京師道殂

三桂遣麾下送明兩宮歸北京行次黃茆驛兩宮推轂相

望彼此禁不得語各以手示同時扼吭死

攷曰行在陽秋云太后於王未

死之前不食數日崩皇后公主至北京命禮部養贍別室紀畧則云后與王子從王死太后及餘宮眷皆北去傳聞互異蓋我朝雖有禮部養贍之旨而兩宮則皆道殂也茲從南疆繹史撫遺宮遠妃御列傳正之

明沅江總兵皮熊被執諭降不屈死之

熊聞永歷帝被執走避水西絕粒七日不死吳三桂遣騎執至背立不順命積十三日不食始瘖越日乃絕戮其屍

熊丈夫趙默被執令具供書絕命詞與之並見殺三桂以
總兵鄧凱隸滿洲鑲黃旗不受入昆陽普照寺為僧

我

大清兵取敘州馬湖明石泉王聿鎔死之

攷曰世表唐藩無石泉王當是隆武時所

封

五月庚辰明招討大將軍延平郡王朱成功卒

成功駐臺灣令長子經監守兩島經謙恭慈讓好學善射

而頗耽聲色聘尚書唐顯悅之女孫為妻不相能通於四

弟之乳母陳氏生男詭報侍妾所出成功賚經母董氏暨

生子者金錠花紅頒賞臺灣諸將士顯悅發其奸成功大

怒令黃毓

攷曰毓亦作昱

持令箭諭兄泰監斬經陳氏與其所生

孫並董氏以教兒不謹也洪旭等接令大驚曰主母小主其可殺乎乃議殺陳氏及孫以復命成功不許部將蔡鳴雷以罪懼責乞假來厦構之曰藩主誓必盡誅否且及監斬諸公已密諭南澳周全斌以兵來矣旭等益駭既聞成功有疾謂此亂命也謀曰世子子也不可以拒父諸將臣也不可以拒君泰於藩主爲兄行拒之可也調兵守大担誘全斌而執之成功接諸將公啓有報恩有日候闕無期之句知金厦諸將拒命心大恚恨疾遂革猶日強起登將臺持千里鏡望澎湖諸島初八日庚辰登臺罷冠帶請太祖祖訓出坐胡牀進酒讀至第三帙嘆曰吾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也兩手掩面而逝計成功自隆武丙戌起兵

凡十有七年而卒年三十有九

臣竊曰成功拒父投誠之命匿影海濱袒臂一呼羣雄聽約以我

國家之謀臣如雲猛將如雨至五省遷界以避其銳且江南喪師喘息未定又能鎮定強戰轉敗為功闢海外之扶餘存天復之正朔述其忠義自誓仇親兼用臨幾決策賞罰無私亦可謂人傑矣哉

六月明招討大元帥晉王李定國卒

攷曰紀事本末云六月二十七日卒於交趾境

上紀畧云卒於猛臘行在陽秋則云七月二十九日卒於景線

緬自萬厯中絕貢據有木邦麓川及八百媳婦之地雄視西南然與古刺暹羅為世仇永厯帝之舟行入緬也從官

雲散馬九功入古刺江國泰入暹羅暹羅以女爲定國妃
間道通殷勤謀連兵攻緬九功亦爲古刺招潰兵三千人
致書定國相犄角方剋期進兵而滇訃聞定國蹕踊號哭
自擲於地不食三日表於上帝以祈死於六月十一日生
辰病作謂其子嗣興部將靳統武曰任死荒徼無降也越
數日定國卒未幾統武亦卒嗣興竟以所部降古刺暹羅
之師失望而返後有自緬至者曰定國所葬地至今春草
不生蠻人過之輒跪拜而去云

徐鼎曰尊鄉董氏言定國拔身羣盜之中秉忠正盡瘁
事國乃至崎嶇而死呼天以明其心亦古之烈丈夫哉屈
大均題李獻武王祠云從來賜姓者只有晉王賢執鞭欣

慕之情溢於言詞之表全祖望謂明史桂王傳於王死後大書李定國卒其子嗣興降而後終卷然則定國之關於明者大矣定國亦可以瞑目夫

秋八月明光澤王儼鐵

攷日世表云光澤王術瑀於萬曆三十四年襲封儼鐵豈其子歟

大

學士郭之奇總兵楊祥被執至桂林諭降不屈死之

之奇字仲常揭陽人崇禎戊辰進士選庶吉士以忤温體仁左遷禮部主事久之遷福建提學副使南都擢詹事隆武帝立之奇與鄭芝龍張肯堂有夙嫌家居不詣朝永曆三年起故官兼禮部右侍郎王親試劉蒞等八人之奇與同官黃奇遇俱教習庶吉士之奇謂黃由推知考選安知庶吉士典故奇遇亦以他事相訐輔臣黃士俊解之乃已

明年王幸梧州進東閣大學士孫可望之殺嚴起恆也之
奇知事不可爲行遯交趾暨王入緬甸光澤王儼鐵總兵
楊祥亦亡入其地交人懼禍及並執送廣西兩司以下官
多之奇門下士委曲諭降不屈飲酒賦詩而已祥蜀人不

識字而以忠義自許同日遇害望西叩頭謝恩危坐就刑

神色不變觀者無不流涕焉攷曰行在陽秋載之奇絕命詩曰十載艱虞爲主恩居夷

避世兩堪論一聲平地塵氛滿幾疊幽山霧雨翻曉澗哀泉添熱血暮烟衰草送歸魂到頭苦節今方盡莫向西風灑淚痕成仁取義憶前賢異代同心著幾鞭血比蓂宏新化碧魂歸望帝久爲鶻曾無尺寸酬高厚唯有孤丹照簡編萬卷詩書隨一炬千秋霜管俟他年按陽秋以爲已亥九月事而李世熊寒支集則云王寅八月十九日莆田薛生親見之當得實也今從之

冬十一月辛未明故延平王朱成功之子經入於臺灣攷曰

外紀以爲十月十七
日事茲從行朝錄

成功之沒也建威伯馬信以哭泣過哀尋亦卒臺灣人心
洶洶諸將舉成功弟襲護理國事以安之襲之私人蔡雲
李應清曹從龍張驥四人者說黃昭曰護理計臺灣戰功
公居最恐世子不知耳昭有怨詞驥因曰金厦臺灣業成
水火公握重兵扶護理於臺護理冒忘公平昭曰候與中
衝謀之攷曰時蕭拱宸爲中衝鎮驥以告襲襲大喜割衣襟與昭結爲
姻昭夜告蕭拱宸曰世子可治兵以拒父護理不可承兄
以繼統乎拱宸然之從龍卽矯爲成功遺命數世子罪狀
奉襲爲東都主分兵守險黃安不與謀陽附之而密請經
速治兵過臺經聞報大駭謀之洪旭出周全斌爲五軍都

督以陳永華爲諮議參軍馮錫範爲侍衛遣楊來嘉通款於我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以緩

王師

之進討乘間整師而東抵澎湖之娘媽宮遣禮官鄭斌齋

諭布告臺灣以世子親統六師抵臺奔喪衆皆陰持兩端無顯言拒命者黃昭蕭拱宸曰世子亂倫先王再命賜死不悔過自新而反統兵據國使先王歆恨而死護理仁慈勇敢承兄遺命繼統誰敢逆之使者復命經謂全斌曰諸將未經此土敢問進兵之路全斌曰紅毛所恃者安平礮臺黃昭必以兵守之此天險不可過也我軍當從潦港洲仔尾登岸擊之蕭黃二賊久從先王征戰臺灣又所熟悉必能設險守固但以全斌策之護理輒懦諸將觀望潦港

洲仔尾之險二賊不敢信人必自守之今差快哨齋諭從
安平而入過赤嵌城遍告諸將以叔姪至親蕭黃構煽將
士逼脅之情令悔過倒戈共扶王室則可安反側而亂賊
心經從之進至潦港掩旗息鼓初三日辛未大霧晝冥對
面不相見全斌謂經曰黃昭智勇堤防必周今乘霧而上
昭不及防此天佑我也統兵銜枚而上甫成列而昭已破
營入經衆潰幾爲所窘全斌大呼曰今背水而戰大丈夫
甯死於戰豈死於水乎身先陷陣諸軍聞之悉反戰呼聲
震天經射昭中之殪其衆大亂俄而霧消日向午矣全斌
疾呼世子已到黃昭已死黃安於陣後出曰此吾君之子
也經免胄相示諸將悉解甲投戈經慰諭之全斌請急據

大營敵拱宸復呼於陣前曰罪在蕭賊一人與將士無干
拱宸軍聞之各星散遂被擒經收蔡雲等四人同拱宸斬
之餘不問抱襲而哭曰幾爲奸人離間待之如初衆大悅
服乃命統領顏望忠守安平鎮黃安提調軍務而率舟師
回廈門

辛卯明前監國魯王殂於臺灣

閩南遺老聞滇中之訃謀復奉王監國會島上多事不果
行二十三日辛卯王殂於臺灣諸舊臣禮葬之是年二月
陳妃生世子臺灣之入版圖也世子繳金冊降焉放日臺
灣外紀
施琅奏魯監國世子朱桓降蓋國
變後不能復依世系之二十字矣
是歲明兵部尙書張煌言還軍林門我

大清再遣使招之煌言不受

煌言以成功之沒興復無望還駐林門我

朝安撫使暨浙督各以書相招煌言復書畧曰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梓桑乃因國事之靡甯而致民生之愈蹙十餘年來海上芻蕘糗精之供樓櫓舟航之費敲骨吸髓可爲惕然况復重以遷徙訖以流離哀我人斯亦已勞止今執事旣以保兵息民爲言則莫若盡復濱海之民卽以濱海之賦畀我在

貴朝旣捐棄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暫息爭端以俟天命當與執事從容羊陸之交別求生聚教訓之區於十洲三島間而沿海藉我外兵以禦他盜是珠厓雖棄休息宜然朝饑

自存艱貞如故特恐執事之疑且畏耳則請與幕府約但使殘黎朝還故土不佞卽夕掛高帆不重因此一方也又復督府書曰執事新朝佐命僕明室孤臣區區之誠言盡於此會閩南遺老有復奉魯王之約大喜書約鄭經勸以亞子錦囊三矢之業擬詔書一道厲兵秣馬以待旣而島中消息杳魯王旋歿哭曰孤臣之栖栖有待徒苦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在也今更何望乎悒悒日甚越二年甲辰乃散軍居南田之懸山巖焉

我

大清康熙二年癸卯冬十月

王師取金門廈門

鄭經之討黃昭也搜獲伯父泰與昭交通書密之不言海澄有密獻城者經整舟師援之泰疑其圖已舉家登舟旋海澄事覺經不果行聞泰情狀益惶惑乃偽稱臺灣新創親往安插鑄金廈總制印以屬泰泰喜詣廈門稱謝經殺之子纘緒弟鳴駿及部將蔡鳴雷蔡協吉陳輝楊富等先後投誠紅毛人亦修臺灣之憾願爲前鋒

仁皇帝始銳意南征耿繼茂李率泰率投誠諸軍合紅毛夾板出泉州提督馬得功出同安黃梧施琅出漳州分道進攻經議分兵禦之周全斌曰海澄之師猝未收前惟泉州會合紅夷夾板而來其勢甚銳破之則各港氣奪不戰自退矣洪旭曰先王破達素悉空廈門背城一戰乃出眷口暨

流寓之宗室紳兵寄椀各嶼而列舟師於大担以爲全斌
援癸丑遇於金門烏沙時紅夷夾板十餘舟歸巨如山泉
州之船三百箕張而下全斌以二十艨艟往來奮擊剽疾
如馬紅夷礮無一中者投誠之軍雲翔而不敢進忽楊富
船至全斌喝曰叛賊今日是汝死日冲入邊之富落水馬
得功轉舵援之全斌以爲鄭鳴駿也夙所仇怨揮船合攻
得功不支投海死全斌訊降卒知之嘆曰吾欲擒獍乃中
一虎豈是賊未合死邪已而守高崎將陳昇密款於我漳
州軍施琅黃梧乘潮落援之耿繼茂李率泰亦各濟師經
衆寡不敵退守銅山

王師入兩島墮其城收其寶貨婦女而北梧勸率泰乘勝逼銅

山率泰曰窮寇勿追急之則逸入臺灣後難圖矣乘彼人心未定招撫以散其黨羽計之上也乃遣使至銅山宣布朝廷德意密通諸將許生擒鄭經者封同安侯鎮守泉州如海澄公例惟洪旭笑而卻之明年春林順自鎮海杜輝自南澳先後投誠旭謂經曰金廈新破差官僕僕前來非爲招撫實窺探以散人心當速過臺灣遲則變生肘腋矣經乃悉衆東徙命周全斌黃廷斷後過澎湖設重鎮守之改東都爲東甯天興萬年二縣爲州分諸將耕屯荒地造亭館以處宗室遺老之相從者度曲徵歌示無西意以與民休息焉經之東徙也周全斌以與黃廷不協先後來降李率泰盡徙諸島遺民於內地開界溝築界牆五里設礮

臺烟墩二十里設營將守之弁兵得賄縱出入或睚眦殺人失業流離之狀不可言矣

十二月我

天清兵克川東明東安王盛蒞

攷曰世表東安王英燧於萬曆二十四年襲封後無可攷及

劉體仁郝永忠袁宗第李來亨等先後敗死總督洪清釐死之

時川東十三家分據夔歸房竹諸隘犯巫山我總督李國英奏蜀寇逋川湖陝邊界偏攻則易遁小急則互援請三省會勦於是以荆昌宜昌兵勦遠安興山巴東歸州一路以興安鄖陽兵勦房縣竹山一路以四川兵勦夔州建始巫山大甯大昌一路伐山開徑以入於是年正月元日國

英進奪羊耳山宗第遁入茶園坪尋走巴東

王師克巫山衆議移軍守夔門國英謂巫山雖地勢卑狹然馳驟不便於是深溝高壘爲固守許俄而體純永忠合數萬衆來攻戰敗退走遇我陝西會勦軍於陳家坡狼狽入天地寨我都統杜敏擊之體仁自縊死追至黃草坪永忠宗第皆授首生擒東安王盛蕩於小尖寨是時川東畧定惟李來亨猶擁衆茅麓山地名通梁羊腸懸絕

王師圍之而不能攻明年八月乘霧奪通梁來亨窮蹙焚其妻子自縊死於是十三鎮之降明者盡矣洪清鼇者字六生晉江拔貢生謁隆武帝於閩授衡州通判督師何騰蛟奇之請改知道州體仁永忠等之初降也清鼇迎說曰兵所

以異賊者畏法受官節制今縱劫則依然賊耳諸將皆瞋目獨永忠曰子非百里才行當佐吾軍請於永厯帝擢御史監諸鎮軍駐湖南騰蛟死滇黔道絕清鼇與諸軍退入西山屯田固守久之得安龍信間道上書言十三鎮公忠無二今扼險據衝觀釁而動議者多其功加清鼇總督粵滇黔晉楚豫軍務諸軍旣潰或曰子未可以去乎清鼇曰師亡與亡去將何之被執論降不從臨刑之曰神色不變投屍巫山三峽中

攷曰洪清鼇事見陳大萊紀畧福建續志

臣竄曰自劉體仁以下皆盜也繫之明何進之也進之何何騰蛟堵允錫受其降矣朱天麟文安之督其師矣隆武永厯錫以官封以爵矣迹其竄伏楚蜀守死不降有李萬

慶劉國能之捐軀無孫可望狄三品之叛逆而據成敗衆著之迹沿官書盜賊之稱則彼高傑李定國者非皆闖獻部將哉自亂其例胡以勸懲消釐之死特書何殊之於體仁輩也

我

天清康熙三年甲辰秋七月明兵部尚書張煌言被執至杭州諭降不屈死之

懸山嶽在海中荒瘠無人烟惟山南有汊港通舟楫其北則峭壁巉巖人不能及煌言結茅以居從者祇故參軍羅子木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將卒數人舟子一人我甯波提督張杰募得煌言故校使投滄州之普陀寺偽爲行

脚僧以偵之，煌言告糴之人，至昵其故人，且爲僧不之忌。故校遽出刀脅之，殺數人，最後者乃告之曰：「雖然，公則不可得也。」公蓄雙猿，覘動靜，船在十里外，猿輒鳴樹杪，公得爲備矣。故校乃夜半攀蘿緣山背而入，暗中執煌言並子木居敬、冠玉三人。時七月十七日也。越二日至甯波，杰以肩輿迎舉，酒屬曰：「遲公久矣。」煌言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求速死而已。」杰遣官護之，入省，出甯波城。再拜曰：「某不肖，有孤，故鄉父老二十年之望，登舟危坐，夜半篷下，唱蘇武牧羊曲者，煌言披衣起，扣舷和之，酌酒勞曰：「爾亦有心人也。」吾志已定，爾無慮，叩其姓名，則防卒史丙也。渡泉塘舟中，拾一箋，句云：「此行莫作黃冠想。」靜聽先

生正氣歌煌言笑曰此王炎午後身耳比至杭州供帳如上賓舊時部曲許存問官吏願見亦弗禁有賂守兵以一

睹顏色為幸者九月七日赴市見鳳皇山曰大好山色索

筆賦絕命詩三首

攷曰行朝錄載絕命詞云義幟縱橫二十年豈知閩在于闐桐江空繫巖光

釣笠澤難回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

忠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青史傳國亡家破欲何之西

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

赤手分三席特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

必盡鴟夷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

慚松柏此去清風笑蕨薇雙鬢難容五嶽住一帆仍向十

洲歸疊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又南畧所載另

有二首諸書所無備錄之詩曰搗搗一息尚圖存吞炭吞

檀可共論復望臣靡與夏祀祇憑帝眷管商孫衣冠猶帶

雲霞色旌旆仍留日月痕贏得孤臣同碩果也留正氣在

乾坤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蒼茫九死身獨挽龍髯空問

鼎姑留螳臂強當輪謀同曹社非無鬼哭向秦庭那有人

可是紅羊剛換劫黃雲白草未曾春按行朝錄謂詩詞奇

一布囊為邏卒所焚而南疆繹史勘本謂煌言所著有奇

容華水榭集北征錄宋徽吟又謂詩文集皆防卒史丙所
藏有購之者曰公之真蹟吾曰夕焚香拜安得付子或丙
死後遂無傷歟挺立受刃年四十五子木冠玉同斬一振臂紉索

俱斷屍不仆行刑者跪而拜之初煌言之入海也風飄至
一荒島夢金甲神告曰贈君千年鹿遲十九年還我果得
一蒼鹿食一鱗積日不饑比糴人未返占課大凶徘徊假
寐又夢金甲神來方呼居敬告之言未既而兵入蓋十九
年云浙人張文嘉萬斯大葬諸南屏山麓子木等耐焉子
木名綸以字行己亥見煌言於江上嘗參朱成功軍不樂
奉父復就煌言中道與

王師遇格鬪墜水比救起則父已被縛去思出奇計救之不得
嘔血瀕死煌言勉以立功報仇遂相依以及於死冠玉鄞

人制府以其年少將脫之固請從死居敬字畏齋黃巖人

以計逸為僧故校以誘執煌言功授千戶奉命巡海猝遇

煌言舊將憤其害主也突刺殺之

攷曰煌言久抗

朝命

役兵敗出起官軍曰我侍郎張煌言也死當於明處遂遇害李世熊寒支集張元著先生傳則誤以元著為定西侯張名振所敘事蹟亦誤合名振煌言為一人傳聞異詞謬誤如是賴黃宗羲全祖望萬斯大諸人表章之有功先生

不淺

臣鼎曰煌言仗劍起義跋涉海隅部卒僅三百人歷年幾

二十載痛厓門之流離私草文山之檄憤錢鏐之玩愒再

投羅隱之詩迨至舉樹鳴猿信孚異類荒島贈鹿誠格皇

天戍兵錄零丁之詩弟子志西臺之慟史傳忠義如公幾

人

純皇帝之諭曰諸臣瑣尾間關有死無二人臣忠於所事實爲無愧大哉

王言垂教萬世而明史不爲煌言立傳謂非史臣之不職哉

明廣東文邨守將虎賁將軍廣甯伯王興自焚死

攷曰淡歸留須子傳

謂桂王入緬後興負固踰十一年則興自殺文邨降事當在康熙九年然按陳恭尹獨漉堂集王將軍輓歌云始從戊戌夏兩及中秋期則興死當在庚子辛丑之間是時王入緬不三二年何云十一年乎細按釋史撫遺云於平粵後堅守文邨十一年計王以辛卯春自粵入滇十一年之踰當是辛丑癸卯留須子入緬云云蓋入滇之謫也疑事母質姑矣張煌言後淡歸者金堡披緝後別名也

興漳州人其先以勲臣裔開鎮海疆駐文邨爲藩籬之臣

文邨處萬山中左聯戈壁右挹大洋惟鳥道一綫畧可通

人而灌木叢莽連陰翳天雖健卒短兵不能入嘗永曆帝

播遷興帥蠻部屢抗

王師晉爵廣甯伯及永歷入緬興乃還守文邨且耕且屯負固踰十一年

王師屢購之終不得要領我平南王尙可喜幕下容金光者奇士也興聞其名使將卒嫚罵曰若陳兵百萬奚益金某來則我出矣金聞之請行諸大吏詫曰此蠻語耳烏乎信金請之堅大吏欲以兵從曰兵則吾豈敢吾無生還矣乃呼老兵一跨羸馬爲導至邨口守者見之匆匆入有頃令易筍輿進徑數里興出逐問騎幾何曰一從者幾何曰一興笑曰子何信之深也升堂開讌歡若平生酒半興揮涕曰吾累世受明恩於今二百八十餘年矣曩者借兵雪故主

仇今天不祚明矣然興豈能爲降將軍邪語次突一人啓

扉出則故侍郎王應華也金與有舊攜手載拜於邑不能

聲金留卹飲凡三日興復舉酒曰吾之所以必乞君蒞茲

土者將以明吾不背故主之誠耳子謹厚有膽吾當踐所

說命其五子出拜洗盞更酌撚鬚裂眚大呼曰興不能回

天命也死而有靈藉子以大明虎賁將軍王興之墓作十

字碑則幸矣乃召妻妾登樓手執連珠礮焚死金攜其五

子納敕印田土戶籍其衆願降者軍前聽用然浮海去者

蓋大半焉

攷曰詳留須子傳

臣竊曰肅書勝國忠義之士至虎賁將軍王興而止此外無可錄乎稗官家所載儒林隱逸方外獨行之流其行潔

其迹竒其幽隱鬱結之衷可以召鬼神而泣風雨大者遼東幼安之節小亦西臺皋羽之流吾方欲搜彼并史光我竈觚蓋闕如也胡云闡幽夫紀年一書本春秋依經立傳之例或大書特書或連類而書其連而不相及者則又不可勝書不可勝書而不書之不可也史家編年紀傳之書並行不廢紀年之不勝書者吾將以紀傳書之

我

大清康熙八年己酉春遣使招諭臺灣

康熙四年水師提督施瑒會降將周全斌進討遇颶風不克而歸

廟命大臣明珠蔡毓榮入閩與靖南王耿繼茂遣使招撫加興

化知府慕天顏卿銜偕都督僉事季佺齎詔往鄭經開明珠書函而不肯開

詔謂天顏曰本藩念生靈荼苦遠避海外苟能做朝鮮事例不削髮稱臣納貢盡事大之義則可耳遣其禮官葉亨刑官柯平隨使臣報命復明珠書曰蓋聞麟鳳之姿非藩樊所能囿英雄之見非遊說所能惑但屬生民之主宜以覆載爲心使跛行喙息咸潤其澤匹夫匹婦有不安其生者君子恥之頃自遷界以來五省流離萬里邱墟是以不穀不憚遠引建國東甯庶幾寢兵息民相安無事而

賈朝尙未忘情於我以致海濱之民流亡失所心竊憾之閣下銜命遠來欲爲生靈造福流亡復業海宇奠安爲德建善

又陪使所傳有不削髮登岸置賀衣冠等語言頗有緒而臺諭未曾詳悉惟諄諄以迎

敕爲辭事必前定而後可以寡悔言必前定而後可以踐迹大丈夫相信以心披肝見膽磊磊落落何必遊移其說不穀躬承先訓恪守丕基必不敢棄先人之業以圖一時之利惟是生民塗炭惻焉在懷倘

賈朝果以愛民爲心不穀不難降心相從遵事大之禮至通好之後巡邏兵哨自當調回若夫沿海地方俱屬執事撫綏非不穀所與焉不盡之言惟閣下教之我大臣欲令二使由角門入見柯平葉亨曰國有大小使實一體執行客禮數日不定天顏乃議相見於

聖廟二使不得已由角門入終執朝鮮不薙髮例我大臣再遣

天顏季佺齋書畧曰

聖天子明見萬里曲體人情但以閣下爲中國之人不宜引朝鮮之例以荒外自居且君臣義猶父子豈有父子而異其衣冠者經謂天顏曰朝鮮非箕子後乎如朝鮮例則敢從議削髮則雖死不可復李率泰書曰蓋聞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是以禍福無常倚強弱無定勢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曩歲思明之役不佞深憫民生疾苦暴露兵革連年不休故遂全師而退遠絕大海建國東甯於版圖疆域之外別立乾坤自以爲休兵息民可相安於無事矣不謂閣下猶有意督過之欲驅我叛將再啓兵端豈未聞陳軫蛇

足之喻與養由基善息之說乎夫符堅寇晉力非不强也
隋煬征遼志非不勇也此二事閣下之所明知也况我之
叛將逃卒爲先王撫養者二十餘年今其歸

貴朝者非必盡忘舊恩而慕新榮也不過憚波濤戀鄉土爲偷

安計耳閣下所以驅之東侵而不顧者亦非必以才能爲
足恃心迹爲可信也不過以若輩叵測姑使前死勝負無
深論耳今閣下待之之意若輩亦習知之矣而况大洋之
中晝夜無期風雷變態波浪不測閣下兩載以來三舉征
帆其勞費得失旣已自知豈非天意之昭昭者哉所引夷
齊田橫等語夷齊千古高義未易齒冷卽如田橫不過齊
之一匹夫耳猶知守義不屈而况不佞世受國恩恭承先

王之訓乎倘以東甯不受羈縻則海外列國如日本琉球
呂宋廣南近接浙粵豈盡服屬若虞敵哨出沒實緣貴旅
臨江不得不遣舟偵邏至於休兵息民以免生靈塗炭此
仁人之言敢不佩服然衣冠吾所自有爵祿亦吾所自有
而重爵厚祿永世襲封之語其可以動海外孤臣之心哉
又復耿繼茂書曰日在鷺銅多荷指教讀誠來誠往延攬
英雄之語雖不能從然心異之閣下中國名豪天人合徵
金戈鐵馬之雄固自有在然頃辱賜教諄諄所言尙襲游
說之後談豈猶是不相知者之論乎東甯偏隅遠在海外
與版圖渺不相涉雖夷落部曲日與爲鄰正如張仲堅遠
絕扶餘以中土讓太原公子閣下亦曾知其意乎所云

賈朝寬仁無比遠者不問以耳目所聞見之事論之如方國安
孫可望豈非竭誠

賈朝者今皆何在往事可鑑足爲寒心閣下倘能以延攬英雄
休兵息民爲念卽靜飭部曲慰安邊郵羊陸故事敢不勉
承若夫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勝負之數自有天在得失難
易閣下自知之母庸贅也是時海內無事我

仁皇帝以臺灣險遠釋弗誅經以其間踞步頭互市廣集亡命
興販貨物辛亥秋禾大熟兵民相安臺灣日以盛焉

我

大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秋八月

王師取臺灣明故延平王朱成功之孫克塽以明宗室諸王降

甯靖王術桂死之明朔始亡

鄭氏自東遁臺灣偷安愒日甲兵鈍敝船不滿百軍不滿

萬不敢內犯者十年康熙十二年冬我平西王吳三桂反

明年靖南王耿精忠據福建反告援於鄭氏許以漳泉二

府給之經大喜以陳永華爲東甯留守率侍衛馮錫範左

武衛薛進思右武衛劉國軒

攷曰國軒降於成功之世諸書以爲此時與趙得勝同降

也誤兵官陳繩武吏官洪磊等奉永曆二十八年正朔渡海

而西而精忠見鄭氏衰弱不欲踐漳泉之約經怒攻同安

守將張學堯降閩中故多鄭氏舊部曲海澄總兵趙得勝

潮州總兵劉進忠皆降於經於是經自取泉取漳取潮精

忠懼使張文韜入島議和以楓亭爲界始通好也十四年

夏五月劉國軒入潮與何祐劉進忠徇屬邑之未下者我平南王尙可喜帥兵十萬盡銳來攻國軒食盡議退保潮可喜麾設騎晨掩祐軍戰於鰲母山祐以身先旗矯尾屬角直貫我騎兵出其左右國軒繼之大敗官軍追奔四十餘里斬首二萬有奇捕虜七千麟藉死者徧山谷當是時劉國軒何祐之名震於南粵六月圍漳州我海澄公黃芳度之部將吳淑獻城降芳度投井死經斲黃梧之棺戮其屍報海澄也十五年春嗣平南王尙之信降於吳三桂三桂檄之信割惠州與經連和國軒入據之與吳尙畫疆而守經旋敗盟乘精忠與

王師抗尾其後取汀州始精忠思與經併力既不相能我擊其

外經擊其內前後跋扈於是年九月復降於

王師精忠既反正怨經實深導

王師攻經經將許耀雄聲寡謀

王師問渡方偃蹇醉淫尼菴已而倉皇遁棄軍資鎧仗無算吳
淑亦敗於邵武十六年春正月趙得勝何祐拒

王師於興化祐疑得勝貳於我得勝指天自誓祐不之信登臺
以望趙師師潰得勝抽葢注射應弦皆倒既見祐軍之不
動也喟曰吾不幸與若輩同事死固宜也下馬據胡牀挽
強殺數十人以死祐蓬髮而奔興化遂陷二月泉漳陷經
遁入廈門國軒亦棄惠州去凡七府一時俱潰經既崩剝
不知所爲國事盡委之國軒明年春國軒復出沿海洲堡

連下十數處我總督郎廷相嗣公黃芳世都統胡免接兵
漳州檄官軍四路合勦提督段應舉自泉州甯海將軍喇
哈達都統穆赫林自福州平南將軍賴塔自潮州先後並
集國軒及吳淑何祐等兵僅數千飄驟馳突鋒銳不可當
當事者委股咋舌莫敢枝梧閏三月黃芳世穆赫林敗於
灣腰樹胡免敗於鎮北山段應舉敗於祖山頭國軒遂取
平和漳平進圍海澄三匝數塹星椿飛鳥不能渡城陷段
應舉暨總兵黃藍死之官軍死者三萬餘馬萬餘匹鄭氛
益熾詔逮郎廷相以姚啓聖代之以吳興祚爲巡撫楊捷
爲提督時國軒乘勝下漳平長泰同安畧取南安惠安安
谿永春德化諸邑國軒自圍漳遣兵圍泉而斷漳州之江

東橋及泉州之萬安橋以拒

王師康親王駐軍福州不敢進已而楊捷復惠安吳興祚賴塔復漳平捷遣兵襲破陳山壩以出萬安橋之背奪其橋而賴塔軍之阻江漲者亦得在籍學士李光地爲鄉導由安溪間道出同安泉州圍解國軒乃率二十八鎮還漳州築十九寨吳淑何祐亦帥十一鎮軍於溪西九月戰於龍虎山精忠爲右拒賴塔爲左拒胡兔在前戰小卻姚啓聖援之亦不利精忠故仇鄭拔劍斫地曰吾得與此賊俱殲死不恨矣斬退者三人大呼馳蹂平西將軍馬某繼之陣斬鄭英吳正璽等破營十六座斬首四千捕虜千二百人亡溺以萬數國軒泗河遁入海澄海澄三面環海其陸地一

面復掘濠引潮以阻我軍時出犯江東橋諸營窺漳州相持一年不決十八年冬十月官軍攻蕭井寨吳淑以牆壞歷死啓聖乃大招撫開第於漳州曰修來館以官爵銀幣餌來歸者令華轂鮮服炫耀於漳泉之郊相喧述送款者無虛日當是時吳三桂死於湖南水師破岳州

詔

水師提督萬正色督湖南江浙戰艘三百由海赴閩而姚啓

聖吳興祚新修三百艘亦告成正色謀於興祚曰子沿海

與之上下吾張水師以諸將之銳方船以逼海壇子攻其

陸吾薄諸水破之必矣十九年正月大集舟師伐島經命

左武衛林陞督援勦左鎮陳諒左虎衛江勝樓船左鎮朱

天貴禦之陞畏我軍之衆也棄海壇退守遼羅天貴爭之

不得乃率所部降諸戈船望風而潰國軒不得已亦棄海
澄遁入廈門啓聖乘勝復十九寨國軒度廈門不可守乃
奉經遁入臺灣經之母董氏召經而數之曰馮陳之業衰
矣猶有先君黃洪之刃若輩其庸可赦乎不才子徒累維
桑則如勿往也是年我貝子賴塔與經書曰自海上用兵
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議終不成皆由封疆諸臣執
泥削髮登岸彼此齟齬且臺灣本非中國版籍足下父子自
闢荆榛且睠懷勝國未嘗如吳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
海外一彈丸地不聽田橫壯士逍遙其間乎今三藩殄滅
中外一家豪傑識時必不復思噓已灰之焰毒瘡痍之民
若能保境息兵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薙髮不必易衣冠

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不入貢亦可也以臺灣爲箕子之朝鮮爲徐市之日本於世無患於人無爭而沿海生靈永息塗炭惟足下圖之經報書請如約惟欲留海澄爲互市公所姚啓聖不可議遂格而經自兵敗東歸潦倒抑鬱日近醇酒婦人於二十年春正月壬午卒於臺灣臺人所稱永曆三十五年也年三十九凡嗣位十九年長子克壅乳婢出也或曰螟蛉子經以陳永華女配之經之西寇也用永華言命克壅監國禮賢下士謹法令物望歸之而羣小憚其明察經諸弟亦不利其立也侍衛馮錫範先以計罷永華兵柄永華鬱鬱死克壅失助遂共讒諸董氏收監國印而殺之以次子克塽嗣爲延平王幼弱不能莅事諸務

皆決錫範人心益離方經在廈門時姚啓聖賂其嬖人施
亥令禽經以自歸及克塽立其行人傳爲霖密約十三鎮
同日發難事洩並不果國軒居臺而被刺者再鄭氏益惶
駭不知所爲姚啓聖奏鄭經死子少國亂時不可失水師
提督施琅習海道可用內閣學士李光地奏亦同二十二
年癸亥六月施琅以

王師發銅山窺澎湖國軒帥兵屯風櫃嶼牛心灣而別遣林陞
等屯兵雞籠嶼沿岸築壘環二十餘里間壘列礮星羅碁
布丁亥質明微風起煇令藍理會誠吳啓爵張勝許英阮
欽爲趙邦試等七船突入縱火焚舟風發潮湧我前鋒簃
蕩飄散琅親督大鯨衝圍赴援國軒分兩翼夾擊矢集琅

目幾殆力戰始解越七日癸巳琅申嚴號令分兵爲三路以五十艘出牛心灣以五十艘出雞籠嶼爲奇兵分敵勢自督五十六艘分八隊攻其中堅以八十艘繼後每路中復各分三隊不列大陣惟約以五艘攻其一艘人自爲戰酣鏖竟日聲聞數百里國軒發火矢噴筒毒焰漲天降將朱天貴戰死我軍士裹創力戰陣斬林陞邱輝江勝陳啓明吳潛王隆等兵士死者萬餘人焚大小戰艦三百餘艘國軒由吼門逸去先是有道士黃性震自言能得國軒要領啓聖官以千戶使奉密書招之國軒以書報性震故洩之於是上下解體

王師乘勝逼臺灣至鹿耳門膠淺不得入泊海中十有二日忽

大霧潮高丈餘舟浮而過臺人駭曰先王得臺灣鹿耳門漲今復然天也七月遣使齎延平王金印一招討大將軍金印一公侯伯將軍銀印五籍土地戶口府庫軍實詣軍門降其故明監國魯王世子桓瀘溪王慈曠巴東王江樂安王俊舒城王著奉南王煒益王宗室鎬亦詣軍門降甯靖王術桂嘆曰是吾歸報高皇之日也具冠服設賓禮於庭北面再拜二祖列宗招臺人別飲舍所居爲佛寺從容

投纓死妾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殉之

攷曰臺灣府志云術桂字天球

太祖九世孫遼王後長陽郡王次支也初授輔國將軍流寇破荆州術桂借惠王避湖中宏光時晉鎮國將軍令同

長陽王守浙之甯海縣乙西我師平浙西長陽王入閩術桂留甯海魯監國之在紹興也傳云長陽王死監國以術

桂襲封閩中封亦如之已聞其兄襲封遼王術桂疏請以

長陽之封讓兄次子隆武帝不許改封甯靖王嘗監方國

安鄭鴻達軍而黃宗羲行朝錄鄭成功傳以爲甯王權之裔臺灣外紀又以爲宜宗九世孫俱亂後傳聞錯誤附辨之先十日臺灣有大星如斗殞於東南自成功初起迄克塽奉永歷正朔三十七年而明朔始亡越日施琅刑牲告於延平王朱成功之廟曰自同安侯入臺臺地始有居人逮賜姓啓土始爲巖疆莫敢誰何今琅賴

天子威靈將帥之力克有茲土不辭滅國之誅所以忠

朝廷而報父兄之職分也獨琅起卒伍與賜姓有魚水之歡中間微嫌釀成大戾琅於賜姓剪爲仇讎情猶臣主蘆中窮士義所不爲公義私恩如是則已語畢投地大慟疏請經畧臺灣禮待克塽及諸將帥歸之京師授克塽漢軍公錫範漢軍伯國軒天津總兵何祐梧州副將收其地置臺灣

府臺灣鳳山諸羅三縣西爲澎湖廳逮康熙三十九年

石皇帝詔曰未成功係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敕遣官護

送成功及子經兩柩歸葬南安如田橫故事置守塚建祠

祀之攷曰云歸葬者蓋挈棺入京行獻俘禮

臣鼎曰紀年一書紀福唐桂三王事也終之以臺灣事何

要其終也桂藩之亡二十餘年矣鄭氏負嵎抗拒久稽

天誅事亦何與於明乎夫漢亡而孫劉割據唐亡而閩蜀僭立

大統絕續之交魁壘桀驁狡焉竊名位而擅正朔者何代

蔑有朱成功憑賜姓之寵王扶餘之國使劉淵以漢甥自

許尉佗假帝號自娛夫誰得而禁之而乃田橫恥爲亡虜

克用靡失臣節彤弓之錫拜命退荒縞素之師灑淚宮闕

附共和之義用天復之年亡國通臣於義無愧讀

仁皇帝明室遺臣非朕賊子之諭

聖人大公無我之心宜昭義問蓋以爲萬世爲人臣者勸哉經
與克塽俘馘之餘耳書曰明朱成功之子經明朱成功之
孫克塽者絕經克塽之僞託而嘉成功之遺烈也曰古有
之乎春秋終獲麟之歲而左氏附悼之四年猶此志也

小腆紀年增攷卷第二十

鎮甯宋左夫光伯
泰順林太冲
福州謝定甫宗善
同里受業汪達利
參校

參校諸同人跋語

自來修史皆廣延名宿合數十人之見聞精力方成一書而先生以一人之力兼之集諸稗史博採諸家文集各地志書訂譌求是至博至精成此巨製以爲修正史者之助此絕大史才又非馬鄭所能兼矣拜服拜服泰順林鶚謹跋

咸豐己未 先生奉

命

守溫麻

宗善

獲遊

先生幕公餘之暇得讀所著小腆紀年

一書觀縷甲申以後顛末正史所不及載者 先生獨能博採海內遺書訂墜闡幽匯眾流而成巨浸絕大手筆也夫名節重則冠履嚴廉恥亡則人心壞觀夫板蕩黍離之際或爲疾風勁草或爲竊柄奸回 先生諄諄然嚴褒貶慎予奪正

小腆紀年

臣

綱常而維風尙此作書之微意也 先生通籍詞垣服官中
祕無書不讀經術淵深惜戎馬干戈舊述半湮兵燹蒞閩行
篋僅存此本因請急付剞劂以示來者蓋有關世道之文也
後之論史者當楷模奉之矣福州謝宗善謹跋

小腆紀年一書詳敘福唐桂三王始末自南都立國至臺灣
鄭氏止皆我

朝定鼎以後事有明史所未及載而其人其事不容湮沒而不
彰者固人人所欲目而覩之而又不敢筆而書之者也 先
生仰遵

純廟

諭旨獨能搜羅野史博採稗官諸家之說實事求是會萃而
成此書筆削本之春秋褒貶衷諸綱目而於每條後自爲評

語華袞鉄鉞不爽毫釐則劉友益之書法尹起莘之發明又兼而有之煌煌巨製實擅才學識三長此書一傳必與河山並壽蓋所紀皆忠義節烈之事賢奸勸懲之端其有關於世道人心正非淺鮮也 先生著作如林文集詩集外讀書雜釋十四卷攷據詳明洵堪羽翼經傳其周易舊注四書廣義度支輯略務本論若干卷皆以卷帙繁多未付剞劂見刻者小腆紀年二十卷又小腆紀傳卷倍之指日合刻成書允稱全璧後之秉筆修史者將有所遵循而奉爲指南之鍼也豈第獨出機杼自成一家而已哉鎮甯宋光伯謹跋

癸丑之春粵匪竄距金陵犯六合 夫子奉

命團練爲桑梓衛謂士民必知忠義而後可爲

國家用登埤之暇輒舉所著小腆紀年中之忠義城守事及

純廟

褒諡祠祀之典慷慨陳說衆多感奮書中寓褒貶別善惡俾

孤忠不至以微賤沒草萊大慙不得假名號逃斧鉞自敘所
謂正人心以維世運之愚衷也紫陽踵事春秋是書則又踵
事綱目范蔚宗曰體大思精天下奇作是書殆無愧夫同巽
受業汪達利謹跋